



蘇聯的獨裁者斯大林

09707



希特拉之演說時



世界最高的摩天樓 Empire State Building
(高出水平一千二百尺，多至百層以上)



產業復興運動(NRA)的宣傳到了女子的背上

譯者序言

『世界正不息地在漩渦中流轉着。我們應該怎樣以觀察這世界呢？』

『世界方震駭於東亞的變局，目光灼灼地望着日本。世界對於日本現在是作怎樣的觀察呢？』

『這二者，是二件事，而其實則爲一。爲什麼呢？因爲世界的動向就是日本的動向，而日本的問題在不久也將爲世界的問題之故。』

鶴見祐輔以爲他寫歐美大陸遊記的目的就是這樣。

說起來譯者翻譯這本書的目的也是如此，無非要藉此認取當前這個世界的變動罷了。

我們知道爲現世界變動的中心，不外蘇俄、美國、德國及英國。所以我的翻譯，只就鶴見氏之原書中摘出了這三篇——美國社會這一篇是從鶴見氏所著的現代美國論中譯來的。

依着五年計劃而從事社會主義的建設的蘇俄，在現世界是一個獨特的勢力。謎樣的蘇俄的認識，可以給與我們以對社會主義的評價。

陷於深刻的恐慌中的美國，是資本主義的典型，在這轉變期中，其社會生活的變化，使我們對於世界大勢的動向，可以有明白的認識。

國社黨執政後的德國，其一舉一動，實關係歐洲的政局，甚至整個世界，所以國社黨運動與德國國民性的認識，可使我們明白世界變局的中心所在。

英國是目前掌握着動亂的樞機的國家，瀕於破滅的老大的英國，其當前的政策將是怎樣，所以也很值得我們的注意。

本書各篇曾一度刊載於社會與教育周刊，然而當一九三四年的開始，這個三年餘歷史的周刊，竟為環境所不許而夭折了。愴痛之情，如何可言！

譯者謹以此為社會周刊最後的紀念。

樊仲雲

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

74-0.9
600-3

蘇俄訪問記

卷首插圖

蘇俄的獨裁者斯大林

公開演講時之希德拉

世界最高之摩天樓 Empire State Building

產業復興運動到了美女的背上

這
是
希
拉
的
背
上

蘇俄訪問記
(外三篇)

目次

譯者序言

蘇俄訪問記

一	世界的問題	一
二	入俄	六
三	盧布	一三
四	最初的印象	一八
五	街市遊覽	二七
六	參觀農場	四〇
七	工場巡禮	五七
八	緊閉的實驗室	六七

美國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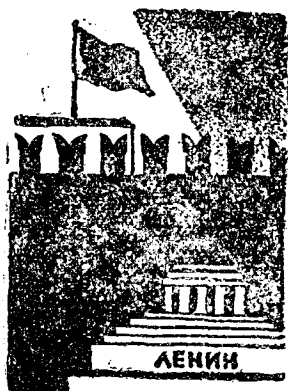
- 一 美國的家庭生活 七六
- 二 美國男女的衣服流行 九一
- 三 新舊總統交替中的美國 九八

在柏林

- 一 民主政治的前途 一八
- 二 狐與雞 二四
- 三 巴黎與柏林上 三〇
- 四 巴黎與柏林中 三七
- 五 巴黎與柏林下 四六
- 六 希德拉 五八

倫敦生活

- 一 從里維拉到倫敦.....一八二
- 二 十字路上的英國.....一八八
- 三 麥克唐納家.....一九三
- 四 摩斯來的印象.....二一九
- 五 蕭伯納會見記.....二二七
- 六 大英國與小英國.....二五四



蘇
俄
訪
問
記

一 世界的問題

蘇俄的出現，對世界提出了一個巨大的問題。

問題並不在共產主義的理論是否正確。問題還要比這更爲簡單而明白。即今日的蘇聯比之向來資本主義制度的各國，果能使一般人民的生活向上不能呢？蘇聯的支配者，對於這一點，並不抱着錯覺。

托洛斯基說道：

『我們知道歷史的根本原則。即是說凡能給與社會以更高的經濟平面的制度，必得勝利。』

可知他們決不是空想家，他們是明白的諳視人生現實的實際家。因此，他們知道不論怎樣的暴力，不論怎樣的宣傳，要想以此來維持其自己的制度是不可能的。他們也知道他們的工作在改善俄國民衆的生活，否則，他們的制度便要如用紙片堆積起來的房子樣，碎爲片片的。

所以決定蘇聯的成敗的，將在其經濟政策的成敗。而決定此成敗的標準，則在他們所締造的新的經濟社會，能否保證一般俄人享有比美國資本主義更高的生活。蘇聯的目標，這樣，是在使其農業工業能駕美國而上之。

且如爲蘇聯的指導精神的，謂宇宙的本體乃是物質，因之，人類生活之根本乃是經濟。由此立場以言，若能對於各個人的衣食住，有良好的保證，這個社會制度，也儘有其存在的理由。

他們因此，不顧一切地以生產力之增加與其生產物之正當分配爲目標而向前

邁進。把此外的現象，視爲與根本無甚關係的事。

結果，向來在其他社會，給人視爲最重要的種種制度，他們却如推倒那古舊的泥牆樣，任意加以破壞，絲毫不存一點憐惜之念。

所以蘇聯的存在，對於全世界，不僅是經濟上的挑戰，現且進而對一切文化發布宣戰布告了。因此之故，世界各國的一切問題，非就蘇聯國內的現象加以一番考慮不可。這實是比百四十年前法國革命對於全世界的打響，還要深刻而急迫。

然則所謂蘇俄者，到底是在怎麼一種情形呢？

爲了要想一加觀察，我於八月六日之夜，從柏林乘了飛機到莫斯科去。因爲搭乘火車，如入國境的檢查等事，令人非常麻煩之故。



列強與工業化的蘇俄

Deni 作

二 入俄

在柏林要求查驗旅行護照，本是非常麻煩的事，幸有大使館的介紹，乃得儘速得到莫斯科的許可。

是晴朗而涼爽的晚間，在十一時前，乘了長井君的汽車到飛機場去，我的行李，只有一隻提箱並一隻放紙物的皮包。這完全是爲了國境檢查的麻煩。我知道到俄國去，有許多的麻煩與危險，但是無論如何，却想到俄國去一看。

在相當巨大的休息室中，像用膳等事，大概都可在那裏。較之美國，歐洲的飛行設備是更進步了。在休息室中，還有音樂等的設備，洋洋盈耳，令人快愉。

搭載我的飛機，是足以乘九人的大號機，在將近十二點的時候，機便騰空而起。在

繁星點點的空中，飛機一直向上的昇。再過十二小時，我便將是赤都莫斯科的旅客了。脚下閃着柏林郊外的燈光。但是過不多久，這也不見了，四邊盡是黑暗，我不禁就在機上呼呼的睡去。許久，忽然覺得身體搖動，醒了過來，始知機身現在是向下降。由窗外望，可以看見湖水的光輝。這是馬茲利亞湖地方。丹能堡一戰，俄國的十萬雄師被逐退入湖中，德國換了攻守地而得勝利。這是與登堡元帥建立戰功的地方。

忽然，在前面望見了城市的燈火。這是科尼斯堡，是康德體驗其理想主義的哲學的歷史的紀念地。機身逐漸的下降，到了飛機場了。家屋、樹根、地面，一點點的擴大，呈現於眼前，頓的一聲，接着是軋軋的聲音，機便滑走於地上。

小憩於一間狹隘的休息室，換了小型的六人機重復出發。機一上升空中，就感到氣候立即冷了起來。是北國之夜。這便是所謂莫斯科的嚴寒罷。這樣的想着，一想到沒有帶外套與毯子，不禁失悔起來了。

天明了，照着光芒閃閃的朝日，六點三十分，我們着陸於波蘭的高沙斯，不久，又登程出發。天已完全大明了，平坦的原野，茫無邊際的展開着，便是拿破侖的大軍由此侵入俄國的原野。

飛機旅行，恐懼是沒有的，只是覺得太單調無聊了。如日本東京大阪間那樣景色優美的地方，誠然有趣，但是在歐洲、美洲以及滿洲，莫不是茫茫的平野，不然便是綿亘的山嶺。這在空中看起來，實在再無意義沒有了。因為風景到底需要橫面的觀賞，不應由上面來看的人，也如這樣。倘從側面以觀，則頭、面、身、手、足，都可看出變化來，若從上面來看，則只是帽子而已。

正是飽覽了風景之時，機又開始下降了。於是我們算到了一個一口氣也念不完的那樣長名字的俄國小城。

到了赤俄了。

好奇心強烈地支配了我。機門一開，我便由扶梯走下地來。這是第一步踏上共產國的領土。飛機場長着稀疏的夏草，在八月在烈日下，現着荒涼寂寥的景象。

走了二丈光景，在水已乾涸的小河的這邊，張着一個小而污穢的天幕。從幕中有一個髮色如麻，面色給陽光晒得轉紅的中等身材的男子，走了出來。他穿的制服制帽。他把我們三人的護照接去查閱了一下。這是我第一次會見的赤俄兵士。於是踏過給烈日晒得枯死的雜草，走到休息室去。有三二個小孩穿了襤褸的衣服立着，三三頭鷄正在吃草。這便是共產俄國的小孩與鷄了。走進休息室，閃的一陣，是蒼蠅從桌上四散飛起的聲音。這是從前的俄國能，我想。因為自昨晚以來，未嘗飲食，我們便食麪包雞蛋以療飢。這是我們在共產主義國家最初的一頓飲食，而肥碩如農婦那樣的侍女，便是我第一次所見到的共產俄國的女子。

現在想了起來，誠然毫不足異，但在長久要想到俄國來的我，覺得單是這些人與

物已夠興味津津了。

過了一會，我們復登程出發，繼續旅途。因為有風，機身搖蕩得很厲害，到莫斯科已是二點四十分了。大家一同走到有辦公處的房子中，開始行李的檢查。一個是穿了制服的軍人，一個是穿了灰色外衣的工人模樣的男子。還有一個女子，是翻譯。行李極簡單地檢查完了，於是把我所帶的現金，用紙仔細地記了下來，作為後日的證據，交我收着。這是以防止將來出國時帶着比入國時更多的現金出去。倘若那時的現金竟比入國時還多，那末便須沒收，或者受罰。尤其是倘從外國帶了盧布進來，那末一旦查出，便須處死刑。何以故呢？因為這是被認為反革命的行動的。這理由，我到後來也漸漸明白了。

單獨一人的我，原是什麼地方去都可以的，只有我的性情，在國外旅行之際，實在不願煩勞大使館，所以什麼人都不曾通知，也沒有人來迎接我。於是我對那當翻譯

的女子，說明要到國民旅館去，請她引我去乘街車。

『請等一等，因為你到國民旅館，我還得去說一聲。』

她說着去了，一忽便又回來。

『引你去罷，好的。』

她說着，就坐在車中。

她穿了灰色的棉衣，短裙之下露着兩足，穿着短襪，紅色的鞋子，身材結實而豐腴，髮作栗色。因為她的英語說的很流利，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於是問道：

『請問你的英語是在什麼地方學的？』

她好像沒有聽見似的，把周圍的搭客及開車人前面的檢閱官，都圍圍看了一眼。須臾，說道：

『我是生在美洲的。』

以後漸漸的有了經驗，原來在俄國向人動問那瑣碎的事，是要引起對方的不快的，所以常給人看作沒有聽見的樣子。我們生在可以自由談話的國家，那真是幸福呢。因爲即是多說話，對方必定不過一時便會給你回答的。

於是我知道她是個生在美洲的俄人，乃又問道：

『唔，是從美洲特地來到俄國的嗎？』

暫時又似沒有聽見的樣子。須臾，像是聽見了，於是答道：

『因爲我的丈夫在柏林，我想就到德國去。』

以後還問了許多話，但是沒有回答。

旅館到了，他領了我進去，並給我介紹那茶房頭目。這個男子便告訴我，說：『旅館中的一切房間都用美金計算。此時，我中心想着虧得帶了美國鈔票來，現在好了。這因爲我在美國的時候遇到了齊藤悠一君，他說到俄國去旅行，倘若帶了美國的一元紙幣

那是最便利了。在旅館中，附有浴室的房間是美金五元。走進去一看，是出於意外的清潔，其中有簡單的床一，沙發一，桌一。本來我是抱着忍受一切的麻煩不便而來的，現在既是異常普通，也就安心了。

但是出於意外的，天氣炎熱得很。在室內已有八十三度，在室外怕要到百度以上罷。這是星期日，使什麼都不能做了。我在室中吃過了茶與麵包，爲了恢復昨晚以來的疲勞，就是這樣的倒在牀上睡着了。大約七點半的時候，我醒了過來，又在室中用過麵包，便一直睡到了第二天的早晨。

三 盧布

夜間從窗外聽見了紛紛披擾的聲音。大概因爲下面便是街道，所以終夜有車馬

通行着。加上旅館前面的電燈，光輝的照着，使房間當中，也洞明如白晝。這時雖是夜間，但溫度却一點也沒有下降。

在俄國的這許多天，我便如這樣不能入睡，這情形恰如東京大地震後。

翌晨醒來，一看時鐘，已是九點了。看看寒暑表，在室內是八十四度。但是濕度甚低，只有四十二度。昨晚整夜的流着汗，連被單都濕透了。

在室中用早膳，白麵包與半熟鷄蛋一個、咖啡、牛油並莓醬。這便是美金一元。價錢自不能算是便宜，但有白麵包，這却出於意外了。

早餐以後，我便與旅館的嚮導，在烈日下一同走到警察那裏去驗護照，然後再往大使館去。聽了約一小時的廣田大使的俄國談話，走進天羽參事官的室中，遇着東京日本青年館的後藤隆之助君。

天羽參事官的介紹，後藤君與我，乃得以俄國海外文化連絡協會的好意，導

遊莫斯科及其附近。這個協會，用俄文的第一字母連寫起來叫做 VOKS。

以後，我與後藤二人就在我旅館中的食堂中午餐，膳畢，僕歐拿着帳單過來，一看是美金五元。因為我曾約好早餐付美金，此外的飲食都付盧布，便對僕歐把這意思說明，他好像很爲疑惑不解，便拿了帳單到管事人那裏，重加換算。

須臾，拿着來了，是二十四盧布，我便拿現金付了，立起身來。在這裏，我知道是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事。因爲由政府所規定的匯價，是美金一元等於俄幣一盧布八十戈比。那末美金五元的餐費，只須十盧布左右便夠了。然而卻算作二十四盧布。這是怎麼回事呢？

要明白今日俄國的國情，這是個索引。原來在俄國，曾以法律規定美金一元等於俄幣一盧布八十戈比，倘有不遵此市價而行交易者，作爲反革命的行動論，須受嚴厲的處罰。然而雖然如此，在這官許的旅館中，美金一元却有那樣不可思議的匯價。何以

故呢？說起來是因爲俄國的盧布，在國外匯價很低。如當時在波蘭華沙，美金一元就可換到俄幣三十至四十盧布。因此，若秘密輸入，實可獲大利，而防止的刑法也極嚴，一經發覺，須處死罪。然而在俄國那樣廣大的國境，要全部都嚴行取締，到底有所不能，所以不免仍有廉價的盧布輸入國來。於是在政府的公定匯價以外，並有暗中市價，盧布的價格這樣遂令人不可捉摸了。

但是還有更可奇異的，即盧布的意義乃與其他國家的紙幣完全不同。爲什麼呢？因爲俄國原是揭棄廢止貨幣的國家，所以如其他國家樣以貨幣來作買賣者看來，自不正確了。在俄國，譬如買物，普通人購買的舖子，與外國人，尤其是拿了外交官的證書者所購買的舖子，以及共產黨幹部購買物品的舖子，都各不相同，且舖子中的貨物價格也完全不同。所以俄國的盧布，並不如其他國家樣，一盧布可以購買物品若干，即其貨幣本身的意義，便是與其他國家不同的。

例如我所寄寓的國民旅館，是以美金計算的，所以無論是誰，房金都是一樣，但如格蘭德旅館，則以盧布計算，只要能出三十六盧布，就可以有二間大的房間。三十六盧布若照公定市價來換算，那就差不多要化美金二十元，但是若用華沙的暗中市價來換算，則一元美金便夠了。因之就免不了有用種種方法以獲得廉價盧布的人，他們覺得用盧布付款比之用美金是便宜多了。所以到了最近，格蘭德旅館也改用美金計算。至於外交官的付款，近來更非美金不行。

回轉了自己的房間，因為此外沒有事可做，便閱讀帶來的書籍以消遣時間。在俄國，因為據說信是要開封的，所以也不寫了。而執筆為文，恐怕又要引起什麼誤會，所以也只好不寫。我覺得還是讀書較為安全。

這天晚上，承天羽君之招，談話到了深夜，始回轉那暑熱的旅館。是天將曙的三點鐘光景，在半睡中感到痛疼，便醒了過來，是因為受到臭蟲的襲擊。自此以後，每天晚上

要受這不速之客的凌虐

四 最初的印象

莫斯科出現在我的眼前。

這並不是初次，而是第三次了。但是已過了十九年，在這十九年間，這個都市像長了百歲的年齡。

像浦島太郎似的我，在十九年後的莫斯科，四處巡視着。

污穢的都市，這是第一個印象。

都市所通有的色彩，在這裏是無論何處都看不到，到處盡是泥色、灰色、黑色。在沒有商店的都市，當然不會有美麗的陳列窗。在無產者獨裁的都市，也當然不會有美輪

美奐的第宅。在布爾驕的氣味都要遭受迫害的都市，更不消說是不會有華服的行人。在否定宗教的都市，金光燦爛的教堂自是沒有。在把從來的美術都視為布爾驕的美術而加以排斥的國家，過去美術的裝飾，自也沒有了。

只有人的汗，人的窮形，以及表示物資不足的襤褸的衣服。在沒有收拾的家屋的牆上，是積滿了垢污，而在這一切的上頭，則濛濛的罩着為俄國名物的塵埃。

中國的街市固然也是污穢滿目的，但污穢之中有色彩，有悠然的餘裕。俄國的街市，則簡直污穢澈底了。在一切生活之中，把色彩與餘裕驅逐得乾乾淨淨，因為他們覺得色彩與餘裕是布爾驕的。

在沒有色彩，什麼都是灰黑色的房子中間這裏，那裏，走着滿身是汗的穿了工人服裝的男女們。在除了電車以外幾於沒有其他車輛的莫斯科，是像流水似的繼續不斷的人羣。戴是髮蓬蓬而髻叢叢，街上走着的，到處是戴了汽車夫所戴的帽子。穿了黑

色上衣的人們。灰色的雲，低低的垂着，令人覺得有如初冬的黃昏。

其次映於我的眼簾的是『笑容的喪失。』任向那裏望去，都沒有格格地高聲大笑的人，也沒有歡然微笑的表情，全把眼睛直視着，在匆忙地趕路。全都虬髯滿面，蹙着眉尖，一面迴望四處，一面走路。在碧色眸子之中，似有滿腔哀愁浮沈其間。

斯拉夫人的容貌本來自昔便是哀愁滿面的。他們都是淒涼黯淡的人們。他們的面上，有恐怖的表情。但在從前，尚有極少數的貴族與資產分子是具着笑容的，愉快歡欣的。現在，連這一點快活與笑容，也在這都市中消失以盡了。

所以當旅客走到這個都市的一瞬間，就會全身感到一種強大的壓力。我感到像有什麼人在凝視着自己，在路上不絕的有一種重大的苦痛壓着。全身都像被束縛着似的。中心存着警戒恐懼之念。『原來是來到強力政府之下了，』這樣的感覺，湧湧於心頭。我是旅客，尚且如此。這個都市的人們，其日夜所受的壓力，定是非常難堪的罷。

這壓力，除了下獄、死刑與流配於西伯利亞之外，還有叫作餓死。藉着食券而維持其每日的生命的人們，可說無時不在餓死線上徬徨着的，倘一錯誤，就須與難堪的飢餓作劇鬥，不是有無數的人們，排着隊伍，立在麪包店的面前嗎？

這恰如西班牙宗教時代一樣，對於一宗派的信或不信即決定其一切之始與終。在這樣的社會當中，自然沒有笑，也沒有歡樂了。人們只好儘望着面前，目不旁瞬的走着路。這因為每日都是在生與死之間故。

『行走的人們，』在旅客的腦中，起了這樣一個印象。走遍世界，真好像莫斯科那樣盡是行走的人的，是什麼地方都沒有了。誠然，就人數之多一點來講，中國的都市是世界第一。但中國的市人，不是在行走，而是在談笑、呼叫、兀立、踞蹲、睡眠，或竟只是閒蕩着、羣聚着、擁擠着，有時在走，有時則否。

在美國的街市，不論是誰，很少走的。他們都乘着汽車。到百老匯大街去的人們，他

們不是行走，他們是擁着的。

在巴黎街上，也是沒有人走的。他們坐在街椅上，絮絮談話。且不止如此，他們是浸在談話中的。

在倫敦街上，也是沒有人走的。一半的人們戴着絲絨帽子，拿了手杖手套，是在散步。還有一半，則從公共汽車的第二層上，下望那戴着絲絨帽子的人，而身子搖幌的趕路。

在柏林街上，也是誰也不走的，他們裝着莊嚴的面孔，在咖啡館飲啤酒。

在羅馬街上，也是誰也不走的。穿了黑襯衫的弟兄們，二人一組地在四處睨視着。只有在莫斯科是走的。這不是說在街市上走着，而是說街市在走着的。既然街上除了電車以外，沒有可以代步的車輛，所以除了走以外，實在沒有法子。如做工得走，吃飯得走，到會場去要走，到運動場或醫院去也要走。無論做什麼事，不外是走。在人口日

益增加的都市，因為沒有房子，於是住宅非常缺乏。遂使出門以外，沒有別的辦法。但是走出門外，沒有凳子可坐，也沒有陳列窗，玩意兒可看。除了走以外，簡直無所事。所以大家都是走着。

還有，這是個忘記了性的意識的都市。

東洋的旅客，一走上美國的陸地，就有性的區別，強烈地意識到，不是被意識到了。爲日本所不知的男女的區別，在上陸於舊金山的瞬間，就突入於眼簾。如在女人的面前，這是不應該的，那是不可以的。這樣，把男子與女子，什麼都分別了開來。女子服飾華麗的走着，是爲的吸引男子的視線。這是沒有女子不能過日子的國家。

在倫敦及巴黎，也是大同小異，柏林稍有不同，但是到底，女子還是女子。西歐各國與南北美的文明，是建設在性的誇張上面的。

但到了俄國，就完全沒有了。

莫斯科市上的印象，便是性的消失。

從勞動上來說，男女都是同權的。倘若男人與女人，大家都不加裝飾，那末就不會像人類社會樣，女子的裝飾，是爲的引誘男人，也不會像鳥獸的社會樣，雄的美其羽毛，是爲着要引誘雌的了。反之，卻是像魚類的社會樣，以相同的形態游泳着。

性意識的冷淡，原是從前斯拉夫人的特色，他們社會的特色。這到了共產主義的社會，女子的裝飾被剝去了，結婚的形式也給打得粉碎了，男女的關係，只用冷靜的生理的加以諦視，於是遊戲主義的戀愛慾，遂如布爾喬亞時代的遺物而被埋葬。因此，如裝飾着紐約巴黎的街市的美女的姿態，在莫斯科市上是沒有的。斯拉夫女子原是天生麗質，但是此種美麗，在共產主義社會，實無所用。所謂性的魅力，說起來寧是一種幻夢。還有，俄國的大漢現在到那裏去了呢？在十九年前所見的俄國，到處有意氣沖天的大漢，現在到底那裏去了呢？映於旅客眼中的俄國人，只是些小個子的人物。無論

在英國，在美國，不是都有較大的漢子嗎？向以大漢著名的俄國，爲什麼只是這些小個子了呢？

我把這個問題，問過各種的人都說，真的，奇怪得很。我的說明是這樣：巨大的俄人，原是昔日的征服種族，他們是皇室與貴族的夥伴，因了革命遂一掃而盡。俄國這樣是復歸於昔日的斯拉夫人了。哥薩克兵則回到高加索的家鄉。我的這個說明，俄國通的賽蘭德君也覺可以贊同。說起來莫斯科市上，竟沒有了大漢，這到底是可奇的事。

還有使旅客看來覺得不可思議的，是沒有兵士與警察，真的要像莫斯科那樣少穿制服的人，是什麼都市所沒有的。看不見警察的制服，真是奇事。到處只是穿便衣的人。所以是個可恐懼的都市。因爲警察偵探，誰都分辨不來。到底警察還得穿制服，才能使人安心呢。

旅客於是立定了想：

這個莫斯科若與十九年前所見的，加以比較，是怎樣了呢？好，還是壞呢？這是非有好嚮導，對這都市詳加觀察，不能明白的。

但是有一點是可以明白了的。

俄國人比之從前步履快速了。行動濡遲的斯拉夫人，現在迅速地步行於莫斯科街上。這是非常巨大的變化，是國民性的改變。口中常說着『隨便怎麼都不打緊』的斯拉夫人，是這樣匆忙有事的走路了。速率增加起來了。

他們凝視着『完成五年計劃』的目標而行進。

『俄國確乎是改變了。』

旅客禁不住這樣的想。

期
說

五 街市遊覽

夜間，依舊難以入睡。到了黎明時分，卒纔朦朧睡去。一覺醒來，已全身給汗濕透了。室內的溫度是八十四度，外面九十四度。

北國與南國不同。在短促的夏季，上天因為有趕快結束他的工作的必要，所以太陽的威力，也鑽石流金，令人難堪。

照例是臭蟲的夜襲，洗了澡，把帶來的華盛頓牌咖啡，調飲了之後，這才把精神恢復過來。這裏感謝美國人阿維李君。在柏林出發的二三日，我遇着他，他告訴我，只要不是笨重的食品，能够帶在身邊，那末旅行俄國，一定可以增加不少愉快。

十一點光景，後藤隆之助君同着大使館的汽車來了。這是昨日講好的，預備今天

到VOKS去。因了這汽車可以借用一星期，使我在俄國得以遊覽參觀。因為像我這樣，言語不通，道路不悉，而又不善走路的人，倘若沒有車子代步，也許是什麼都見不到的。所以即如現在的能執筆寫蘇俄訪問記，也是受了廣田大使與天羽參事官好意之賜。

入門左手，大約二十席那麼大的一間屋中，有椅子六七，女事務員二人。走進去待了一會，就有一個年紀二十四五，中等身材的剪髮女子出來招呼。她髮作栗色，眼睛棕色，面孔稍稍帶點日炙的樣子。

『我是華欽斯加耶夫人，願為先生作引導。』

一口流利的英語。

是個整潔漂亮的人，令人感覺得與其說是俄國人，似乎還是美國人。自此以後，漸漸有了經驗，原來今日的俄國是比任何國家都較美國為相似。蘇聯的標語說：

『超過美國』

因此，自然要以美國為模範了。

讀了美國人的俄國遊記，俄國人對於美國人的好奇心與崇拜心似乎是非常的。他們都一般的相信且教其國人說，共產主義俄國興亡的關鍵就在學習美國技術的遲速。

這位菲欽斯加耶夫人，英語只在列寧格勒的大學讀過四年，但如這樣的流利而少錯誤，是令人驚佩的。且卽有謬誤，也決不是初步的。關於這點，如德國人或法國人的英語，就不然了。本來就言語系統言，是德法語更近於英語，但是現在却如此。這可證明俄人對於學習外國語的天才了。

這天上午，我們同去參觀衛生方面的設備。不幸學校因為暑假，不能參觀，只好先從醫院看起。託兒所是從前貴族的邸第，一所有大理石階段的房子。在樓上的上等房

間中，安眠着工業勞動者的嬰兒。因為母親正在工廠作工。

接着去參觀肺病醫院與花柳病醫院，然後更至郊外參觀大醫院。這當中據說有床舖二千。院長舉了不少日本醫學家的名字，與我談話。

午飯後，我們參觀運動的設備。

是可容六萬六千人的運動場。鋼骨水泥的橢圓形的建築，靜兀立在雲色暗淡的天空下面。運動的種類，大體與萬國運動會相同。只是俄國沒有參加布爾喬國家的運動，所以在這裏，另外召集共產主義國家的青年，開國際大會。在這前一年，我曾經見過南京的大運動場，不知怎樣，看了莫斯科的大運動場，便聯想起南京來了。

接着去參觀游泳池。是在流貫莫斯科的河上。有許多像勞動者的人，正在晴空之下游泳着。這是莫斯科所見到的最精明愉快的事物之一。

晚間，應廣田大使之招，到他那裏去晚餐。席間，廣田弘毅氏不絕地講述先前在荷

蘭的情形。我是對於荷蘭深抱興味的一人，所以聽了廣田氏在荷蘭任中對於荷蘭的研究，心中大爲欽佩。

荷蘭是個以風車、牧場及中世寺院的尖塔等優美風景著名的國家，是在中世歐洲史上留着一大痕跡的國家，是與日本的往來具有長久歷史的國家而在今日，荷領東印度羣島與日本的交涉正日繁多。但是直至今日，日本朝野，對於研究荷蘭的却很少，說起來真未免可異呢。

第二天，我去參觀克來姆林宮。

這在十九年前，二十年前，我本來也曾見過，沒有什麼可異的地方，但是蘇維埃政府能把舊帝室的寶物照舊的保存着，而中國北平故宮內的寶物，却只見一天天的荒廢，二者一相比較，雖然同樣是革命，似不由人不感覺到是俄國的革命較爲真實可恃了。

在這克來姆林宮中，有共產黨的幹部住着。有兵營駐着軍隊。共產黨幹部的官舍，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究竟他們在這當中過着怎樣的生活呢？

從前舊羅曼諾夫王朝的君主，舉行即位式的寺院，依舊照樣的存在。看了宮中收拾的整潔，藉知原來是在好好的保護着的。這與外面塵埃堆積的街市，情況大不相同。午飯以後，落了一陣大雨，溫度降至七十六七度，使人的精神爲之驟然清新起來。

於是便到克來姆林宮前面，給人稱爲『赤色廣場』的地方，參觀列寧墓。這是一個用黑色石塊，具着近代式意匠的男性的輪廓的建築物。外形好像如直線而四角的大石，七層八層的堆在一起。每天從二點到四點，是公開時間。在這時間，常有幾千的人，排成行列，等着前去瞻仰。我們因爲是外國人，所以得破格先入。

通過了服裝嚴整的並立着的五六個紅軍面前，我們踏着階段，走入地下室。在這裏面，雖是夏季，也覺寒涼。一切都用石造成。在這用烏拉爾地方掘出的紅色大理石所

造成的巨大房間當中，便是列寧長眠之地了。

在巨大的大理石台上一個長方形的玻璃箱子中，列寧的木乃伊即安置在裏面。被單直蓋到胸前，留着面孔與兩手露在外面。是個身材比較短小的人。

他頭顱扁平，似不如一個思想家。但是前額隆起，表示他是一個深於思慮的人。鼻子並不十分高，顴骨稍稍突出，同着隨此外突的顎，表示這人有強固的意志。兩眼閉着，稍形凹下。

微帶黃色的皮膚，呈着光潔的色澤。頭上、眉間、鼻下以及顎部，都生着茶褐色的毛。這便是蘇俄的偶像。

一方面否定宗教，而另一方面却把列寧作為木乃伊而保存了起來，這二者間的矛盾，外國的批評家常有指摘。但如今日俄國民衆那樣以對於這人的記念為中心而統一起來，的實際情狀，到底是無法理解的。

以後，我們去參觀郊外舊貴族的邸宅，現在已成爲像博物館那樣的一般人民遊覽的地方了。歸途到公立市場去走了一轉，是令人駭異那樣的污穢。

晚間，遇見了紐約時報的通信員寶蘭德君。他是英國人，是世界有名的俄國通。他的通信記事，影響於今日美國知識階級對俄國的觀感，實在不小。數日以前，他剛從美國回來。他的回轉美國，據謠傳是爲的承認俄國的運動。

他對於俄國實是能得其要領的人。他的談話大體如這樣：

對於所謂五年計劃，一般人只認定了『五年』的字樣，而批判其成功與失敗，這完全是錯誤的。俄國的統治當局並沒有『五年』這樣的劃斷了年限。這是一個過程，只假定以五年爲一期罷了。其實是假定爲十年或二十年，都沒有什麼關係的。這計劃的目的是什麼呢？便是發展重工業，使俄國成爲重工業的獨立自給的國家。因此，他們不得不把農業與輕工業犧牲不顧。這樣的結果，我怕今年冬季，俄國要發生農產物的

不足了。爲什麼呢？因爲農民們心懷不平，不願耕作。爲什麼不平呢？因爲耕種所行的農產物，都給政府取去了，近來，甚至自己的耕地、家畜，亦全被攘奪。而政府曾經答應他們的肥料、農具、衣服等則却口惠而實不至，因之他們心中憤慨，開始怠工。政府方面，因其全力着重在重工業，所以暫時之間，對於農民的不平，是採取彈壓的方針。故若以農產物的荒歉，而卽說俄國政治家的失敗，那是不對的。

接着他更談到了斯大林。

原來斯大林是一個非常巧妙的政略家。據說當列寧生時，曾說過斯大林不是好人的話。列寧深恐自己死後，共產黨要分裂爲二，這便是指斯大林與托洛斯基的衝突。但是，像列寧那樣也在這一點上，看錯了斯大林。原來托洛斯基就政略的運用言，實不足爲斯大林的對手。斯大林在當時，就知道列寧對於自己不甚信任，所以暗中竭力在創造其自己的勢力。他躲在共產黨當中，並不參加政府。只是乘着政府每次變化的當

兒，把自己的私人安插在各處要樞。這樣，在不知不覺之間，全俄重要的地位，都成了他的心腹所在，他的勢力，便不可動搖了。

還有，他的勝過他人之點：即其他的共產黨首領，當沙皇時代，都是亡命國外，在外都指揮俄國的同志，而斯大林則始終留於國內，未嘗出國門一步。因此，在這當中，他熟知了全俄革命黨員的主要人物。這一點，他與托洛斯基等是完全不同的。

自列寧死後，他的勢力便一天天的增大。他把所有的反對者，都一個個的加以驅逐。於是與托洛斯基相衝突的日子，遂刻刻迫近。但是斯大林只靜待機會的到來。

托洛斯基任過陸軍部長，赤衛軍便是他一手所創造的。所以在斯大林看來，只有托洛斯基是個不好惹的人。有一次在開會中，托洛斯基說過了他的意見，斯大林就立起身來說這意見與列寧的不同。原來斯大林是僞未嘗學問的人，故爲彌補其不足，常借着這樣的幌子，說他是思想上繼承列寧的一切的。無論何人，若有與列寧的意旨不

合處，他便借了這個口實，加以驅逐。現在，他就用了托洛斯基的話與列寧不同的理由，作為反對托氏的常用手段。但是托洛斯基却不認輸，反說自己的話確與列寧不同。據托氏的說法，不願列寧是怎樣說，因為時勢的變化，應當有所改變。斯大林以為這是不對的，他說，列寧的話，便是我們共產主義者的信條，若有違背，那便是叛逆，應該驅逐。他這樣就召集自己的心腹，把托洛斯基驅逐出來了。這時候，托洛斯基手下的赤衛軍怎樣呢？微末的共產黨秘書長斯大林何以能容易地把陸軍部長托洛斯基從會議席上放逐出來呢？說一句，這都是因為平時他已有佈置。他在托洛斯基毫不注意的當兒，已把各重要地位，位置好自己的親信了。所以赤衛軍其實已不是托洛斯基所能够指揮。斯大林便如這樣，把反對者加以放逐。現在，他已享有獨裁者的權力了。

以後，賓蘭德君更進而論斯大林的人物。

斯大林者原是一個意志非常堅強的人物。他在遇到逆境的時候，只有愈加堅強。

還有他在私行上，沒有什麼弱點，這便反對者失其反對的藉口。第三，他對事物很有力量，很能忍耐。能在時機未熟以前，始終隱忍不發。迨至時機一熟，他便如疾風迅雷般行動起來，決不放過。這一點，像托洛斯基那樣理想家的急性人物，是雖要模倣也不可能。所以當沙皇政府之下，其他首領都亡命國外之時，只有他能够忍着一切的迫害，留在國內，竭力培植其勢力。還有他除絕對的必要以外，決不公開演說。他是一個靜默不言的人。他只現實地、冷靜地埋着頭幹。

接着，寶蘭德君更謂外國人對於俄國的觀感，常有錯誤，尤其是英美人，對於俄國，抱了錯誤的見解。

原來英美人與俄國人的性格大不相同。俄人不像英美人那樣把生活的享受，看得很重。所以房子雖然污穢，領子雖然垢污，食物雖然無味，都沒有十分關係。第二，俄人沒有所謂個人祕密那樣的習慣。二三家族，寢臥一處，他們都覺得沒有什麼。夫婦關係，

鄰居之人，或者小孩即有所知，也不妨事。所以到了夏季，赴水游泳，無論男女都是一絲不掛地共游着。這在他們是覺得出於自然，一點也不以為矛盾或者可笑的。但這在英美人，卻是最為注意的事，所以一見了這情形，便說俄國人是野蠻。這是以自己的是非，來推測他人的行為。所以在英美人看來，要以俄國人為不對了。其實在俄人，這樣的事，卻並不關緊要的。

寶蘭德君於是更進而述蘇聯的外交政策，並及對滿政策，以為明日往見代理外長加拉罕時的參考。

寶蘭德君的談話，實教了我許多的事。他的俄國通信，我本是常加注意的。但是當面談話的所得，有與從文字上所得者不同的地方。

但與他人談話，能够有否所得，是以時而有不同的。向來我常喜與人相見談話，一有機會，每去找人，但因了時機，成敗之間，實有非常的不同。不過苟能前往，必有所得，倘

其結果圓滿，則縱讀破十卷二十卷書也不能得到那樣的人生的教訓，也可以有。因此，我常竭力的去找人相見。而在莫斯科的見到齊蘭德君，便是我到俄國去的收穫之一。

這天晚上，我以友人的引導，去看一張名叫『生路』的電影。得到了許多機械的印象，這把勞動的情形，也表演得很好。但在如我那樣看慣了美國片子的人，覺得那最爲深刻的印象，是性的缺少。美國電影，無論何種片子，都少不了性。但在蘇聯社會，視爲游戲那樣的性，已從人生上驅逐出去。所以即在電影當中，如女性的魅力那樣的事，是完全沒有的。

新俄心理狀態的不同，實從各方面激動旅客的心目。

六 參觀農場

到莫斯科的第五天晚上，始得安然入睡。起身一看，原來是有理由的。溫度已降至七十六度了，且是陰天，照例耀人眼目的陽光，現在已不見於窗前。

這天午後，我到外交部去訪問加拉罕。因為經過翻譯，就難免錯誤，所以二人能夠直接對話，自然是很幸運的。並且經過了翻譯，彼此的談話，就要減色，不能動人了。

這所謂外交部的建築，是非常古舊的，且甚狹小，若與巴黎的蓋陀綏（Gendreau）英國的外交部及美國的國務院等相較，那是不能比的。

走上了這所舊房子的三樓，引導的人就打開正門，命我進去，在毫無陳設的二十席大小的室中，坐在一張大寫字桌面前而作事的那人，立即立起身來說道：

『請坐。』

聲音當中，含着南方人明朗的調子。

『英語我已幾於忘記完了，但是，或者還聽得懂罷。』

他說着口上浮着微笑。

濃茶色的夏服，黑色的領結，栗色的頭髮，在稍長的面上，鼻下留着八字鬚，領下長着小山羊髯。白色的皮膚帶着桃紅的血色，夾鼻眼鏡。傾長的身材，給人一種年富力強的觀感。

倘若沒有說明這便是蘇聯的代理外長加拉罕，我一定要以為是法國的外部次長或與大利的貴族了。與從前新聞照片中之所見，完全是一個不同的人。

雖然他自己在說英語不行，實在是非常流利的發音。雖然間有像患了似的樣子，但是發音可一點也沒有什麼錯誤，與法國人的英語有明顯的不同。

我們先是講的故後藤新平伯的故事，以後乃講到滿洲問題。

「貴國對於滿洲，到底以為怎樣呢？」

這是我的問話。

「唔，但與其從這邊說，寧說日本到底怎樣呢？還是不能不加以承認呢？比較起來，其實還是這邊更進，已準備領事的交換了。」

他這樣的來了逆襲，接着更繼續說道：

「日本不願意訂日俄不侵略條約，是爲的什麼呢？」

「在彼此都已簽字於一般的非戰條約的今日，何以還要再造一個單獨的非戰條約呢？」

「不，這因爲五十餘國間的條約，責任觀念太薄，倘若單是二國訂立非戰條約，那末彼此精神的責任，就可增強了。」

「單是這樣一回事嗎？」

「不，此外還有些事情。結了不侵略條約之後，我們最好還得有別種條約，例如新的通商條約，我們提供日本以必要的物品，日本則把他的物品賣給我們。」

於是我就問俄國可以提供什麼東西呢？他說如森林之採伐權或者煤油，巴庫的煤油，都可以給與日本以利益。

聽了這種毫無顧忌的談話，實使我覺得有點出乎意外，倘若是美國的官吏，那就絕不這樣，他是決不發表意見的。原來民主政治國家的官吏，反是守口如瓶的。

傍晚時分，我乘着汽車到郊外，看見斯太林的家屋，是一所建在松林當中的紅磚房子，並沒有什麼衛兵。

回到旅館，用完晚飯，沒有什麼事，於是便把隨身帶來的蕭伯納的蘋果車讀着以消遣時光。這篇劇本在戲劇雖是成功，但是讀起來可不覺得怎樣有趣味。不過這位老人在世界上所有的勢力，是不可思議的，自托爾斯泰死後，他便是目前世界最偉大的存在了。到倫敦去的時候，想無論如何，要去訪問他。

翌晨早起，因為約好了與興達斯(Hindes)君共餐，與他到俄國來相見，這是在柏

林的時候用電話約好的，他是一個美國籍的俄國人以俄國研究家而具有世界的聲名。他的 *Humanity Uprooted* 實爲無數關於俄國的著作中的偉構。

但是會見之後，却令人失望。我們二人的談話竟一點也合不來。他的議論，是什麼都不願意聽，好像彼此都是心緒很壞似的。

今天是八月十二日，到俄國來是第六天了。再過四天，就要離開。因爲我在柏林查驗護照的時候，說好是十天，所以十天期滿，必須離開俄國。在這十天之內，我每天心中記着：希望不生病，並且也沒有什麼事發生。

今天去參觀『所夫霍齊』(Sovhoz) 的日子。所謂所夫霍齊者便是政府所經營的農場。我因爲要想去看農場、工廠與學校，所以不得不有煩華欽斯加耶夫人。於是今天便去參觀有名的共產農場。

在十點半鐘，我們出發前去。

俄國從前原是以時間不準確聞名的國家，但這一次到俄國，對於華欽斯加耶夫人，實令人不能不佩服其能守時間。不過出發雖然準確，因為走錯了路，回轉莫斯科再行，已十二時光景了。遂使這一天的參觀大受了影響。

是涼爽的日子。在稍稍給雲遮蔽了的天空下，俄國的平原，漫無際涯的起伏着。到處是森林。在緩緩高起的丘上，有農家錯落地散着。從前^讀過的屠格尼甫的獵人日記與浮雲等，不自禁地浮於記憶中了。文學這東西，在我們的頭腦中，竟有這樣深的影響，真是出於意外，文章原是永久的事業哩。

俄國的許多小說家，其對於全世界的影響之大，真是不可測知的。像詩歌那樣，因為不能翻譯，雖然止於國內，但如散文、戲曲、音樂，可說無一不是廣及於世界的。

所以這廣大的俄國平原、森林、農家，我們並不覺得是初見，好像很熟似的。托爾斯泰、杜斯退益夫斯基、屠格尼甫的小說，已把這些深種在我們心頭了。

把日本美麗的山河，像這樣廣布於世界的天才，現在還沒有在六十餘州之中產生出來嗎？

莫斯科郊外的道路是出乎意外的平坦，因為蘇維埃政府頗注力於土木事業。在這巨大國家當中，四通八達的馬路，並不很多。五年計劃雖然規定交通機關的經費是八十六億至九十九億盧布，但在這樣的大國，要造成其他文明國家那樣的運輸狀態，實不是易事。可是，這若不可能那末『超過美國』的口號，雖然叫得怎麼響，還是不能超過的。

所謂俄國者，原是一個平坦的國家。一望千里的平原，到處只是河川、森林，還有便是平坦的麥田，像日本人那樣感覺敏銳的，久居在這平原，真是會發起狂來的。以後有個從阿根廷歸來的我的甥兒，他告訴我說阿根廷的平原幾乎如大海似的沒有際涯，因此，住在那裏的日本人，常常發狂。我這才知道真會這樣的。生於日本的幸福，是不去

外國不會知道的呢。

這其間，我們的汽車便越過田野、丘陵、橋樑，儘是前行，走不窮盡的，向着那麥田的地平線進行。

似乎走錯了道路了。華欽斯加耶夫人一再走下車去問村中農民。但這所謂村者，却很難找到。這些麥到底是誰種的呢？既然沒有家屋，這些農民從那裏來的呢？我很想提出這樣的質問。

三點鐘光景，到了一個小村。於是有一個像警察樣的男子，坐在車夫座傍，作爲我們的嚮導。我以爲從此便有鄉村了。然而走了許多麥田，走着走着，最後是一個巨大的森林。在森林中，應該沒有所謂農場罷。這樣的想着，淅淅瀝瀝地下起雨來了。正是感到涼快，忽地，路到了窮盡了。於是在林中的草地上，橫衝直撞的亂走着，雜樹林的草原，又到了雨的潤濕，我們的車子在大樹中間左避右避的前進，使我記起了屠格·尼甫獵人

日記中的情調。忽然，『各登』一聲，車上起了極大的動搖。

車子陷在一個泥濘的小窪地中了。這是屠格尼甫小說中所沒有的。於是大家走下車來，勞勞攘攘的把車抬上平地。雨還是落個不休。在這一帶，夏季的氣候頗覺輕寒。時候已是四點了。

從朝晨來，什麼都沒有吃過，因了用力勞働，一時頓覺腹中空虛異常。真是不巧，我們却一點東西也沒帶。這時有二匹馬駕着一輛大的農車，上面坐着二個青年農夫，正從市上歸來，經過此地。於是我們便把他們喊住，問他們可曾帶着食物。麻色的頭髮，煎得短短地，眼睛藍色的農夫，從車上像使魔術似的拿出黑麵包與俄國名產的鹹胡瓜來。

我們立在大樹下面，啖着黑麵包與胡瓜，藉以果腹。滋味很是甘美，具着另外一種野趣。這仍然是屠格尼甫小說中所有的。

以後稍須，我們便再冒着大雨，在泥濘之中，駕着汽車前進。

須臾，走出了森林，又是麥田每每的平原。因為下雨，路是泥濘得很，但是到底因了剛纔的黑麵包我們恢復了原氣，於是依舊一面談笑着，繼續前進。

過了一時半光景，看見在一個高丘上面，有巨大的『沙羅』。所謂『沙羅』者是西洋農夫安放草料的圓錐形高倉，遠遠望去，真是好風景。在荷蘭往往就這上面架着風車等物。

『那便是奧斯坦旭牌的所夫霍齊。』

把這警察的話加以翻譯的華欽斯加耶夫人的面上，這纔明白的現着泰然安心的表情。真是令人覺得抱歉。可知嚮導也是不容易做的呢。

汽車到了農場內的事務所，已是五點四十分了，計自旅館出發，整整七小時。路程竟有這樣的遠，這不僅我們不知道，好像嚮導的夫人也是不知道的。說起來這到底

也是俄國式。

事務所是木造的小屋，一端是管理人的房間，我們進去洗手休息，坐下等候。我們開始種種的談話。房間中央是一張白木的桌子，此外並有簡單的椅子四五。板壁上貼了種種俄文的告示。

樣子使人歡喜的管理人，穿了那沒有外衣，袴作長靴式的服裝，面上到處是鬍鬚。像乾了水的河中的水草似的亂紛紛的長着。他的意思，像欲勸我們在這裏過夜。我因為宿在這裏，有點出於意外。而明天回去，這樣又得化一天。於是竭力辭却，單在這裏晚飯便夠了。

以後，我們便步行去參觀農場。

這塊土地，革命以前，原屬一個唐士田丁·羅曼諾甫公府所有，面積五百八十三

町步（日本長度名，三千方間爲町，合中國千八百方尺，英畝二·四五畝）譯者。）此外還有爲

俄國名勝的森林。在這裏工作的農夫計有三百人之譜。雖然是從事耕種，但大抵以服務政府養豚試驗場爲主。有父豚四十六，母豚五百，小豚千五百。於是我們便去參觀豚的小屋。

對於豚太過缺乏知識的我，實在除了臭氣以外，毫無所得。不管共產主義資本主義，豚照例是那副面孔。在這裏照顧豚的，都是女人。每月的生活費從六十五盧布起，以工作的分量而增加，據說多可至百二十盧布。到底還是工資制度。這種工資制度，不僅是工廠如此，且及於農業。關於這點，曾有人以爲是違反共產主義收入均一的原則，而或者則以爲是過渡期的便法，議論頗爲紛雜。

在這事務所的一角，有一個託兒所。這種託兒所是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可看到的，因爲男女既是同等待遇，則在母親作工之時，當然須有託兒所的。

農場中央，有一所巨大而構造簡單的房子。稱爲「先驅者」(Pioneer)的少年團。

少女團，卽在這裏消遣那炎夏。他們都是莫斯科勞動者的小孩，年齡大概自十四至十七歲光景，來到這裏的，有六百人，就在這巨大的房子中，一處寢宿。每人一個極粗陋的床舖，二三條毯子。只是這些，而各人之所有，也不過被單及洗面用的肥皂、牙粉、牙刷等，簡單到令人吃驚。

是六點半的光景，在食堂中，我們一同用膳。所謂一同者，其實我們的地位，是在一個較高的台上，大概平時是用爲講台及舞台的。食物很有趣：高粱實、鷄蛋、菜湯、黑麵包。因爲肚子餓的關係，所以我覺得滋味很好。竟比柏林的飯食都好。這因爲俄人具有感覺的天性，比之德人對於生活自身更富趣味之故。革命前之俄國菜，原是次於中國菜，非常優美的。且這亦不止限於貴族是這樣，我覺得這是一般人所有的官能。例如其長於音樂與跳舞其優於文藝與詩歌，凡此諸端，實表示俄人感覺的官能。所以想起斯拉夫人民，究竟能否如今日樣長久過着簡單樸素的生活，實在是個疑問呢。

關於俄國的經濟政策，若稍加述說，則如該國當局的希望，以為由機械進步的結果，生產能力必可大為增進，於是一般人的所得也可增加，到了那時，生活現象大概當可與今日的美國相彷彿了。即為近代精神的根本的官能生活，這樣依舊在斯拉夫民衆之中，也可以有了。原來所謂共產主義，並不如我們所聞知的列寧與斯大林那樣的生活那樣具着禁慾主義的傾向的。這到底也是以享樂主義為基本的生活。不過這樣，與今日共產黨幹部所設想的社會，漸相不同的組織，怕到底要在國中出現了罷。

蘇俄所提出的一個巨大問題，所以如我在前面所曾說，不在其理論的方面。其最主要的地方，還在成果之如何。而更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即其文化的本質，原有根本不同的處所。他們現在因為貧窮，所以乃有今日樣的文化形式，倘是將來，也有所謂德模克拉西的時代，也有物資豐富的時候，究竟能否如今日俄國當局所設想的，繼續下去，殊是疑問。因為一般國民既得到了飽食豐衣的滿足境地，要使之能繼續保持今

日那樣的精神狀態，是未可知的。所以我覺得與其從抽象的理論，寧從此實際生活的變化，來觀察人們精神的變化，較有興味。

話說得太遠了，恰說晚餐畢後，我們便走出門外，在那漸漸昏黑的大空下，看共產黨的青年男女，舉行一日的告終式。他們分成五隊，由一隊的隊長出來到總司令的跟前，報告一天的工作，這好像是每日輪流着的。他們便如這樣訓練着過社會生活。

俄國的教育，把『我』字排斥了而代以『我們』這一點是與各國不同的。因為『我』是個人主義的文字，由人們自己一人的欲念而出發，所以要把一切都用『我們』來作根本。

這種社會化的思想，原來不論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是近代世界的巨大潮流。人從小的我執的殼中脫出，而溶化於大的社會國家之中。這就叫作從『小我』到『大我』。我們所謂文明、文化、進步，便是指此而言，任何社會，都非常需要能夠完成這種進

步。

夕陽已下，大俄羅斯的平原已暮色蒼茫了。我們於是對農場的衆人行禮致謝，便勐身歸還。

我們改了道路，向莫斯科出發。日已暮了，俄國是非常的黑。因為是沒有電燈與母汽燈的國家。在這黑暗的俄國森林中，我們的汽車到底陷於深溝中了。

大家都走下車來，用盡種種的力，但是因為雨後的泥土非常軟滑，結果徒使車輪愈陷愈深。這時候已是十一點了。今夜大概要宿在林中了，我想。

忽然，來了一輛農民的车子。華欽斯加耶夫人便飛快的奔過去與之相商，她與他們同往前面的村中，約了人，雇車來救我們。一個年青的女子，居然毫無畏却地活動着，這精神實使人欽佩。這在美國的女子，也許會哭出聲哩。但在沒有性的區別的國家，像華欽斯加耶夫人那樣，或者意識上竟連自己是女子那樣的觀念也沒有了，是未加可

知的。

這時，忽又有一羣農夫走過這裏，於是警察便去託他們幫我們的忙。因了他們的助力，我們乃把車子起出，重新走上歸途。途中，我們遇着了來援救我們的一隊青年團，我們謝了他們的好意，就在那前面的村角，搭上等候着車輛的華欽斯加耶夫人繼續旅程。到了原來的村落，警察下去了，給他謝儀，雖然再三的解說，仍不肯受。這表示共產黨是有很嚴的規律的。

回到莫斯科，迨把華欽斯加耶夫人送歸她的家中，返寓就寢，時候已近三點了。勞攘了一天，所謂農業者到底沒有見到。

七 工場巡禮

一覺醒來，知道今天又是涼爽的半陰天。

在食堂中，照例先看美金與盧布的兌換表。今天一塊美金的價格算起來是二十一盧布五十戈比。昨夜的晚餐美金一元八角算做俄幣，是十九盧布。

今天從午後起去參觀公衆食堂。

參觀的是『發勃利卡·古夫尼亞』第一號。在這裏工作的工人，薪金自八十五至百二十盧布，餐費一次約二盧布左右。本來俄國人每天只有一餐是吃得飽飽的，其餘幾餐可說是小食。他們領我看那公衆食堂的廚房，那雖不見十分漂亮，但比之以前的俄羅斯確已清潔些了。

接着便去參觀藝術家之家。那是四層樓的公寓。由彫刻家達西亞氏領導，參觀畫室，我要看看蘇俄究竟有沒有產生新文化，但是這室中的畫，却並不予我以深刻的印象。

當然在革命以來二十年之內，就要產生什麼了不起的傑作，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你要預定，那也許是近於勉強的。不過革命政府的重視藝術家，究竟值得珍視的。

達西亞的工作場中，有一架很大的電力發動機。政府似乎很願意借給這種機械，就這一點，也可窺見俄國政治家思想之一斑，他們要多量的輸入機械文明。

畫家都住在三四層樓。廚房寢室各一，狹小非常，頗見窮相。但是生活的憂慮似乎是沒有的。

過後我們又去參觀市外烏斯卡耶的療養院。那是科學者的療養院。蘇俄政府因五年計劃的成功，深感到技術者與科學者之重要。因此爲「技師」竟成了該國少年們功名心之目標。他們並且宣傳重視科學者與發明家。表示現在已不像從前那樣單是重視勞動者了。

爲要求其實例，又領我們去參觀科學家避暑的房子。那些建築在森林中的宏大

的白壁巨宅，大概是舊貴族的別墅。他們的意思也許並不是要我們看看這些所謂避暑的房子，而是在表示他們還保存着貴族的別墅並沒有都加破壞罷。但是看了三四所，一點也引不起感佩之心。因為久未修理，到處都有荒廢之感。尤其是庭中，望之滿目淒涼。這較之維也納的王宮與博物館的庭院，雖在財政短絀中還好好地保存着，可見俄國共產黨的領袖與維也納社會黨的首領之間，對於美的欣賞，頗有差別。從種種理由說來，凡對於美沒有理解的人能建設健全的社會，是不可能的。如果說我所說的美，是布爾喬亞的審美觀，那末繪畫、彫刻、劇場不是也可否定了嗎？說到庭中所植的樹木之美觀，是不該有什麼布爾喬亞和普羅的觀念的。不加修理的枯木，不論怎麼說是普羅藝術也說不上美的。

從前這庭園想必是很美麗的罷。從內庭到門口，整齊的矗立着兩排大樹。屋的四圍尚有從前花壇的遺跡。紅色、桃色、黃色的花，冷冷落落的開着。花也似乎怕敢開成燦

爛奪目的顏色，只是有所顧慮似的，化粧了一下。

房屋因為久未修理，到處有荒涼之感。其中設備可容客九十七人，底下的廳堂中，那些學者的家族三五一羣的在談話，內庭的網球場中，姑娘們正在打球。廳堂中還有一架鋼琴，一位婦人正在彈琴。

走上二樓，領着我們一間間看去。那和勞動者的房子大不相同，比今天參觀過的畫家房子也要好些。據說每月每人需二百二十盧布。但是房間狹小得可憐。小小的一間房間要住二個人，稍大一點就要住三個人。牀舖以外，僅有書桌一張。我看到世界上極有名的白髮老學者在這樣狹隘的房中寫東西，不禁黯然。

經了介紹，和二三個學者，交談了三言二語，提到日本科學者的名字。他們都身軀佹僂，似乎覺得被恐怖迫襲着一般，使人引起一種如囚人的枯寂之感。

過渡期的社會，常為斯大林這樣的有鋼鐵般意志的人所支配。住在理念世界的

人們，誠如嬰兒般無力的。

在那食堂裏，說請你吃飯，就無論如何不許你推辭。斯拉夫人原是很有人情的。我們那晚正受了天羽君的邀請，自不能久留。因此只想稍坐就走。可是後來有隻燒鴿子上來，味道太好了，後藤隆之助君竟吃了七個，我爲之吃了一驚，華欽斯加耶君也覺愕然。並且不僅主人爲之驚異不置，女侍者也頗納罕。這樣，直到詳細地教了他那個製法以後，後藤君才站起身來。

我們於是回到天羽君處，可是他還沒有來，由我們二個客人管目的吃。過了十時，主人臉呈櫻色的回來了。因爲今日日俄漁業條約簽字，他在外交部喝着慶賀的香檳酒呢。

接着我們就紛紛的討論日俄問題，我回家睡覺時，已是午夜二時了。

翌日是我在莫斯科最後的一日了。前幾天我曾托海外文化連絡協會，設法參觀

工場、官吏及勞動者宿舍的內部。這希望直到最後那天始得實現。那天我去參觀市內的工場。但看到的是勞動者的家，官吏宿舍終於沒有機會看到，就離開俄國了，真是遺憾之至。

我們先到一個名叫加里寧工場的羊毛工場去。

我在離開美國之前，曾在紐約和技術家亨利君有過一番討論。就是說現在俄國買了許多美國的機械，他們果能使用這些機械，並能迅速地學到發明機械的能力嗎？我覺得日本之能迅速的進步，因為他能在短時間內使用西洋的機械。我的意思就是說俄國果能使用機械嗎？這點，亨利君的意見與我不同。他說他是技術者，年輕時經常旅行中美及南美，在三十年前到墨西哥一看，只見火車的司機者都是外國人，墨西哥人中差不多沒有能司機的。可是去年到墨西哥，一個外國的司機者也沒有了。全部都換了墨西哥人。在托托里科（Porto Rico）也有同樣的事情發生。美國占領了這島，

行駛電車，會說不能使土人開電車。但是給他們試開一下，也覺得沒有什麼。所以所謂不是文明人便不能使用機械這種觀念，是錯誤的，不論那國國民，只要讓他們幹，沒有幹不來的事情。可是他雖這麼說，我可覺得難以承認。那些不大靈敏的俄國人究竟能使用機械到若干程度，我到俄國來時就懷着這樣的疑問。我爲什麼懷疑這點呢？因爲五年計劃的成敗，全由有無能力使用機械而定。

我走進了加里寧工場，向四週一看。在那間廣闊的房間中，有一架很大的機械在轉動着，發着很大的聲音。仔細一看，原來是一架德國輸入的精巧的毛織機。而操縱那一架大機械的，正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不論走到那一間，看見使用機械的大半都是年輕的姑娘。於是，我才知道今日的俄國，正在迅速地訓練熟練職工。還有，俄國人家中，蒼蠅極多，各種氣味紛然雜出，他們果能維持工場的清潔與否，實屬疑問。可是現在呈現眼前的羊毛工場，却清潔異常，工作條件也很好。勞動者們對於參觀者毫不介意，

只願自己工作。這裏那裏，許多人聚集着議論的，大概就是有名的工場委員會罷。

參觀過工場，便去看勞動者宿舍。一室中住着二份家族，約有七八個人。那正如竇蘭德君所言，他們的生活是無所謂個人的秘密，也無所謂生活的快感，並且是很不潔的。

過後我們便去參觀國立圖書館。該館設立於一八六〇年，藏書五百萬卷，居世界第三位。蘇俄政府似乎盡力在使這圖書館能夠完備起來。

不過設備似尙未完整，書籍之類也還沒有全部整理。但是據說正在建築新館，新館落成後，便可完全照華盛頓議會圖書館的形式整理書本。在俄國，正在建築次於英美的世界第三位的圖書館，我還是初次聽見哩。

我是對於日本圖書館的現狀很關心的人。今後民衆的學問，勢必不一定在正式學校內完成。就這點說來，圖書館設備的優良與否，於其國民的智能之進步，極有影響。

只要看到美國的卡納基圖書館，對於該國的民衆教育，其貢獻是如何便可明白了。

那晚六時起，得參觀試映的電影「帕曲姆金」之一部。是日俄戰爭中，發生於奧得薩的軍艦叛亂與市民蜂起的情景。照例一點也沒有性的題材。因此就表現的形式說來，頗爲新鮮。

就在那晚上，我乘了十點十分的快車離開莫斯科。火車一開出車站，我才安心過來。就是沒有害病，也沒有發生什麼事件，現在離開莫斯科了。

和我同一車室的，是一個美國的技師。他好像是生於波蘭的猶太人。承他的翻譯，使我得到種種的便利。

翌日十二時半，在國境尼葉各萊車站檢查完畢後，火車即開出俄國，我感到過去二星期壓在頭上的重石，突被取去，現在是自由與解放了。

臨走時本想送些禮物給華欽斯加耶夫人，可是無論如何不肯接受。她抱着一種

樂於爲社會服務的氣概。但在受到照顧的人這方面，却感到一種精神的負債了。這是我覺得離去俄國時所不勝遺憾的。

八 緊閉的實驗室

蘇維埃俄羅斯立在二隻腳上。

一是閉關主義，一是少數專制。

因爲有這二個條件，乃能繼續着如今日那樣的特異現象。由這兩個條件的存在，也許今日的制度可以依舊繼續下去。所以對於這二者，我們實有加以考察的必要。

所謂閉關主義者，有二種意義。一是物質的閉關主義，把四邊的國境緊閉起來，監督一切物質與人們的出入，只許那少數的物與人，可以往來。這像裝置了水閘的湖水，

把他與外界的接觸加以隔離。

這只有像俄國那樣領土廣大而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始有可能。在俄國，除了一些熱帶的產物外，在其龐大的國土內，可說什麼都有出產。因此，俄國與美國二國，實是可與其他世界隔離，而孤立生存的國家。也因此故，蘇維埃政權，乃能與全世界絕緣而像今日那樣保其存在。這在物質缺乏的國家，完全是不可能的現象。

所以在俄國，對於人們的出入往來，是關着大門的。凡是俄國人民都沒有出國的自由。倘是有之，現在究有若干知識階級能依舊留於國內，實是疑問。並且有多少工人、農民、商人，能夠留於國內，也在不可知之數。固然，因為農民一旦離了土地，便將不能生活，他所以只好留在國中。不能有什麼不平。但如工人與商人，則世界之大，到處都可生活。所以俄國現在能夠保障這些人民，不能不感謝嚴重的閉關主義。

還有是精神的閉關主義。嚴禁人民的出入，沒有言論的自由，這自然要使國民在

精神上與外國相隔離。這樣過了一年二年，再加上從來的惰力，以十年二十年的繼續，其國民的思想感情，勢必與世界隔絕成爲孤立。這便是使新政權得以存在的智能的條件所在。

這種互於物質與精神兩界的閉關主義，誠是使蘇維埃政權得以存續至今的根本原因，但其所以有此可能，則由於俄國的領土。因俄國的領土，甚爲廣大，且自成一體，在這當中並包藏有夥多的物質。

但是，單是這些，尙沒有存在的可能。這便是說除此以外，還有一個人的要素，即少數者的獨裁。

以只是百七十三萬的共產黨，而對一億五千八百萬的人口，掌握統治之權，推原其故，實緣此共產黨的內部構造是少數幹部的專政，而一般大衆，對於政治毫無關係，還有則因百七十三萬的共產黨員，以其如鐵的訓練，行使共產主義於國中。但是這種

獨裁政府，不如沙皇的專制那樣，與民衆生活無關，基礎甚爲脆弱，這是一種深入於大衆生活當中的獨裁制度。這便是俄國少數專政的優勝之點。

因此，只要這二隻腳能夠存續，俄國的共產主義制度也可保其存在。這是一種得以避免與世界其他組織相競爭的有保護的社會，也是在國內免除與反對黨自由競爭的有保護的制度。倘若把這二重保護都加除去，那末所謂共產主義制度，由其本質的價值，而與世界並國內的其他思想相競爭，果能有存立的可能與否，實是疑問。因此，世界固是恐懼蘇俄勢力的侵入，而另一方面，蘇俄也深懼世界的侵入。自然蘇俄的理由，是因爲這正在成立途上的新制度，常沒有完成之前，是不能與他制度相競爭。

在這裏，其社會的內容姑置不論，我覺得此社會存續的形式，實與日本德川時代相酷似。德川氏二百六十年的政權，便是由於嚴重的閉關主義並稱爲武士階級的小

數者之獨裁。因此，一旦到了閉關鎖國勢不可能，德川氏的政府便不得不趨於崩潰了。所以今日之蘇俄，將來若與外界一旦開始自由交通，到了那時候，蒙受危險的，誰能保證定是其他外國，而不是蘇俄自己呢？

這並不是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理論的鬥爭。這是一個實際的問題，我們只須看其制度，是否最能滿足人心的要求，而有良好的效果。

在一方，是關於生產、分配、消費的物質的問題，在另一方，是專制政治下人類精神的枉屈，與自由社會內人類精神的發達的問題。獨裁原是一時的權宜，不能作為永久的常態。無論那樣的善政，專制到底是專制，與求自由的人類本質相背反。故在少數獨裁廢止之後，如今日那樣的共產制度果有存續的可能與否，實為疑問，因為專制是不進步的社會之支配形式。

但是在對閉關主義與專制政治這二個條件，表示充分的不滿之後，還留着一個

巨大問題，即今日俄國所實驗的種種新制度，新計劃，對於將來的世界，究有怎樣的影響呢？

計劃經濟，對於今日資本主義國家內，經濟的無政府狀態，確是巨大的警告。還有，以服務社會的精神代替個人的獲得慾，俄國的這種企圖，對於以求利為本的社會，也確是巨大的挑戰。而由男女的同權，使家庭因以消解，對於向來的結婚制度，也無異是深刻的宣戰。他如否定宗教，謀澈底實現科學的時代，他們這種努力，對於宗教已失其心靈之力而墮於形式的社會，也是個巨大的衝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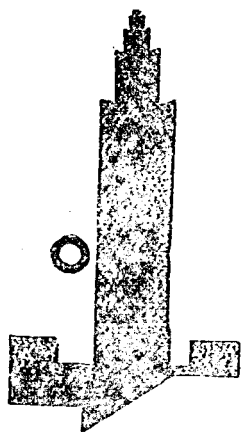
一國沒有外患，常亡。一種制度由其他制度尖銳的批判與激烈的挑戰，正足以為自己覺醒刷新之機。蘇俄的存在，至少對於其他社會制度是足以為警戒、激勵、奮發的資料的。

所以對於蘇俄實情的觀察，實可使陷於自己陶醉的安定社會，得到一種刺激，何

以故呢？因爲除去了一切不言，至少如今日蘇維埃政權之指導者與其黨員們，他們確是以嚴正拚死的精神而治事的。關於這點已是誰都承認的事實了。

從今以後，再過四五十年，人們對於蘇俄，有了可以自由批評記述的時候，這個爲社會的實驗室的蘇聯，必能對人類提供其成功與失敗的種種材料罷。

(本爲首頁的插圖即克來姆林宮前的列寧墓)



美
國
社
會

一 美國的家庭生活

現代美國的家庭生活，言其最顯著的變化，約有四端：

一、因了繁榮，個人的時間上產生餘裕。

二、因了機械的發達與家庭勞動者的減少，使美國一般人的生活，都日漸移至公寓或旅館。

三、男女間性關係的變化。

四、親子關係的變化。

這是過去的美國與未來的美國之分界線。因此之故，將來到底會產生怎樣的社會，這問題，成爲社會現象研究者最有興味的事。同時因爲機械的普及與工業的發達，

任何國家都遲早要造成這樣的形勢，所以這在我們也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國家制度與家庭制度，說起來究不是各民族運命上所具有的特質，而大抵爲由該民族獲得食物的經濟關係與維持生命的政治關係之結果所由生的事物，故若此經濟與政治一旦發生變革，其思想亦必隨之而變。這種變化，本是當然的。在這裏，賢明的社會研究者與指導者，所應當注意的，便是怎樣以使變化最合理，怎樣以造成最優良的社會。

時間的餘裕

由人間生活的形式，決定社會的組織、思想、與興味，故由近代的機械生活，其將使爲人間生活的根本的家庭發生革命，乃是當然的事。

美國人的都會生活，其家庭內的事務，若比之從前，實減少至三分之一、五分之一、

甚至十分之一。

水有自來水，火有瓦斯與電氣的供給，熱水是從早到晚的在地下室中沸着。做主婦的只須灌頭一開，無論水、火、熱水，都可隨手而得。即是要冰的話，也只須把水放入電氣製冰器，關好龍頭，就可成功。因此之故，飲食之事，自然大為簡單了。料理大多數的食品都可在家中造成，或者只須打個電話，就可送到食桌上來了。然而許多家庭却不如此，這樣，除早餐以外，普通都向飯館就食。

掃除等事也用不着了，只要用真空掃除器，這裏那裏的用以吸收一番，不到五分鐘，所有塵埃便都盡入於掃除器中。以後，只須用抹布把桌椅之類加以一番揩拭就是了。所以在美國，像我們的女傭那種不十分高興的，手拿着水桶掃帚的勇敢的姿態，是不可得而見了。並且，像用冷得冰樣的水所浸透的抹布，以揩拭廊下四處的技能，在美國的女子，也許是早已忘却了。不但此也，美國近來的建築，又太抵是以減少掃除手續

爲主。

至於裁縫之事，則當初是用手而代以縫機，最後則全部外出，求人去縫。在美國，這樣，以手縫紉的事，怕就要絕跡了。

床鋪的收拾也不用了。只要把壁櫥打開，將直立着的床拉下，放在室中，那便可以就寢了。

至於小孩的照顧，則在幼時有醫院，年齡稍長，請個看護婦，即如貧苦之家，母親外出作工之時，則在白天有安置兒童的託兒所。甚至如中產以上的家庭，小孩之事，亦漸漸託之他人了。

這樣，女子在家庭內的事務，自然漸漸減少，因之，本是幫忙性質的男子的事務，也從而減少了。

於是遂產生了時間的餘裕。

本來，所有的文化都是人間時間餘裕的結果。那末怎樣來消遣此餘裕呢？

於是或者以之讀書於圖書館，或者以之研究學校的課外講義。或者從事社會的事業，從事補助家計的職業。或者則全部以之爲汽車旅行、電影戲劇跳舞等交際。

但是，不管消遣的方法是如何，總之，男人女人，其家居的時間是大減少了。這是二者相同的。於是所謂家庭者逐一易從前那樣一家團聚之境而爲夜晚就寢或按時進食及通信的地址了。

因此之故，對於所謂家庭的觀念，遂以大變。當然，其於小孩的影響尤爲深刻。二親——尤其是母親——因爲都外出而不居家，於是所謂家庭者，在小孩便不是一個和樂溫煦之地。當少年少女之時，像我們那樣根深的好於家庭的愛情，他們既是沒有發生的機會，因之，此等小孩，一旦長成，其缺乏對於家庭的觀念，自是當然。

此種現象，在今日美國的大都會，尤爲顯著。在蘇俄，因着結婚制度的改革於是有

家庭生活的革命，但是美國則從另一方面，其家庭生活正在日趨崩潰的過程。誠然在美國的農村與小都會地方，還留着自昔以來的家庭。但是我們須知此等農民與中產階級，在美國的經濟組織中，是日趨沒落的階級。因着美國工業社會的進展，家庭生活勢必要生變化。在二十世紀，這實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大問題。

公寓與旅館

美國人這樣遂大抵捨其獨立之家而移於公寓 (apartments) 或旅館 (hotel)。這有一個原因，是因爲男女用人漸漸的沒有了。女人的職務日益加多，如商店的夥計、電話接線生、工場女工等，都可自營生活。於是除了服務於商店及工場的時間以外，其餘的全爲她們所自有。她們是自由而獨立的。當然，誰都不願意把一日二十四小時的時間，因於他人家中，受難以侍候的主婦的叱責而自苦了。

因此之故，家庭的勞動者，可以減少，若必欲雇用，也是工資甚高。普通自具居室，以爲一日三餐及夜間與星期休息之用，概須自百五十元至四五十元。自此以下，則惟有捨去獨立的家庭，而借住於公寓。男女用人，這樣亦服役於公寓。在公寓中，食事有共同的食堂，眞是最方便沒有。因爲各人都移住公寓，所以獨立的家庭，遂漸漸減少。有錢的人，則多向旅館定長期的租屋契約，各施修飾而移居其中，便利極了。

因這生活的變化，即自獨立的家庭生活轉回於羣衆生活，當然要使國民的精神與思想，亦隨之發生巨大變化。於是家庭的溫情與安寧的寂寞等，遂都無有，而爲能率本位的忙碌而不得安寧的人間，而以衛生設備的發達，於是來了健康；以寂寞之感的打破，於是乃有明快的生活；以家庭內部種種煩心之事之消失，於是乃有休養頭腦的休閒，以增加自己的聰明；又以與大衆的不斷的接觸，於是得常有與社會進步相並行的機會，繼續其精神的進步。

這便開始了那沒有煩憂、操心、及頭痛、胃痛、神經衰弱、營養不良等的明快健康的生活。

在世間，沒有全善，也沒有全惡，何取何捨，這都是人的思想趣味問題。但是到了某一時候，也許竟無取捨選擇的餘地，所謂機械文明時代，說起來便是這樣的一個時期。農業時代的家庭，到了工業時代，漸漸有不能維持之勢。在此變遷期間，其能善處與否，這是人間能力範圍以內的事了。

兩性關係的變化

化。
由上面那樣的變化，於是造成家庭的男女兩性，在其人間關係上，亦發生巨大變

女子要求與男子立於平等地位的運動，這是近代世界的一大潮流。她們這樣得

到了參政權，成爲職業婦人而有經濟上的獨立，並改正了從前的法律，廢除對於婦女的不平等的制限。猛烈的從事於此種運動的婦女們，加上了男子共同的聲援，於是在美國，女子的地位，差不多與男子的相近了。

尤其在經濟上，發生了二種現象。第一是女子職業的增加，女子這樣可以無需男子的照顧，而得到金錢。第二是民法的改變，女子與男子同樣得以繼承父母的財產。至於丈夫死後，做妻子的有繼承權，那是當然。

於是女子遂可不必如以前之所言，須依從男子的意旨。女子的態度，這樣遂來了變化。

向來家庭內的君王是父親，尤其是在清教徒的家庭內，真是專制已極。現在因爲漸漸的主婦亦得與主人同樣爲家庭的主宰，於是父的獨裁權遂崩壞了。

由上所述，在這裏更發生了其他的變化，那便是對於性的思想上的變化。這是愛

倫凱 (Ellen Key) 愛里斯 (Havelock Ellis) 等思想家對於舊日的性道德提出新說所給與的力量。但是，老實的說一句，使男女兩性的關係發生變化的實爲歐洲戰爭。戰爭破壞了各種的事物，向來只限於女子須守貞操的性道德，現在也爲所破壞。

此種歐洲的影響，一到了美國，於是在青年男女之間，遂發生新的變化。從前那樣對之抱着嫌忌的態度的，現在一變而對性的問題，交相討論，並且實際的行動也發生了變化。關於這問題因爲未曾收集有實際的材料，對於真相雖無所知，但是對於性道德之改易，乃係近代社會最大的變化，一般人已很少有懷疑的了。不過對於性的問題的奔放，各國人民互相違其批評，究是多事。因爲誰都沒有正確的材料以爲根據。

現在美國所發生的一個社會現象，便是要求改革結婚與離婚的制度。法官林綏 (Ben Lindsey) 所提倡的友愛結婚，現在已是天下的大問題。而在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主張性的自由的人們，差不多沒有例外的都是自持甚嚴的。例如愛倫凱、愛

里斯以及林綏，都如這樣。他們因爲自己有着高尚的道德，所以對於形式上的維持此行不通的制度，致結果造成偽善的社會，深爲憂慮，反之，那些反對他們的主張的人，却大抵是身行不檢的。

由林綏的主張，男女二方可不據美國結婚的形式，實行同居，待若干年實驗的結果，彼此都有可以偕老的確信時，於是乃正式結婚。這是他多年任但佛 (Dorvor) 的法官，考察許多人的家庭問題後的結果。他因爲痛感於美國今日那樣的一夫一婦制度，其實却多不如此，於是主張此改良主義的論調。這情形，我們試一觀美國的離婚數，便可明白。據一九〇〇年的統計，是結婚十二、離婚爲一的比例，但到了一九二四年，却成爲結婚七與離婚一的比例了。

在美國，當離婚之時，夫對於妻，必須出贍養費，因之，離婚以後，女人的位置頗爲有利，所以離婚的訴訟多是由女子方面提出。

近頃以來，對於小孩的照顧，規定爲父之權利的法律，漸次發生變化，父母二方都得對小孩，平等的有所主張，所以女子的地位是大爲提高了。

這樣，家庭中心的夫婦關係，因在思想上實際上都有變化，當然，家庭自身亦不免發生變化。而如從前那樣盟誓神前，偕老百年的約束，現在既可隨便加以毀棄，對於家庭本身的意見，自然也大不同了。由有些人的痛烈的評語，說這是婚姻制度的破壞。但是其實，這還是由工業文明所生的結果。

親子關係的變化

使美國家庭發生變化的一大原因，便是親子關係的更變。

「我們對於近來的少年，常是中懷惴惴地，美國的父母是對其子女過着恐懼的日子的。小孩的話，一定要依他纔好，依他拿出錢來，切不可任意，因爲他們一不高

與，常要捨去父母，到什麼地方去也不知道呢。」

這是一個中年婦女的述懷。

有一天，我應了一個美國人的招，到他家去晚餐。我親目見了兒子對父親的不遜的態度，心中起了非常的憤慨。

在美國，兩親的王座，便是這樣在崩壞中。

這當然不是全國如此，大多數的美國小孩對於雙親是依然抱着深深的敬愛之情。但是近代思想的特徵，我們須知是 Authority 的滅亡。一切事物都日漸失其權威，喪其命令他人之力。這個特徵便是所謂德模克拉西。德模克拉西一到了家庭，於是子女便不認父母的權威了。

雙親方面，這樣遂趨削弱。而因子女思親之情，決不及父母懷子之念之甚，所以對於子女的脫離，父母方面覺得很是難堪，而在子女，則到什麼地方都可生活。因此之故，

Authority

美國社會

每當父母一有責言，做子女的便不惜遠離家庭，到異鄉去謀生活，甚至與父母不通往來。這在父母自是難堪的苦痛。故做父母的，口頭雖似強硬，而結果則反常對子女讓步。因為父的王座的崩壞，遂使美國的家庭與舊來的大異其趨。到底從怎樣來求新的調和呢？這是美國的一大社會問題。

使美國家庭生活所以大變的一個原因，是由於汽車的普及。

當沒有汽車的時代，人多固定於一地，像樹木一樣生長於其出生之地。但是一到有了汽車，人便成了動物，可以隨意的往來活動了。當固定的時候，其生活的根據地是家庭，但是一旦可以自由行動，汽車便成了他們生活的根據地了。

男女的關係也如這樣，當固定於一地的時代，因為世間有耳目的麻煩嫌忌，對於一切行動，自然不能不仔細慎重，但是一旦有了汽車，可以在倏忽之間，就到異地的都市，沒有什麼相識的人，自然可以不顧一切了。

又如夫婦，因為有了汽車，外出之時，自然增多。家庭觀念，這樣便難免日以減少。尤其是小孩，每人都有了汽車，一日之間，大部是在外面過生活，當然要日與家庭父母相離了。

至於將來，倘若到來了飛機時代，無論何人都得有一架飛機，在倏忽之間，可以任意飛至國外，在那時候，人間的思想與生活，究竟將有怎樣的變化，則在今日，我們似尚不能想像。

人間的思想道德，是以我們所用的器具與機械而變。因此之故，機械文明發達的美國，其變化的發生亦最早。但若把這視為只是西洋的事，像隔岸觀火樣漠不關心，究竟是不可能的。

春天既已來到了戶外，一夜春雨，滿山花正開，要到這時候，始知冬已去盡，那是遲了。我們在今日，真應該有明日的準備纔是呢。

二 美國男女的衣服流行

在走上美國大陸的瞬間，使歐洲移民一般的感覺到的，是美國女人衣服的華麗。從前有過一個波蘭移民，他最初上陸於紐約的印象，說是『美國在街上走着的女人，都是伯爵夫人。』這笑話，現在尙流傳於人口。我們由此可知美國的繁榮，但是同時，這當中也表示美國社會思想的根本乃是平等。這在我們少見洋裝的東方人看來，像美國那樣的女人，要分別其爲主人或女僕，實在是困難得很。因爲往來於紐約大街上的女人，無論她是百萬富翁的女兒，或者是電話接綫生，本來是難以區別的。她們都穿的短短的綢衣、絲襪、剪了髮，戴着意氣軒昂的帽子，上面綴着花朵或者草葉，有非我們的凡眼所能辨別出來。

卽如美國男子，我們從衣服中去加識別，也是困難得很。誰是傑姆斯倍爾的製作，誰是梅西的廉價品，我們若沒有把衣服脫下，看過牌子，到底是分不出來。卽是他褲子的條紋稍遜，但究亦不能立即斷定說他沒有錢。總之，美國人在衣服上是一天一天的喪失其上下貧富的區別了。不過比起歐洲人，一般的是美國人的衣服較好。

關於所謂衣服哲學，我們且讓之加萊爾總之，人穿衣服的理由，不外是第一，用以禦寒，第二所以區別社會地位的高下，第三所以引動異性的注意。

但是禦寒用的衣服，在今日的美國，却漸喪失其作用了。這因爲如美國那樣暖房裝置非常普遍的，無論嚴寒天氣，室內溫度，大抵七十，一年四季，衣服可以不須有太大的變化。至於外出之時，則披上厚的外衣就是。因此，美國人的衣服遂漸漸趨於簡單了。所以美國人無論春夏秋冬，有許多是同一的衣服，只要外衣內衣有相當的增減，衣服便可無需變化。

至於爲表示階級地位用的衣服，則至少在美國今日，也幾可說是無用了。只是到上等的旅館去時，因爲穿了舊衣，有給人領導至低等房間的不便，但是以後，則什麼衣服，都由人任意，與社會地位沒有一點關係。這是與英國那樣完全不同的。

又如爲了引動異性注意而穿漂亮衣服，這在男子也是無用，反之，這在女子，却不是沒有効用的。因爲在今日那樣生活艱難的個人主義的社會，男子若毫不考慮的與人結婚，那末，以後爲了家庭，就須勤勞困苦，以謀溫飽，而許多女子則可終日不事一事，他們這樣因不堪將來的苦痛，多漸漸趨於不結婚，故美國裏面雖是女人的天下，其實美國的女子反是爲了引動男人的注意，實費了非常的苦心，以講究衣服。

這便是今日美國女人的服飾，比之其他一切，有明白的表示之故。

近年以來，衣服的變遷，在美國是以女子爲最甚。第一棉布織品是無論上衣下服，都已漸被淘汰，手織物及紗類（Knit）之需要，亦漸減少，代着此等事物，一般女人都改

用綢、人造絲綢及毛皮，這幾乎是所有各階級普通的特色。實際上，我們倘若開步美國街上，則紗線織的女子，已可說是絕無僅有，而大抵都是絲或人造絲的了。即如衣服，則甚至如小孩，也沒有穿棉布的，大抵都是絲綢。至於買不起絲綢的，則用人造絲的製品。因之，人造絲的需要，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七年這八年間，從九百萬磅增至九千六百萬磅，約增加十倍。

但是同着絲綢的需要的增加，女子的衣服，却非常的縮短了。尤其自一九二四年頃以來，短到極地。裙子縮到膝蓋以上，衣服減到背心露出了一半，二只手臂像夜會服似的都露了出來。這樣，自然可使綢之使用量減少，使衣服費得到節省。例如夏服，我們若把男子的洋裝與女子的洋服一加比較，則其重量，男子可說是有十倍。說起來今日美國的女子，真如從來的所謂『輕羅被體』了。

又關於衣服，美國人也不如從前那樣自己裁縫。現在都是到百貨店買現成的。因

之，布疋的銷場比之四十年前，據說是減了五分之一。

在這裏，勢必發生這樣的現象，即女子的衣服因為須依賴他人裁製，結果她們對於衣服的品質，失去了鑑賞力，而完全為裁縫舖的趣味好尚所左右。所以今日美國百貨店女子衣服的販賣方針是：第一形式，第二價格，第三品質。這便是說凡形式漂亮的流行品，即價格稍高也是能迅速脫售的。因此之故，呈着這樣的奇觀，價格高，品質惡的衣服，反是容易出賣的。這明白的表示現在美國女人對於衣服的目的，是集中於以漂亮的姿態引動異性的觀念。

這個傾向，無論女學生及勞動婦女，都是一樣。在這裏，實存着美國的平等思想。這樣，今日美國的衣服是與其人的職業或社會地位，已完全沒有關係了。

但自一九三〇年起，女人的衣服忽又變而為長。言其內部的動因，則由衣服舖自己的打算，因為流行一變，一般人就得置買新衣；衣服改長，用料較多，絲綢的營業就可

大爲增加了。

不過我們若再進一步來作考察，則還有一個原因，因爲像以前那樣袒露的衣服，一般人覺得反是喪失女子的魅力的。蓋人們之間倘若彼此都是全部裸體，那未必完全失其相互的魅力。人們必須各色各樣的衣服，把身子掩蓋起來，纔能引起他人的好奇心而發生魅力。這便是近來女人的衣服，由與南洋土人相近似的半裸體，使人覺得反是減少女人的魅力，而再轉到另一極端之故。

去年以來的衣服流行，若與以前的相較，是大爲加長，以前縮到膝蓋以上的裙子，現在幾於長到曳地。說起衣服的流行，實是可驚。世界之大，真不知有幾千萬的女人，唯唯諾諾的受衣服舖的玩弄呢。因此之故，在美國，像前年所流行的短衣服，現在是幾於不可得而見。我們由此，可知所謂衣服者，蓋已全然失其實用之意，而以裝飾爲主，不過是女人用以引誘異性的一種裝飾而已。

這樣說來，好像對於衣服只有女人化錢，但亦不盡然。在衣服的裝飾方面，固然美國男子的衣服，自百年前的時候以來，即失其色彩，成爲今日那樣灰黑平凡的。但在歐洲也是這樣，男子之廢去五色斑斕的衣服，也是當百年以前，產業革命的結果。即如日本當德川封建的終世，男子的衣服即失其色調，成爲今日那樣單調的著物。

不過男子的衣服，雖是平凡單調，但可決不是省錢的。由英國現代小說家倍乃德（Arnold Bennett）之所言：西洋人的衣服，男子是比女子更費錢。因爲洋服雖可穿的較久，但如白襯衣或綢衫，以及硬領、襪子、手巾等，往往每天都須加以洗滌，若一一計算起來，男子的衣服，在形式上固是難看得多，但在經濟上，怕亦與女子相差不遠哩。

但即是男子的衣服，美國的男人在世界上，恐比誰都穿的上等，並且其價格也是品質以上的高價。這是我們可由同樣的洋服，英國所製與紐約所製，其價格的懸殊而看出來。

三 新舊總統交替中的美國

繁榮夢一旦醒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日共和黨國民大會豫選商業部長胡佛爲總統候選人在其承諾的演說中，他曾宣言：

『人類最古而且可說是最貴的渴望之一是貧困的絕滅。在現今的美國，我們已經行近到克服貧困的最後目標，其程度實爲他國的歷史所未有。貧民救濟所在我們美國正漸漸消滅。我們雖還不能說已經達到了最後的目標，但是我們若能繼續我黨過去八年以來的政策，那末，國中沒有貧困的日子，或者可以看到』

罷。總之，惟使人各有其業，始足以保證貧困的絕滅。這便是我黨所要主張的政綱之根本。」

這段話生氣橫溢的響徹全美。於是不出五月，他便以歷史上空前的多數而當選。一九二九年的三月四日，成爲幸運的寵兒，而威風堂堂地跨進白宮。

有史以來所未見的「美國繁榮時代」於是開幕。而所謂胡佛繁榮者，概括起來便是股票的暴漲。

美國的股票暴漲，在前任顧理治總統的時代，曾稱已達絕頂。但在胡佛當選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却忽然出現了所謂「胡佛股票景氣」，一下子便突破了那年三月的「顧理治景氣」。於是在每天三百萬買賣的紐約華爾街的證券交易所裏，呈現了空前的佳況，一天達八百二十五萬的股票買賣。股票的價格，隨買者的優勢而極度升漲。例如無綫電股票每股爲七弗五十四仙，若依美國通常的算法，股票市價爲十倍，則



佛胡託總前美

額自二十八億弗增加至三十五億弗，曾使銀行家爲之煩惱，但到一九二九年，却造成
了六十億弗的新紀錄。

爲七十五弗左右，可是到十一月末的時候，已有四百弗那樣法外的高價的呼聲了。同時，其他一切的股票，均陸續暴漲，喜歡股票的美國人的財產如氣球上升樣的劇增起來。無名青年在一天之內獲利百萬弗二百萬弗那類的新聞，喧傳各地，成爲常事。當一九二七年度，銀行爲股票而出借的數

在美國全土，差不多任何一人都有有價證券，而因無論何種有價證券，買進之後，便可立即騰貴起來，竟達一倍三倍甚至五六十倍之高價，所以一般人之將其所有的財產盡傾於股票投機那種狂熱的狀態，是不難想像的。

這根本的觀念便是以爲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猶如金城鐵壁，美國的繁榮是永久不會變動的。而對這種美國國民的自己陶醉，加以興奮劑的，是胡佛的美國社會贊美論，使全美的景氣乃勢如奔馬，而不可遏抑。

當時到美國去旅行的人們，對於那種泛濫如洪水般的黃金之波，都莫不爲之胆戰心驚。聲聞於天那樣的高笑着，駕着新式的汽車的美國人的人波，西自加州，東至紐約，一路上絡繹不絕。原來四人半一輛比例的汽車，馬上便如福特之所自誇，變成每人一輛的時代了；這令人感到以汽車來代鞋子穿着走路的時代，或者不遠也就會到來罷。

這種繁榮，到了胡佛就任那年的秋天——一九二九年九月遂達於絕頂。

到那年十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忽然來了一個大暴落，但是那時以大銀行家的協力，提供了二億四千萬弗的金額，曾挽頹勢於一時；然過了五月，更襲來了大恐慌，將八年以來的美國的繁榮，如肥皂泡那樣的吹飛了去，成爲一場春夢。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那一天，實是近代美國史上劃一轉機而應該記憶的日子，就在這一天，『時代是告終了。』

現在隔了三年，回顧當時的大暴落，實使我們不僅對於美國一國的變遷覺得明白，即關於近代社會的起伏，也會感到許多的暗示。此次大暴落以後的三年間，是總統胡佛與其左右的人們，傾其必死的努力以期挽救不景氣的時代。然而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費，破產者每天不絕，失業者月有增加，還有比此更深刻的，則爲那麼冲天的意氣，現在從美國國民的肚子裏都消失盡了！

我們旅行歐洲，看到那樣的不景氣，回到日本，又見到同樣的不景氣。但是歐洲與日本的不景氣，是像舊家漸漸崩潰那樣的不景氣。而美國的不況，則為從繁榮的絕頂，一夜之間，即墜入九重深淵的悲境；是生息於好況時代，沒有失敗與悲運的經驗與鍛鍊的國民所受之不景氣。所以鐵錘一下，全美一億二千萬的人民，莫不啞然若失。

這種精神的變化，在今日的美國，是最足以映入遊子眼簾的顯著的現象。

原來美國雖在今日，也還是有着全世界金塊的大部分，包藏着無限的天然資源，為世界第一債權國，世界第一的工資最高的國家，且政局安定，生活水準依然超於世界列國。所以不景氣雖然不景氣，但却不像其他列國，而居於有利的地位。其恢復，較諸列國，當然為最有希望，即直至今日，美國也曾經過幾度這樣不景氣的時期。不久，美國便可以原有的優勢而復於波繁榮的境地罷。

當不景氣剛剛襲來之後，大部分的人都這樣想。尤其是政治家與實業界的巨頭，

常以這樣的話來鼓舞民心。然而時隔三年，這一切的豫言，竟毫無實現。美國的民心卒在無形之中來了變化。

其一是舊勢力的失墜與新勢力的抬頭，還有則為對於舊制度之非常的懷疑。

新時代的暗示

如果從這樣的立場來眺望今日的美國，那末，隨處都可看到各式各樣的社會現象。

若從經濟方面來說，有消費的劇減，言其原因大概由於大眾的恐怖心。因為股票的暴落，銀行的破產等，致有許多對於貨幣、物品俱感到恐怖的人們，他們都以藏匿金塊為唯一的方法。甚至如某一富豪竟將所有的財產換成金塊，貯藏於自己的遊艇，從這一港航行到那一港，而周遊於海上。這雖是極端的例子，但我們却可以感到在此種

微妙的社會心理裏面隱約地躍動着，而正威脅着美國的信用制度的事情。

這樣的消費節約的傾向，引起了生產的制限與物價的低落，結果產生了空前的大羣失業者。在今日，其數已達千三百萬的失業者，如果置之不顧，那末恐怕要達到二千五百萬，也未可知。在世界的大都會，乞丐最橫行而最多的便是柏林與紐約了。

股票暴落的結果，不負重創的人，幾乎一個也沒有。在美國許多人們現在都餘着那僅係賬面上的數字的財產，氣息奄奄地等待景氣到來的日子。因此，不動產的價值暴跌，巨大的摩天樓，其所有權之移於清算人手中者，日有所聞。像前年落成稱為世界最高建築物的 Empire State Building，因無人租賃，門可羅雀，致貽人譏為 Empty State Build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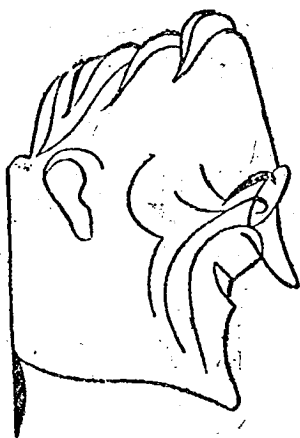
過去三年間美國的努力，是想把美國社會恢復到一九二九年十月以前的狀態。其象徵便是胡佛。

但是三年間努力的結果，有心的人們所感到的却是要使美國恢復原狀，事爲不可能。但嫌惡理論的美國人的心理却並無溯社會哲學的根本而探求新的意識形態之意。故以今日的不景氣，還不致馬上使他們想研究俄國的共產主義、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或英國的理想派社會主義等。

固然，因了這種不景氣，使蘇俄研究的書籍得以暢銷，那是事實。左翼文藝的讀者頗有增加，左派戲曲亦碰到非常的景氣，也是事實。興達斯 (Engels) 所寫研究俄國的 *Humanity uprooted*，是一九三〇年適時的書籍，辛克萊 那部以禁酒爲題材的小說 *Wet Parade* 銷路頗廣，特拉賽 (Dresser) 的小說 *American Tragedy* 電影化後，竟收到了二十萬弗的版權，奧尼爾 (Eugene O'Neill) 的戲曲 *Strange Interlude* 有五十萬弗的上演收入，——那樣的盛況，無疑的是左翼作家的流行時代。

然而若說這種左翼理論對於實際生活的影響是如何，那末這種急進的思想，實

爲美國的大學所排斥，我們只消看這種思想的代表者，社會黨總統候選人湯麥斯，在差不多四千萬的總投票中，只獲得八十萬票，即足見左翼理論之尙未深入美國的大衆。這不過對於少數的智識分子有了影響而已。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類思想的抬頭成爲美國的實際勢力，似還須相當的時間。



美國總統羅斯福

然則這一切民衆的不滿，集結於什麼呢？那便是『反胡佛』的運動。於是這一切的勢力乃和反胡佛的唯一之有力的代表者羅斯福聯結在一起。在這裏，我們有一個研究美國心理的索引。

即今日美國民衆心頭的最大問題，不是滿洲問題，也不是俄國的五年計劃，更不

是歐洲的戰債問題，總說一句却爲怎樣消除不景氣，提高物價並使失業者減少的問題。若說到這種不景氣的責任應該由誰來負，那當然是現任總統胡佛。所以不景氣即胡佛，便成這次美國選舉的目標。

至於從實際的辦法方面來說，要怎樣纔好，那末最迫切的便是找一個代替胡佛的人。這便是第二黨的代表者羅斯福。這不僅是一般民衆，就是比較學究式的人們，也都不同情於從事第三黨運動的哲學家杜威博士，不贊成代表社會主義思想的湯麥斯，而投羅斯福的票。

若說到羅斯福自身究竟代表什麼，那末老實的說，他便是能以巧妙的政治家的普通手段利用胡佛的失民心。他自己與其所宣佈積極的政策，毋寧說是消極的高唱反對胡佛的。他這樣以壓倒的多數而當選。

但若自理論方面來觀，那末羅斯福可說是代表到穩健程度的新時代的轉向現

今美國的不景氣，並不像過去百年間美國所常常發生的不景氣那樣，只是循環着的景氣不景氣的交替作用，而為美國社會本身已走到山窮水盡的境地，因此，恢復原狀，成為不可能的事情。至少是已經走上非今日的富豪與指導者凋落，而新的年輕的人們起而代之掌握金權與政權不可的那條路了。既然是這樣的時勢，所以當然隨之發生的那樣要求改革的空氣。

表現這種意念的，是去年五月羅斯福的播音演說「被遺忘的人們」。他聲明要造成為美國社會所遺忘的人們謀幸福的新的政治。這篇演說，當時頗引起人們的好感，因為這是代表中產的大眾，對美國統治階級的大資本閥的一種聲明。在演說裏面，他並且攻擊那要在美國刺激階級意識，原為貧民，近來與大資本家交歡的同黨的史密斯（Al Smith）。但此演說，在東部沿岸却不得人心，只在中西部大受歡迎。因為這合乎美國進步主義者的意氣。不過羅斯福在選舉遊說的時候，却不曾提出這種理論。

的聲明，其原因便是由於在這必勝的爭戰中，提出許多不必要的約言，是會拘束他的將來的。

我與羅斯福左右的人們，曾在選舉戰爭後有過許多次長談的機會，據他們所告訴我的，羅斯福之新內閣一成立，必將具有一種新氣象，使全世界為之吃驚。我想：他繼承了威爾遜所遺下的政治的財產，在社會思想方面，或者可比威爾遜更進一步罷？其如此，能於此時猛進一步，那末在這變遷途上，使美國得有一大轉機，他的政治家的名字，必將在史上永久的留着。

可是他究竟怎樣呢？

現代美國鳥瞰

橫在羅斯福面前的大問題是怎樣收拾這為美國生活基調的個人主義的資本

主義制度。他的前任顧理治與胡佛曾始終爲這種傳統主義而奮鬥。顧理治的政治信條之一，便是少干涉個人事業的政府爲最良的政府。這便是委大資本家以活動的自由。胡佛也如這樣，堅持美國應繼續以個人的創意爲基礎的自由競爭的國家不變。

然而過去三年間，最顯著地出現在美國大衆眼前的，是與日俱增的失業羣衆。他們常常聽到的，是世界上沒有失業者的國家只有蘇聯。美國人對於討論共產主義是非的理論，雖無興味，但完全沒有失業者那種具體的事實，却深深地打動了他們的心；因此，爲探索其原因，乃從事於俄國統制經濟的討論。

一九三〇年的美國，統制經濟可否的論爭，盛極一時。有些人以爲即在資本主義社會也可以有統制經濟，還有些人則以爲今日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不能防止失業者增加，所以必須採用一種有統制的經濟，而後者實比前者更能聳人的視聽。

當一九二八年總統選舉的時候，民主黨候選人斯密斯曾主張以國家的權力來

做電力公營，共和黨把它當做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而加以攻擊。但是在一九三二年總選舉的時候，對於同是民主黨的羅斯福所主張的電力公營論，共和黨却不曾加以嚴厲的攻擊。這原因便是，一九二八年的繁榮頂點為資本主義萬萬歲的時代，反之，一九三二年則為不景氣的極底，對於資本主義懷疑的時代。

所以新總統羅斯福將怎樣來改革原來的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實是美國最有興味的政治現象。這是雪奧特爾·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曾欲完成而未果，威爾遜 功成一半而中道崩殂的事業。但是今日美國之不景氣，却使這種新方向的着手，比較容易。如果他能夠大膽地走上這條路，那末他將為美國劃一新時代是無疑的。

其次，新總統當前的大問題是怎樣處理現今美國中心主義那種強烈的傾向。歐洲大戰使美國一躍而為世界第一的富強國家。利用這種富強有兩條路。一是利用它來做世界的指導者，威爾遜 曾走這條路，以遭國民多數的反對而失敗。還有一

條是將這種富強充分地利用之於美國利益的擴展，這便是美國中心主義、共和黨會以代表此思想而敗威爾遜。自哈定而顧理治、胡佛的三代，便是這種思想的實現期，其結果為：國際聯盟的不加入、戰債的催索、關稅的提高、外國投資的節制、移民入國的禁止、國際裁判所的不參加、國際會議的回避等等。在過去十二年間，美國埋頭內政，始終以國內的繁榮為其目標。

其在思想方面的顯現，便是美國至上主義的高調，三K黨的抬頭，在鄉軍人團的運動、百分之百美國人的宣傳、各種外國人的排斥等等。所以美國是充滿了言論自由與壓迫的不寬容的空氣。

但是美國的不景氣的恢復，實非其一國的努力所能成就。美國不景氣的恢復，有待於世界共通的不景氣之改善，事固甚為明顯。然則這種美國至上主義與世界不景氣的緩和，怎樣的使之調和呢？美國是否將復返於昔日威爾遜的時代，再居於世界活

動的主導地位呢？還是仍堅持單在國內維持其高價的工資與物價的政策呢？——這都是新總統當前的大問題。換句話，便是在減低關稅、改訂歐洲戰債、承認俄國等問題上，是否將勇敢地做去。

還有一個在新總統前面的是社會的問題。這便是由禁酒法所造成的一切風紀的廢弛，將如何加以振飭的問題。胡佛是自持頗嚴的紳士的典型。然而他那種清教徒的倫理道德觀，在指導新時代上，還是一種障礙。例如他那唯一的禁酒法維持論，在另一方面，反而使卡坡內那樣的棍徒繁昌起來。廿三歲的年輕的意大利無賴，應支家哥的頭目脫里阿之招，來到支家哥，不到一年便組織了大規模的祕製酒精團，配置保護這個機關的棍徒，對支家哥全市供給酒精飲料，暗殺反對的人，儼然為一國內國家。每年有一億五百萬弗的總收入，自任首領，驅使數千的黨徒而使全美為之戰慄，那樣的故事，簡直是無異於水滸傳裏的英雄。

還有這種非人情的禁酒法，實反使青年子女成爲強烈酒精的嗜好者，在男女性道德上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並成爲對美國家庭制度的一大威脅，這都是當此新時代的政治家，應該認取時代思想的變遷而善加處理的問題。

不必等弗羅特與藹理斯的議論，性的問題現在已經是全世界根本變遷的一大動因。這個問題的顯現，在社會思想上也正相反的以俄國與美國最爲熾烈，且爲運命的惡作劇。

這種社會道德的根本，與政治關連頗深。新總統將怎樣訂立禁酒法，以統制今日美國之社會的混亂，這個問題好像頗爲容易，但因關係頗廣，是個非常困難的問題，究竟也是測驗新總統手腕的試金石之一。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在

柏

林

一 民主政治的前途

『所謂民主政治者，到底怎樣了呢？』

這是現在呈露於世界面前的一個大問題。

當歐洲大戰之中，美國總統威爾遜曾在白宮中發出這樣的吼聲：

『爲了保障民主政治的安全，我們參加這最後的戰爭！』

這是說這次的大戰，其目的在打倒愷撒所代表的軍國主義的專制政治，而確立爲一般大衆謀幸福的政治。所以美國要以十字軍的意氣參加戰爭。威爾遜的巨吼，這樣不僅煽起了全美的狂熱，且響徹於歐洲全土。德國果然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初，發

生與威爾遜的政治理想的共鳴，實行政治革命，推翻舊日的官僚政權，創立民衆政府，使亘時四年有半的大戰，於以告終。

在和約簽字的次年，韋爾斯的歷史大綱出版。這更改了世界的人文史，指出民衆解放的步調與獲得自由的潮流，暗示新人類以共榮的方向。

又過一年，華府會議開會，成立有史以來所未有的國際軍縮條約。民衆的願望，像滿潮似的實促成了這條約的成功。

如威爾遜總統之所唱導，也如路德喬治、白里安、斯末茲、威尼齊祿、馬賽里克等之所應和，歐洲大戰果是爲了保障民主政治的安全的最後戰爭嗎？

自一九二二年起，忽然民主政治的潮流轉變了。在法國，白里安失勢，國家主義的樸蔭開雷繼執政權，對德實行魯爾的保障佔領。同年在英國，路德喬治下台，保守黨的波那勞執政。英國的政治，向右迴轉。而爲戰敗的德國的明燈，內外信望的中心的賴體

諾，則斃於刺客的飛彈，使德國又沈淪於暗黑的淵中。

這樣，就在秋季的十月，慕沙里尼以三十八歲無名的壯漢，率領了九萬的青年，堂堂的進軍羅馬，利用暴力，奪取政權，於是停止立憲議會，剝奪言論自由，凡是反對黨人，或投之獄中，或放之國外，從此建設起完全反民主主義的新政治組織。

這否定了那些說他不久便要崩潰的預言，日積月累，却反而基礎一天天的鞏固，在一九三一年的革命紀念日，慕沙里尼的演說有云：

『法西斯主義現在已達到輸出時代了。』

儼然表示其發達繁盛至於何種程度。

這離去威爾遜民主政治的演說不過十四年。對這風雲兒，倘若無人的言論，使全世界都爲之愕然。

就在這個時候，歐洲的一角，忽然又出現了一個風雲兒，想一試其異曲同功之技。

他像風掃落葉似的，把厚重不動的國民，頃刻之間，盡收於自己的樂籠之中。這是誰？便是德國的希德拉。

他出身自一個退伍的班長，一九一九年加入黨員六人的國民社會黨。一九三二年春的總統選舉，他對着爲國民的偶像的興登堡元帥，表示其相頡頏的威容。這實使他成爲全世界的驚駭的對象。

『民主政治到底往何處去呢？』

這是在全世界的耳中，如雷般響着的巨聲。

蘇俄共產黨的專制政治，意大利慕沙里尼的獨裁政治，這是型態已定了的既成品。但是希德拉的運動，現在還是沒有成型的未製品。因此，世界的目光遂不期而集中於德國。

因爲希德拉的運動若一旦成功，勢必與波蘭發生衝突，於是接着就須與法國發

生戰爭。倘是這樣，那末其意義便是世界戰爭的再發。

這樣，美國借給德國的二十億元固然無法取償，而先前借給協約各國的戰債，也要一筆勾銷了。這是非常的巨變。

因此，世界的視線遂全集於希德拉的一舉一動，不絕的以電信、會見記、論文、旅行談等，從柏林發送給全世界。德國這樣，完全以與前不同的意義，成了世界的中心。

從美國報上讀到了柏林的消息，我不期然的起了無論如何，要遊德國的意願。

現在的德國，是以二種意義，引起日本興味的國家。一是經濟的困難。人口多而土地狹小的德國，要怎樣纔能脫出今日經濟的難關？這在我們日本人，實是包含有許多教訓的問題。還有，德國是民主政治的經驗較淺的國家，所以是對於民主政治的失望，逼於人心的國家。這到底要以何等形式纔能展開新局面呢？因此希德拉的德國，是比之慕沙里尼的意大利，更能引起我們日本人的注意的國家。

且這與法國不同。法國是個安定的國家。無論思想上、政治上或經濟上，都是與日本的關係很少。我們可以把法國當作美景以爲觀覽。但在波濤洶湧的日本，我們不能從法國學得什麼東西。

於是很想立即往德國去。

這樣的想着，胸中滿是到德國去的願望了。

巴黎總會的事既告完畢，毛羅亞君（André Maurois, 1858）——當代法國有名傳記文學家——譯者的會見也做到了，於是我便整頓行李，搭了國慶日翌日的夜車，向柏林出發。

在柏林，有什麼東西在等待着我罷，懷着這樣的心緒，行旅之間頗覺欣喜。

火車載了我的好夢，一逕往東的行進。在黑暗中渡過了萊茵河，在睡夢中橫過了中德的平野，翌晨，張開睡眼，列車已到了柏林的郊外了。

過了許多磚瓦建築的房子，列車停在動物園車站。我從車窗一望看見了長井商

務官與七田書記官的面影，是特地在早晨來迎接我的。但是我的行李係送到下面的一站，於是不得已只好乘車到弗烈特力街站。兩君也只好駕了汽車到那裡去。是稍帶陰暗氣分的天空，我踏上別已十三年的柏林土地。

二 狐與鷄

次日，因了長井君的照拂，我得到了宿舍。這與他的事務所在同一的房子。是一個寄宿舍 (Pension)。到那裏一看，這才明白到德國的人，不寄宿於旅館而到寄宿舍來的緣故。

這因為各國的生活方法，都有不同。在美國，只有住旅館。在英國，則若有好的家庭，以寄宿其中為佳。若在巴黎，則借住公寓 (Apartment) 較為便利。但在柏林，則有的是

寄宿舍。

我所住的是格羅列寄宿舍，地方很好。因為現在柏林市的中心，已不是菩提樹街（Unter den Linden）而移至西境的庫府斯丹登（Kurfürstendamm）大街去了。這個寄宿舍，正在這街上。若在紐約或巴黎，那就不免要鬧得不能成眠，但在柏林，真是靜得很。街旁種着巨大的樹，所以雖是夏天，很覺涼快，而由窗外望，景色也很好。尤其使我覺得高興的，是房間很大。住久了巴黎旅館的小房間的我，是出於意外的廣大，所以走進這高十一尺的天花板的室中，好像從囚籠而出曠野。室中掃除得很乾淨，家具也好像都是很大的。說一句，一切都好像是為我那樣的書生而置備的。但比之美國的旅館，則所費的錢，不過三分之一罷了。

這意思，讀者諸君可不要誤會，以為我是對全部柏林生活，加以贊美。若從便利與否的觀點言，自然不能與旅館相比較。因為在宿舍中，沒有浴室，報紙也不能送到房間

來。到了夜間，電話是不通的。還有因為不如旅館那樣，地點爲人所熟知，所以客人來訪，頗覺不便。然而以求與人相交際爲目的，固然不便，而關着門讀書這却是很好的地方。因之，在短時逗遛的旅客，要想與忙碌的德人相交際的，到底還以寄居旅館爲便。

次晨起來，在我尙穿了寢衣在洗面的時候，宿舍的侍女，就開始掃除房間。這使我覺得吃驚，好像是回到了日本似的。原來在英美，男女的區別很嚴，完全像對不同的動物樣加以警戒。正如有狐一、鷄一及米一袋，欲過橋走至對岸，倘若一次只准携一件東西過去，那就什麼都不好辦似的。因爲把狐與鷄留在這邊，狐就要把鷄吃了。倘若不然，把鷄與米留在這邊，那又不行。因爲鷄要啄米。到底怎麼辦呢？這是一個常令小孩們去猜測的謎，美國的男女關係也正如這樣。讓狐與鷄在一起呢，還是讓鷄與米在一起呢？我們雖不知怎樣是好，但男之與女，不能同在一個房間，這是鐵則。室中倘有床在，男女二人便絕對不能合在一處，美國社會根本的鐵則，便如這樣。

因了這個鐵則，使我們旅行的人，真不知受了多少的不便。在旅館的房間中，縱是白天，親戚的婦女，也不得同在室中談話。若欲談話，必須在廊下，或人衆混雜的大廳，這是美國旅館的規例。

不僅如此，倘若一遇到女人，那末男子就得改變其一切的行動。例如煙草，照理是不准吸的；說話的時候得當心那不可用的字句。女子倘是立着，那末男子也就非立不可。男子若與女子談話，那末雖在屋外，也得除去帽子。像這樣的，真是瑣屑萬分。

說到女子，也不止是對等的人要這樣。即有呼喚，也是煩瑣得很。所以在美國，凡是男子所居的房間，即在他人家庭之中，也沒有以侍女來作收拾掃除的事的。若在旅館，尤其是絕對的不能。

『男子與女子是不同的動物，』在這樣的美國憲法的霧圍氣中，過了長久的生活以後，來到柏林，忽然有侍女前來在穿着寢衣的男子的室中，作掃除的事，真不由人

不爲之大吃一驚。

自此以後，我以友人的引導，至舞場、采館等地，看到那裡的女子，像十年的舊交似的，溫婉柔和的與你共話，而德國的女子，誠樸單純，對於日本人沒有一點種族的偏見，也使我覺得驚異。

但這可不是我對於德國女子的全部贊美。從男性方面來說，這自是非常愉快便利的事，但從女性的立場言，果能完全滿意，覺得幸福嗎？這是我以爲可以懷疑的。

直到今日，全世界的文化，都是男性中心的文化，說起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屬品。試舉一例，曾有以女子爲負着重罪而教人的國家。然而對於男子，却不說是比女子負了更重的罪。這是因爲在男子中心的社會，就男子看來，女子遂是罪孽深重的動物了。倘若就女子來說，也許要以男子爲罪孽更深的動物也不可知呢。然而這樣的話，女子是不許說的。

由這種不平等的立場，要想走到平等的立場，於是全世界都有婦女運動的發生，男子要想不失其特權，於是作種種的反抗。

由民主主義的觀點言，人間的價值應該一律平等。這便是說不應單就男子作這樣的看法，同時，對於男女的關係，也不應有前後貴賤之別。

但如美國那樣男女間的態度，未免過於形式，這因為由於動脈硬化了之故。來到德國，看見那樣自然的姿態的存留，實令人不禁深感如歸東洋。這在蘇俄也許還要更甚罷。

話分兩頭，却說使來到德國的日本人覺得可以注意的，還是德國人的勤勉與節儉。因為德國自昔屢受四鄰強國的蹂躪，經濟上頗為貧弱，故為求生活，不得不竭力勞動，勤勉節儉，到了今日，遂不覺成爲習慣了。

例如三十年戰爭那樣，雖是殘酷得很，但到底恢復了過來。拿破侖時代，曾經連氣

也透不過來樣的受過壓榨，然而却忽然得到更生復興之運。這次歐洲大戰，德國雖然受了那樣殘酷的條約的束縛，十四年間爲世界榨取的對象，但是到底令人覺得復興的機會已經來了。

這種剛強不屈的國魂，到底是怎樣潛伏在國民心中的呢？在作客他邦的遊子，這實是一個迫着要解答的大問題。

三 巴黎與柏林 上

從一國到一國，這樣僕僕於道途的外邦之客，這一夜在這城市，第二天便越過那山嶺，與另一國與氏的不同的姿態，不同的情趣相接，真是什麼都沒有這樣賞心悅目的了。只是因爲言語的不同，貨幣的不同，不免覺得麻煩。

要真正明白一國的心，那是非有長久的逗留不可。

我在以前，曾三次到過德國，但都是很短的停留，對於該國人民的性情，沒有深切認識的機會。但是這次既已在寄宿舍中安頓了下來，很想留出一點時間，就此認識一些德國與其他外國不同的地方。

我的德國研究是從街上開始的。

走到柏林街上，與巴黎一加以比較，第一個印象便是外國人的稀少。在這裏，如飯館、酒肆 (Kabarets) 等處，都是聚滿了人。但在巴黎那些地方則恰相反，好像空虛無人似的。爲什麼雖是不景氣，而在柏林的飲食館中，人竟這樣擁擠呢？我問了當地的人士，這纔明白。

在柏林，出入於這些地方，只有德國人。

這是德國與法國最大的區別。

巴黎是個世界的都市，所以若無外國旅客的到來，巴黎的娛樂場便要衰落。

但是柏林係德國的都市，因此，不管外國旅客的有無，依然能保其興盛。

我們於無意之中，就把德法聯在一起的說，因之，也往往把巴黎、柏林牽在一起。其實這兩個國家是有非常的不同的。

法國人的大部是居於鄉村的農民，但法國的文化，可不是農村文化，而為巴黎的文化，即都會文化，因之，是世界的色彩很為濃厚的文化。尤其是法國自十八世紀以來，嘗為世界文化的中心，所以巴黎是個國際都市，法國的生活是世界生活之原則，止如英京倫敦為世界經濟的中心一樣。

但是德國，不管其在音樂與科學上，曾經產生了許多世界的事物，而就德國全體以言，何嘗不是世界的。倘若德國沒有歐洲戰爭，那末到了今日，德國文化也許可以勢如破竹般侵入世界，德國人也獲得世界的氣分罷。然而卒因為發生了大戰，德國不得

不拋棄其世界的優越地位。這便是說退却到先前的德國了。

所以柏林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德國的中心，德國生活也不是世界人類生活的準則，只是德國人的生活標準。總之，德國人，無論善惡兩方，都是農村人民的。

比之法國，德國誠然是工業非常發達的國家。然而德國人却是農村的。較之法國人本國中心主義的保守的傾向，德國人的頭腦是更為進步。因此，德人比較不致為人所排除。如巴黎和議以後的世界政局，比之法國那種極端本國主義的非妥協的態度，德國外交的國際協調主義是遠勝多了。可是雖然這樣，德人在世界舞台，却常易陷於孤獨無伴。

把德國人來作這樣的看法，誠不免是太不行，然而那樣勤勉、堅毅、愛秩序而具有科學的頭腦的，何以德國反不能與其他各國相和洽一致呢？

我在柏林住了些時到底漸漸明白了。

西洋的諺語，「說凡人都有兩個國家，一是自己所生的國家，還有一個是法國。」而在美國，更有一句常說的話，「美國人死後，其靈魂到巴黎。」這便是法國這國家所具有的世界的魔力。

這是法國人所有的頭腦與官能的產物。

法國人的頭腦，正像洗過水，塗過油的機械那樣清新光滑。因此，一旦經過法國人的頭腦，便什麼都像澄明的秋空，看得清清楚楚。不管是聽他們說話，或者讀他們的文章，都使人胸中覺得清明爽快。尤其是法語，這樣以剃刀切物樣，一般光潔。所以有個歐洲的文明批評家說，「無論怎樣不好的事，用法語說起來，總是令人悅耳的。」

因了法人官能的澄明，於是更如錦上添花。

聰明的法國人，傾其聰明而滿足生存的姿态。最能理解並味得生存於大地的心的，在歐洲便是現代的法國人，在東洋是中世的中國人。

人世的幸福，原由我們的要求與其滿足的適當調和而生。此種要求之最原始的而一般的，是我們官能的要求。所謂官能，便是五感。

這種五感的滿足，是一切人類所共通的強烈要求。倘若不得滿足，那是人間的不幸。而滿足這種要求的最好的方法，則爲我們與周圍的調和。所謂周圍者，便是周圍的人間與自然。所以人在與周圍的人們及天地萬物，都能保持調和，而自己五感的要求得到滿足之時，始能感到幸福，且發見心內的平和。

以最巧妙的形式加以實行的，是現代的法國人，還有唐宋時代的一部分中國人。總而言之，便是不背自然的生活。飢則食，寒則衣，枯寂則憂，衣食戀愛既足，然後昏昏然眠於月下。好夢醒來，取架上的琵琶，一曲清歌，其樂陶陶。這是人間的清福。我與自然的調和，這樣乃得其全。

此種官能的要求，有如大海的碧波。風微時，爲漪爲澁，風巨時，即爲潮爲濤。澁瀟猶

如錦繡的文章，使海的景色，增加美麗，波濤澎湃，則沈船溺人。人若不知人間與自然的調和，而於波濤洶湧之時，航海外出，那便不免要沈於千丈的海底。倘其能夠悟得調和的至境，則棹扁舟於波光漣漪之中，可以恣月碎金鱗之美。但是海之性原來沒有變化，所謂賢愚不肖，相去三十里者是也。

人間五感的要求，亦與此相類。人性猶海，風則五感的衝動。順着這衝動的自然，學得像落花流水般的心境，於是如泛棹於漣漪，身體安全，心中陶然，滿胸懷溢着清福了。但若與性相逆，則所敵視的，雖是微風，有時也會如遇暴風樣，而使人沉淪於波濤之中。因此，巴黎的人以其能順從官能的衝動，而周圍保其調和，知道享樂這人生的方法，故不與其性相逆，而樂這地上的生命。但是衝動猶如水波，為目前一時的，而人性則猶之大海，永遠不變，因為知道這個道理，所以對於一切事，雖然如風樣稍稍受其吹動，然而人生的根本，則如磐石之不可動。所以法人對於新奇動人的流行，雖屢有改變，而

於社會制度的根本及其思想的根柢，則爲最保守頑強的。

所以旅居巴黎的人，可以在自然與人間的調和中，發見人生的清福而覺得其樂陶然。原來所謂道德者便是人與自然的調和。由調和的根本，乃發見中庸之道。法國人像古代希臘人樣，是能在中庸之心，發見人生的幸福的。就在靈與理念與肉體與天地之調和之中，建築起法國的生活與思想，而巴黎則爲其輝耀於王冠的寶玉。

四 巴黎與柏林 中

從巴黎來到柏林，使人最容易感覺到的是德國人的粗野。

漫步柏林街上，看見了德國女子的衣服，就會令人覺得奇異，何以要選取這樣的色彩與形式呢？又如就食於柏林的飯館，則雖不是精於飲食的人，也會覺得奇怪，何以

愛吃這些無味的東西呢？倘若與柏林人談話，則只見他不管對手的意思，一味地自己滔滔不絕的說，使人禁不住覺得惶惑不解。

這較之襟懷瀟灑的巴黎人，柏林人真未免是太粗野了。所以把柏林比巴黎，巴黎有如世界的寵兒，而柏林則爲世界的棄兒。

但是旅客一旦在柏林住下，習慣了那樣無味的柏林食品，那樣粗俗的柏林婦女，那樣缺乏愛嬌的德國男子，就會像剝去一層薄皮似的，明白潛伏在皮膚底下的德國性質。

有一個英國人曾說：

「在這裡有二個門，第一門上寫着『天國由此進』，第二門上寫着『講演天國的會場由此進』，倘是這樣，那末所有的德國人，一定會走第二門。」

這是一句膾炙人口的名句。

又有這樣著名的故事：

有一個學校，在其聚集着世界各國的學生的教室中，教師發表他的考試題目，是關於象的。英國的學生，寫了『非洲獵象記』；那樣的遊記；法國的學生，作了一首短詩，是『象的戀愛』；德國的學生，則寫了一篇長三百張原稿紙的論文，叫作『象之哲學序論』；還有，波蘭的學生，他寫了一篇政治論文，叫作『象與波蘭問題』。

德國人喜歡理論的性格，原來是世界公共的批評。

德國人是在其自己的心中過着日子。

他們像對於事物的姿態，要想如實的加以觀察似的，心中滿懷着哲學的氣分。因之，他們以為一切，都從『思想』出發，而所有事物則俱來自『哲學』。他們覺得這種根本的概念，倘若不能成立什麼理論，那末便是沒有意味的。

德國有個馬戲團，其創立的宣言中有云：

「本馬戲團的目的，非爲娛樂，其主旨在給與觀客以實物教育，普及知識，並使他們的人生哲學趨於豐富。」

這便是說馬戲團表演的目的，在教觀客以哲學。如海狗之以鼻承球，熊之騎腳踏車，以及半裸美人在白馬背上的翻身，原來都是爲的要給與觀客以人生哲學。

這實是德人爲全世界所誤解的一個原因。在或者，也許要疑心這是在說夢話，在或者，或竟以爲是愚弄人而覺得憤怒，而在或者，則以爲把什麼事都加上高尙的理論，那是可卑的偽善。不幸，德人正以此故，造成了國際間的失敗。

但是德人自己卻是非常認真的。因爲他們從小孩的時候起，就是住於頭腦中的。像法國人住於官能中似的，德國人住於理念中。所以對於無論什麼事，若不求得其理論的因由，決不滿足。在他們看來，所有一切事之可貴，就在其理念上。

所以他們對於現實的實在之物質本身，不以爲意，寧脫離物質而以理念爲實在

的事物，加以觀察。這種客觀的頭腦的活動，原是德國人的性質。這便是德國的理想主義所在。所以德國人是非現實性的。

這所謂非現實性，是德人的第二個大性質。康德便是其代表者。以數十年的思索造成此艱深的理論，其偉大之點姑置不論，但如他那樣的思索方式，確乎是德國人的。譬如這裏有一個瓶，若說到瓶的正體，却不是我們手所能觸到，眼所能見到，鼻所能嗅到的瓶。因為這種五官的活動，其本身便不是真實的。只有這個瓶在我們頭腦中所意識到的一點，纔是真實。這個我們頭腦中所意識到的瓶，纔是瓶的正體。

這種思考事物的方法，其實也不止是康德，這因為康德是德國人，所以纔是如此。這是德人頭腦的歪曲所在。

這種思索倘若趨於深遠，於是便出現了與我們俗人所設想的完全不同的世界。例如康德以為他所認識的，纔是真正的瓶，而如我們常識的眼中所見的瓶，那是虛偽

不實的東西說起來便由此故。但是這樣，却仍有一個不可動搖的大問題在。即其所思考乃與全世界多數人之所思考，大不相同。

這一點，是德國人最大的損失與不幸，但同時，也是德國民族對於世界未來所具有的巨大前途。

這種德國人的非現實性，以及所謂理念的理想主義，實是我們旅客，從朝到晚，都可在柏林遇着的。

像這樣的，一旦住到這個頭腦中的理念世界，自然所謂人間味者，遂一天天的要趨於消失。例如我們在見到「甲」這個人的時候，倘若我們頭腦中所抽象的思索着的甲，纔是真正的甲，那末，勢必甲喜吃怎樣的食物，或怎樣的說話，將使他發怒，或他與什麼人最要好等等的事，在甲自身的本質上，都完全無關重要的了。因此，在與甲交際之時，平氣地說到甲要動怒的話，倘若甲果是怒了，便要以為那是因為甲不知道自己

之故，所以發怒的。這樣說時，所謂甲者，真是個可嘆的人了。但這個發怒的甲是個虛有的甲，只有在我們頭腦中所設想的，纔是真實的甲哩。——凡此，在不解哲學的人，實在是件難事，覺得莫明其妙。

還有，他們以爲人若也有康德那麼的偉大，那末雖單獨住在純粹理念的世界之中，近處之人必將大加尊敬，然而若有些張三李四之徒，也俱如康德樣採取那種非現實的理想主義，那究竟不免要使近處的人感到惶惑不解的。

因此，這種德國人的理論癖，到底成了德國國民崇拜學者的習慣。結果使德國成爲一個學者支配的國家。但是所謂學者者，若一旦成了職業，那便要與鐵匠屠戶一樣，發生一種職業意識，即其真足以爲國民的師表，但是究竟不是真理的探究者。原來學者所有最大的缺點，便是從書齋中以觀察人生，尤其是學者有了按月的收入，生活沒有困難的時候，他要漸漸的任己之意，自己矜誇，偏狹與我執之念，日趨強烈。我們須知

人生的現實，是在礦山掘取煤炭的礦工，在病院照顧病人的看護婦，在戰壕三個月四個月與臭蟲相搏鬥的兵士，在行過赤道的輪船的機器房中工作着的火夫等的生活之中。若與此等現實相脫離的生活，則其本身就具有非常的危險。況其人是不愁生活，而與所謂最緊要的現實的大事實相脫離者乎。

因此，世界的偉大的真理，決不是從有月俸的學者頭上出來，反之，常從不以學問為職業，浸透學徒的血的生活苦中產生。這因為他們是與現實相鬥爭的人，他們的研究不是概念的遊戲之故。

在職業的學者支配下這一事，便是德國一個最大的不幸。

德國的文明批評家曾就這點，有如下的記述：

『所謂學者者，大抵是淺薄的人們。且不僅如此，還大抵屬愚拙無用的人。何以故呢？因為智能的工作，所最要緊的是質。即是鞋匠，其能得人尊重的，只是能作上等鞋子？』

的人同樣，詩人畫家，倘若不高明的話，那是社會的障礙物。除了真正的大學者以外，我們須知有多少是無用的長物啊！所以在德國出版的汗牛充棟的學問的著作之中，其具有獨創的價值者，實一千頁中不見一頁呢。

『但因國民習慣尊敬學者，所以在德國出現了許多的所謂學者，而這偏是德國的支配階級，說起來真是德國的不幸。自畢士麥死後，支配德國政治的，便是學者，而在其中，竟有完全無學的學者。』

『德國人便如這樣在偉人之下發展來的國民，所以到底像今日樣沈淪於悲境而不克自拔了。』

這是有慨於德國今日的衰運之言，雖然不免矯奇過激一點，但却是確能道着德國弊病的。

總之，德國民族的弱點，乃在以理念的理想主義為習慣，為流行，為職業，而失去了

產生如哥德、康德那樣的正經氣與莊嚴味。

這是理想主義的邪道。這不過是理論的玩弄而已。我們在想望孔子、蘇格拉底、斯不諾沙樣的人的時候，感到了這是非常可親的人間。只有這些真正的大師表們，纔不是溺於概念的遊戲而令人厭惡的人。

五 巴黎與柏林

來到柏林，想起巴黎，真令人不勝懷念。柏林的街道有如用器畫的器具所繪成的中學生的圖畫。筆直的線條，間隔距離，都是方方正正的。就是這樣整然的種着並木，路面是掃除得纖悉無塵。

雖然，這是何等殺風景的事呢！是何等的粗俗呢！是何等的單調呢！

巴黎誠不免有點不潔，有點雜亂，但到處是優雅上等，令人覺得可親。這是什麼緣故呢？

因為巴黎是既成品，是已完全成功的東西。這具有一種如成熟的果實似的趣味，具有過了中年的男子的老練與沈着。無論何人，若與相遇，便會覺得有一種春風颯蕩之感。這是優秀的都會人所具有的魅力。

但在這裏，却有着巴黎最大的缺點。因為這完全是個既成品，所以如巨大的未來的希望，在巴黎是見不到的。一般人曾說巴爾扎克 (Balzac) 是最後的偉大的法蘭西人，這句話實含着無限的意味。稱為小說界的拿破崙的巴爾扎克，以五十一歲的生命而窮死於巴黎，這是距今八十三年前的事。自此以後，足以激動世界人心的偉大的人物，法國便一個也沒有了。

法國人的頭腦很好，像剃刀切過樣的光潔。但這到底是剃刀。他們的頭腦因為過

於受了纖細的官能的活動之累，所以不能如康德、黑格爾樣，翱翔於自由自在的客觀的理念的世界，像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以向於南溟那樣的壯大，在法國乃成爲不可能的事了。

在他們的理念中，往往混入許多的感情。他們的思索，也十重二十重的縛着法國的偏見。把法國本身來作客觀的思考，在他們是不可能的。只有法蘭西是最高至上的存在。

當克雷滿梭在議會中發表其說明凡爾賽和約的優美的演說時，我正客居巴黎。這個大首相的演說中，有云：

「諸君，看到桌上的和約，回顧過去五年的血戰，這時候我們胸中感到最強烈的躍動的是什麼呢？這是很簡單的。我們由這五年來決死的大戰的結果，感到我們是更爲法國的。」

瞑目一想當時的情形，聲音似尙在耳中，老英雄口中所喊出的一句話，凜凜然的，在我的心頭蘇生過來了。

但在這裏，含着法國長處與短處的結晶。這世界戰爭的洗禮，竟不能使法國有什麼反省，反之，却使法國更自己肯定，因之，法國的發達遂不得不於此終止了。

所以法國人眼目中的世界，完全是戴着現在法國的顏色眼鏡所見的世界，是喪失了精神的自由的世界觀。在漫無邊際的宇宙中，縱橫無礙，逍遙自在的變通力，在既製品巴黎之中，是找不到的。

法國的心是已凝固的了。

一切都是法國的，這是最好的標準。所以對他國的文化，不能以他國的心理來加觀察，也不想旅行至外國，大似外國人是應該到巴黎來加觀察的。

只想維持現在的國境，維持現在的財富，維持現存的道德，維持現存的法制以及

藝術，這便是所謂法國的，是法國的保守精神之所在。

所以法國的社會是安定的，調和的，整齊的，美觀的，同時，是日就陵夷的，這是法國的未來。

就這一點言，德國完全是未製品，是未至中年的少年，是沒有都會化的鄉下人，是不解衣食的善惡的半野蠻人，簡言之，是不能體味人生的俗子凡夫。

所以柏林之與巴黎是不能比並的枯燥的都市。但在這裏，却是德國偉大的未來所在。

巴黎是狩野派的極彩色，到處是精巧完整，像濃艷的色彩，整然有其調和而納於一巨幅之中。食品如路易十四以來的法國大菜，衣服如龐巴都夫人 (Marquise de Pompadour, 1721-64) 式的裙，言語如莫理哀的戲曲，必須依照奧迭安戲院所扮演的發音，甚至一個新字，倘若沒有經過法蘭西翰林院白髮學者們的審查，便不能算

是法蘭西語採用於國語之中。這是激頭激尾的爲極彩色的圖畫。

至於德國，則爲在北歐的森林中焚着篝火，唱着尼勃郎根歌（Nibelungenlied）

（按此爲德國中古時代的敘事詩，在傳說文學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譯者）的青年之國。在其粗野的外貌之中，實流着原始民族的血。故在那不被都會所同化的地方依舊遺留着生命之力。現在，這如泉水之源似的，送其民族至歐洲各國而爲『歐洲之母』的德國民族，是尚保存有其祖先的生命力。雖然一再被打倒，然而不久便能重興起來，就是由於這生命力。

他們的森林生活，給與他們以孤獨的冥想癖。而岑寂的田園生活，則使他們成爲感傷的。這種冥想癖，有時墮落而爲職業學者的氣分。而此感傷癖則使他們成爲低級的情緒家。但是他們可不能如法國人那樣成爲理智的冷血者，也不能如英國人樣成爲實際的打算家。

所以如位居十八世紀思想的最高峯的法國學者福祿特爾所譏笑似的，「法國支配着大陸，英國支配着海洋，但是德國則支配有天上。」真的世界上是沒有像德國那樣埋頭沈醉於詩歌與音樂中的了。

以後，出了畢士麥，在政治上成爲歐洲第一強國。淺見自大的威廉二世，託着這餘蔭，遂墮落於要想物質的支配歐洲之路。到底因了歐洲大戰，造成了凡爾賽的恥辱的和平。

現在，德國究竟有醒覺了沒有呢？

這是投於世界前面的一個大問題。

德國民族常有一個習慣，在頭腦中造成強固的觀念。他們好像不把客觀的思想在頭腦中組織起來，便不能心安似的。他們輕視現實的物的世界，而把非現實的理念世界，則看得很重。這正是宋代理性派學徒的思想形式。

這是在精神的世界求取自由的心，是以思想之自由奔放爲可貴的心，因此產生了康德，也產生了黑格爾。

他們這樣，以觀念的世界爲主，以現實的世界，即我們五官所能觸到的實在的世界爲從。因此，對於現實社會的生活與活動，自減其重要，而如個人的私權、公權以及日常生活的一切，遂不如實利的英人或官能的法人以爲切要了。

故在德人，如社會生活與個人生活，他們覺得還是委諸人爲的規律的好，由人所以定的法律那樣以行動，那就是了。他們的頭腦，對於這些原沒有十分想到。這便是德人所以墮於法理論與形式主義的由來。

世界的人們常常笑着德國是個「不可」的國家。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寫着「不可」的法律。如在公園中，草地上立着「不可」走入的牌子。在火車中，凳上標着「不可」攔脚的禁條。在戲院中，寫着「不可」吸煙的語句。無論何處，都是「不可」「不

可」的牌子，所以在從英法去到德國的人，往往覺得德國是這樣不自由的國家，而爲之驚異不置。

因了一種與這相同的心理，於是在德國產生了萬人一律服從團體規律的風俗。無論什麼事，都由法律所規定似的，採取秩序嚴整的團體的行動。這種形式的法律主義，便是德國法制發達的原因，是德國社會不自由的所在。德國人實是世界稀見的團體運動的名人呢。

我們若就這種心境來加以考察，則其原因，實由他們因貴心內的自由，故把身外的自由，不以爲意了。還是因爲有了心內的自由，所以在實際生活上的形式的束縛，遂反爲奇異的人間心理的要求了。

正如法國人一樣，因爲在日常生活上要求自由奔放的活動，所以在內心死守着固定了傳統文化的形式思想，以此爲心靈的安住地。德國人恰巧與之相反。

因此，要像德人那樣喜歡團體行動的國民是沒有的。他們是具有軍事訓練的國民，是具有官僚政治的國民。一旦有一偉大人物出來，便都整然的服從其統率，遵守其命令，所謂德人便是這樣的國民。

這原因，決不是由於以人為中心，反之，却是由於以理念為中心。任何觀念，倘若真的很好，能激動大眾的心理，那末大眾必欣然的願意隨此以進行。這是客觀的結果。原來凡對一觀念，喜加客觀的觀察的國民，決不是因為具有強力的個性，反之，而是由於其個性乃是無可無不可。他們以為與每人的實在相切要的抽象的觀念，便是絕對的。所以德人與其說是傾於個人主義的哲學，寧是傾於團體主義的哲學。這是產生黑格爾的力量。在強於個性的法國人，是想不到這些的。

因此，民主政治也與德國無緣。大眾把每個的個性合在一處，這樣表現而為輿論，乃以此來作社會的統制，在官能的法人，實利的英人為可能，而在觀念的德人乃為難。

能了。

因此，有超人政治的產生。

把一切都委諸超人的思想，只依着他的命令而行動，這樣感到內心的滿足與安定。

所以來了非特烈大王，來了畢士麥，來了威廉二世，來了黑格爾，來了尼采，現在更來了希德拉！

這因為德人在本質上是女性的國民，他們與英國人之為男性的相反，他們原來是女性的。因此之故，所以是演繹的、感傷的、概念的、自己集中的。

如心理學者的說法，謂人類有一種本能，常要設法把自己的缺點，加以誇張的補正。如生性優和的人要裝作剛強的樣子，敝衣破帽的人要昂首揚眉而舉步，而生性冷酷剛強的人，則要裝作柔和的樣子，言語輕柔，衣飾優雅。這種表現，叫作誇張的補正慾。

德人因爲是女性的，所以他們要隱蔽這點，加以矯正，所以粗服、粗食，不知禮儀，蔑視女性。反之，英人是男性的，生性冷淡，缺乏雅趣，所以輕聲說話，注重裝飾，尊敬女子。也因此故，在德國產生爲女性的特色的音樂，產生演繹哲學及詩歌，也產生服從的社會制度。反之，英國則長於爲男性的特色的政治，長於經營，產生歸納哲學，並造成以獨立自主的個人爲中心的社會。

因此，如剛強的德人畢士麥，常在入前大聲哭泣，但是浪漫的英國詩人拜倫，則不論對妻子、對情人、對女郎，都是淡然的薄情。

德國民族的偉大，原來在其澈底的理念之中，而其偉大的未來之所在，則爲他們現在尚未完成的半野蠻人這一點。

不過在他們面前，有一個巨大的舊題目，即他們從此究能從威廉二世所墮落的現世的成功主義之夢，而完全解脫，再歸於哥德的德國及非特烈大王的德國不能呢？

希德拉在我們面前的出現，正如這個舊题目的解答。

他果能爲如尼采所期望那樣的超人嗎？在職業學者的德國，果能有使其民族再歸於哲人德國，那樣的天才嗎？果能有從民主政治所易陷入的凡庸政治，將其民族提高到爲高貴的靈魂的政治之英雄政治那樣的超人嗎？

六 希德拉

希德拉之在現代世界，正是彗星似的存在。

這是比列寧的出現，慕沙里尼的突進，更爲不可思議的奔逸。從外部看來，冷靜持重的德人，忽然會變成如愛爾蘭人樣的熱狂，把一個外國人當作本國的獨裁者，這幾於不是普通常識所能說明的怪事。

由希德拉，我們不僅可以認取德國民族的性質，並且可以為窺見近代社會民衆情操的實相的索引。

他是以右手的一個食指而取得天下的。

立在壇上，當右手的食指向前方直指的頃間，他爛爛的雙眸，凝視着四周的聽衆，這時候，他正如一團燃燒着的火球。

他這手指，像變戲法人的鞭子一樣，使幾千萬的德人為之神往那明朗的聲音，說起來可不是從他的舌端迸出，而是從他的指尖，像火花那樣飛散開來，迫着大衆的官能與理念的。

所以處在恥辱的和約的重担下，氣息奄奄的德國民衆，一聽了這天籟似的獅子吼，便立即衝了出來。

年齡不過三十歲的貧窮的上士，與六個同志開始運動，在十四年間，造成全德第

一的大政黨，遂改正憲法，使議會無期閉會，這樣縱橫無盡的指揮國政而獲得獨裁權。他的奔騰活躍的半生，實似水滸傳樣的怪事。

但因為這是完全由他的雄辯當中流出，所以像加萊爾（Carlyle）所說似的，不禁使人與奇蹟的時代尚未過去之嘆。

現在，且來略述他過去的半生。

他以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年）生於近德國國境的奧大利的蘭巴哈小城，是個稅關小職員的兒子。早死了母親的他，在十六歲那年，別了父親賣去其一切家具田地，懷了不到五十圓的錢，到維也納去。因為想做藝術家而不得，既然無事可做，於是做了木匠的小工，搬運那積滿垃圾的手車，生活很是辛苦。這是他習得勞動者的心理的機緣。大眾的意識這樣浸透這少年人的全身。他在那裏，聽到社會主義者的宣傳。這使他得到強烈的反馬克斯主義的意識。又在維也納有許多猶太人，這使他更得到了

強烈的反猶太意識。這三件事，便是他後來運動的中心思想。

在他二十六歲的時候，爆發了歐洲大戰。他於是離開故鄉奧大利而赴德國的巴伐利亞，投身德國軍隊。起臥於屍山血河之中的士兵的經驗，使他將來對大眾運動，具有偉大的力量。不論是慕沙里尼，是斯太林，是希德拉，這些革命家，原來都是從大眾的苦惱與鬥爭當中產生出來的。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三日的晚上，在比利時的戰場上，他與其戰友受到英軍的毒瓦斯，就在地上昏了過去。

他因此喪失了兩眼的視力。

沒有痊愈的希望的一年輕盲目的傷兵，伏處在巴塞華克的病院中，十一月十一日的早晨，管理的牧師召集眾人說道：

『休戰條約簽字了，愷撒已遁往荷蘭。』

歸到室中的希德拉，突然伏在床上，大哭起來了。皇帝竟捨棄了窮困的祖國逃走了嗎？這實是他自死了母親以來所未有的痛哭。

『好！以後我應該來擔起這救國的責任了！』

在他的心底，這樣的叫着。

但是身無一文的盲人，怎樣來拯救這慘敗的德國呢？還有，他不是一個沒有德國國籍的奧大利人嗎？

希德拉是發了狂的罷。

在慕沙里尼進軍羅馬，建立法西斯政府，正是一年後的秋季，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希德拉在門興成立新政府。次日，他的黨徒開始向柏林進軍，於是天下乃知有阿陀爾夫·希德拉 (Adolf Hitler) 其人。

一九一九年的二月，他病愈以後，乘着機會，回轉近門興的故鄉。社會民主黨革命、

共產黨革命及其沒落等事件，接二連三的發生於此南德的巴伐利亞的首都，在這像



兒戲似的改變的渦中的

他，乃於一九一九年的暮

春，加入一個小得像孩子

的玩具樣的政黨。這便是

德 所謂國民社會黨，黨員合

希德拉共七名，黨的財產

拉 是三元七角五分。

他這樣守着這個小

黨，在四年以後，共着數千

的同志，不顧一切的進攻柏林。這一次，他是毫無結果的失敗，在數月之間，他成了牢獄

中人等到一九二四年底，走出獄來，一般人已把他當作社會的死者，置之不顧了。

但他依舊以負荷拯救德國的偉業自任。

他是發了狂的罷。

以後過了六年，一九三〇年的九月，德國舉行總選舉，國民社會黨一躍而得一〇七名的多數議員，成爲國內的第二黨。在這勝利的前面，希德拉更增加了勇氣。

在這開動一世的勝利之後，於是世界便不能再把他當作狂人了。

這個無學而貧困的奧大利人，何以能這樣迅速的征服沉重的德國民族呢？這不
是理外之理，奇蹟中之奇蹟嗎？從六個黨員，在十一年間，達到六百萬的投票，是怎樣造
成的呢？並且，他還不過四十一歲，正是壯年有爲的時候呢！

自此以後，德國的政局便成了希德拉中心的政局。他像彗星似的走着自在的軌
道，一步步的迫逼德國政局的中心。

一九三二年之春，他以大總統的候補者，與登堡相競爭，得票千二百萬。以後，在同年春的普魯士的選舉，便一躍而成爲下院的第一黨。到現在是已什麼力量都不能加以約制的了。

他主張凡爾賽和約之改訂，他主張排斥猶太人，並沒收其財產。他高唱白色德國人種的優越，所以保存德國民族血液的純潔是他根本政綱之一。他把資本分爲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二種，前者爲生產資本，所以是好的，後者爲榨取資本，所以主張沒收。他聲言銀行與交易所的國有，並關閉百貨商店。他主張救濟農業，減少失業。在外交上，他明言法國是不共戴天的仇敵。他並且提唱一種新道德，謂不能生育的婦女，對於丈夫之自其他婦人得到子嗣，不能表示異議。

這樣廣汎的新奇大胆的政策，果有實行的可能沒有呢？倘其能夠實行，德國將成爲怎樣呢？

以德國爲中心，大家不是正擔心新的歐洲大戰的發生嗎？

全世界都聚着眉尖，在注視希德拉的一舉手，一投足。

時爲一九三二年之六月初，巴本內閣解散議會，宣言於七月三十一日舉行總選舉。在這次的選舉中，希德拉果能得到勝利嗎？

這結果，實決定歐洲的和戰。

這時候，我重來別已十三年的德國。

這映於我心目中的德國，是與戰前瀕於破滅的景氣的德國，戰後滿是悲憤慷慨之氣的德國，毫不相似而寂寞寥落的德國。在十三年前的德國，有痛憤屈辱構和的火樣的忿怒，有我們並不是敗於戰爭那樣激烈的昂奮。

以後有美國的外國資本二十億，像洪水似的流入，這造成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的大景氣。新興德國，將以新的民主政治而復活，這種熱烈的希望，像火樣燃點着。

但是不久，美國的借款來了償還期，還有對於法國及其他各國的賠款，然而國內的金子，却發見是已告盡了。因了法外的貨幣膨脹，德國的貨幣價值，一落千丈，國內的人忽然都變了窮漢。激烈的貨幣膨脹，雖一時造成好景氣，可是也沒有這樣忽地使全體國民都沈淪於無底的深淵的了。

現在，德國國民是比之歐戰時更墮落於非理的逆境。國民大眾都窮無以為食。沒有戰時那樣的意氣不消說，甚至戰後這樣的緊張也沒有了。

漫步於這寂寥的柏林街頭的頃刻，我深深的感到了由政治外交的失敗所給與國民的苦痛與悲慘。

風雲兒希德拉就像火球一樣躍登了舞台。

七月二十八日傍晚五時，我拿了一張入場券，到柏林容人最多的會場去。這是與東京明治神宮競技場同樣巨大的運動場。據說可以容納八萬的觀眾。希德拉就在那

裏公開演說。德國國民社會黨特舉行大示威運動以歡迎其首領。

雨不絕的降着。我走過場內到設定的座位中去。露天的座位已滿是人羣了。在那個廂子中，已緊緊擠了十三人，其中有兩個穿了爲國民社會黨的警備棍的突擊隊制服之青年男女，照料場內的便是這種制服的男子。他們穿的與深褐色的襯衣同色的袴子，黑的長靴，黑的領帶，在黑色的帽上，並有黑的帶子。見了這些濃厚的色調，不由的使人感覺到一種殺氣。因爲在這時候，報上常載着國社黨人與共產黨員互相仇殺的消息，於是心中發生一種豫感，今天也許降的是血雨罷，不禁感到很嚴重似的。但是這種情形的觀察，也確爲德國政治研究之一。

我一面避着從傘上流下的雨水，眺望場內，看見那邊選手的入門處，有突擊隊的青年，組成堂堂的隊伍，以音樂隊當先而入場來。他們都樹着旗幟，幾組幾組的進場。對着這些青年，聽衆便不絕的喝采。抓住青年羣衆，原來便是國社黨與共產黨的強力

所在。這是二者常有衝突的理由，也是一般社會抱着會發生什麼事的期待的理由。這八萬的聽衆便是這樣除了來聽希德拉的演說以外，還有一個目的，是來看這幾萬的青年的。

但是五點變了六點了，六點雖然已變爲七點，而希德拉的演說却沒有開始。漸漸感到飢餓的我，在濡濕的座位上感到有點再忍耐不下去了。

『希德拉到底什麼時候來呢？』

我故意使鄰人聽見的說着。

『希德拉倘能前來演說，什麼時候都沒有關係。無論如何，我們要等他到來。』

那人靜靜的答。

這使我吃了一驚，我把那人的容貌丰采，仔細的打量了一會，是個五十左右的男子，似爲一個有智識並相當身分的人。這人品，這回答，使我陷於思索中。這不是認取現

代德國姿態的很好的索引嗎？希德拉運動的同情者，原來並不如外國人之所非難，說只是那些思想不定的青年女子及失業的人，也儘有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以上的人們，同情於此運動的。這實在包括了德國所有的社會層。

由這個中年紳士的兀坐雨中，楞腹靜待，我們可以看出德國民衆對於希德拉的敬仰，然而同時，也可見德國人的重厚。這是無論在法國、英國、美國都沒有的事。只有日本、德國、俄國，有此現象。

以後，我舉起眼來周視身旁四圍。在我這個廂子中，有二個突擊隊員，他們中間坐着一個年青女郎，此外，有三個像受過高等教育的紳士，三個像小商店主人，也像職員的中年男子，還有一個美貌的年約二十四五的人。在我前面的廂子中，則有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五六人。由此，可知希德拉的運動，其在智識階級中的勢力了。

在美國，雖然像對於慕沙里尼，頗多贊美，然而對於希德拉，則認為是個橙幹的鱷

漢。這理由便是因為慕沙里尼已做了一番事情，而希德拉則尙什麼事都沒有做，所以遂被認爲只是一個煽動政治家了。

但是看了這周圍的光景，我不禁自想：

『從六個黨員，在不過十二年間增加到千四百萬人，即此一事，不就是偉大的成功嗎？這是世界立憲政治史上無與比倫的大事業。』

這樣想着，雨已停了，天色是黃昏之夜。大約有四萬的突擊隊的青年，在廣場上作盛大的團體運動。左側一半擠滿了柏林交通工人的團體。這是勞動者在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以外，表示希德拉方面也人數很多的示威。

天色已完全是夜了，黑暗整個的遮蔽了夏的天空。

在將近九點的光景，會場忽然人聲嘈雜的，一陣呼叫聲，是：

『蓋伯爾思！蓋伯爾思！』

蓋伯爾思嗎？我這樣的想着。年青無名的蓋伯爾思（Dr. Joseph Goebbels）（他是國社黨的宣傳部長——譯者）受了希德拉的賞識，當他像火球樣突然投入共產黨社會黨的巢穴的柏林時，他所奉的命令是：

「取得柏林！」

然而他的成就不是不止這樣嗎？

這個無名的青年，不是在倏忽之間，便傾覆共產黨與社會黨的根據，使國民社會黨成爲柏林的第一黨嗎？年約三十的蓋伯爾思，他的雄辯與奇略，實使國民社會黨攻陷了這難以攻克的首都。

於是從高塔之上，通過擴聲機的蓋伯爾思的聲音，殷般的搖動着這黑暗的空氣，響澈四處。屏息着以聽的，在場內有八萬的聽衆，四萬的突擊隊，還有七八萬的聽衆，此時正擁擠於場外。

『十三年的失政』

聽着這凜凜然的有力的蓋伯爾思的聲音。

『凡爾賽和約締結以來十三年，外受世界的欺侮，內陷全民族於貧困之底，這十三年的失政！試問尚有何面目再立於德國大眾之前！』

『社會民主黨！你們所執政的十三年，便是德國民族貧窮恥辱的紀錄！』

如雷般的拍手，震撼着黑夜的空氣，繼着起來。

『十三年的失政！』

是何等音律美好的聲音！是何等直截簡明的呼叫！原來國民社會黨的大敵是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黨的弱點，便是過去十三年取得了天下，却絲毫無所成就。這一切，現在都給『十三年的失政』一語總括起來了。

民衆所喜歡的是簡明，民衆所能昂奮的是實感。他們現在所要求的一切，就在這

『十三年的失敗』一語中都顯現出來了。

我明白了他征服柏林的眞因，原來如此。

三十分鐘後，他演說終結。忽然，十二萬的聽衆都一齊起立，伸出右手，高呼『哈爾！』

(Hail) 接着便是像暴風雨般的喝采聲。

於是場內又歸於元來的靜默，在燈火之下，開始突擊隊的體操。

這樣，今夜怕不會完結了。我想到這裏，有點擔心。

是近十點鐘的光景，場內忽然又發生了一陣騷動。

『希德拉！希德拉！』

是這樣的呼聲。

『在那裏？』

我這樣問着，傍邊一人舉着手指道：

「在那一面。」

我從他所指的地方看去，在如塗潑了墨水的雨空，一粒星影也沒有的遠處空中，有一點如豆般的光，好像在燃燒着似的，忽然，像流星般從二十萬大衆的頭上落下來了。

飛機！

正是希德拉！他乘了飛機，從南德門興的空中，像文字字面之所示似的，現在飛到柏林政治的戰場中來了。

沒有翼而翱翔於太空，沒有足而飛行於雲間，一世風雲兒的希德拉，從二千尺的太空，現在像吊桶的下落似的，降於柏林街上了。一刻，一忽，這個真紅的火球，漸漸的近了。飛機的音響，由輕微的，變為殷殷的巨聲，忽然，又變成轟轟的發動機的聲音。現在，他的飛機，以運動場上二十萬衆為其目標，像吊桶似的降下來了。

拚着性命的這個政戰。飛機的兩翼下面，是雖在黑夜亦能明白認得的白字，周圍點着燈光，他搭着這常用的飛機，東西南北的飛翔於全德國。

他的飛機一出現於廣場之上，二十萬的大眾便一齊起立，高舉着右手大叫：

「哈爾！希德拉！」

聲音般的震撼着暗空。

希德拉從機上對下面表示答禮。

飛機向着飛機場方面飛去，不見了。不久，在場外聽到了汽車軋軋的聲音，是他來到會場了。

場內的燈火一時全滅，只有一隻探照燈血紅的射在一隅。由此望去，可以看見暗中有一架汽車，希德拉兀立在那車夫的座位旁。

萬雷似的拍手迎着他的到來。他緩緩的開始向場內周行。遵着汽車比賽所用的

木板路，他對觀客席，在場內巡行了一周。他的汽車過處，前面的聽衆便狂熱的立起身來。

他炯炯的雙眸，給探照燈照着，閃閃的放着光，身上黃褐色的突擊隊的制服，黑的長靴，黑的領帶，還有栗色的頭髮、八字鬚，以及受過政戰十年的風霜的赭色的顏面。

這便是青年德國的偶像希德拉。

不久，就從高塔之上，來了希德拉的語聲。

「決定德國民族運命的政戰，現在是近在目前。」

「諸君在這一天，決定怎樣呢？」

這是雄厚有力的低音。南德柔和的發音與這男性的聲音相合而成爲悅耳的旋律。連日的政戰，使其咽喉發痛，在啞啞的聲調之中，含着悲壯的哀音。

一句，一句，這厚重的聲音，動蕩於黑夜的空氣之中。這是以全部聲音鼓動着空氣

的。他的兩手正如要使空氣激蕩起來似的揮動着。

『看一看，德國民族今日的貧困！』

『雄飛於六大洲的德國的聲威，現在那裏去了？現在我們爲什麼要成爲全世界嘲笑侮蔑的對象？這是凡爾賽和約以來，賣國的政治家的造孽！』

『是的，不錯！』是一陣這樣的應聲，滿場都一齊對他喝起采來。

『但是在這存亡危急之秋，何以只紛紛的從事政爭，而把國民國家的休戚置之不顧呢？今日德國之所患，蓋不在外而在內！分成三十個政黨而互爭，這正是舊政黨政治家之用心啊！』

『打倒！打倒這三十個的舊政黨！他們便是使德國陷於今日的窮境的罪人！』

『新的德國起來罷！德國民族團結起來！團結起來成爲一國一黨的國家，以拯救德國的國難。但要拯救德國，只有把政權交給我們的新政黨！交給我們這未曾染有政

界舊習的純潔無疵的德國青年黨！

『使我們得自中世德國的宗教情操，古典德國的英雄情操，來建設新時
志！』

『正是，正是！一點不錯！』

哈爾，希德拉！』

二十萬民衆的歡呼，如雷般震撼着。

暗黑的空氣，給躍進的德國的昂奮，搖蕩得身體也會戰抖起來。

我聽了耳旁殷殷的響着的希德拉的聲音，不禁記起了遼遠的祖國。

接着又是一陣喝采，三十餘分鐘的演說終結了。黑夜又歸於原來的沈寂。今夜的會是告終了。然而大家都一動不動的坐着，在黑暗中坐着。

忽然，在我對面的觀衆的座位後方，有三條白煙，濃濃的上升了起來。這出現在烏

黑的夜空的背景而向天上升的三條白煙，一忽兒變成了黃橙色，又過一忽兒變成了奪目的紅色。

看罷！在暗黑的空中，像三條火柱樣的向上燃燒。拯救黑暗的德國的火，現在從國民社會黨的熱情中，正向着太虛而奔騰上升。這是雄辯與熱情的火燄，正如象徵着天才兒希德拉。



倫
敦
生
活

一 從里維拉到倫敦

從羅馬出發的火車，於第二天早晨到熱諾亞（Genoa）這個都市，因為我在十二年前，曾住過些時，所以就這樣一直通過，向南法蘭西進發了。由邊境的三雷莫（San Remo）起，海岸的景色非常美麗。從這裡，一直到法國境的尼斯（Nice）干奴（Cannes）便是馳名歐洲的里維拉（Riviera）避寒地。有瀟灑的旅館、別墅，點綴於海岸。白色及黃色的房屋，與青綠如染的海水，掩映成美麗的對照。家屋四周是葡萄園。倚門而立的，有明眸善盼的黑髮的少女。

到法國國境時是二點半，經過了稅關的檢查，便去改換法國的火車，車中，像是未

常掃除似的蒼蠅很多。在意大利，最使我覺得驚異的便是清潔。不論旅館、街道，都非常乾淨，還有，在意大利，乞丐減少了，火車都能按時到達，這也使我覺得驚異不置。說起來這原是可能的事。但以不潔有名的國民，要使之清潔起來，那可不容易。這簡直等於改變其國民性。慕沙里尼的成就，竟至於此，不能不使人欽佩無已。恰如在俄國看見了俄人那樣活潑迅速的步履，覺得同樣的可佩。政治對於國民性質的影響，到了這樣，原是意中事呢。

在意大利的時候，不知不覺忘懷了的事物，一到法國，忽地又記了起來，這便是意大利的鐵路，全部用電。所以煤煙很少，在夏季的旅行，頗為爽快。但是一到法國，就立即感到煤煙的惱人了。

從車窗中外看景色，也似以意大利為佳，這是指家屋的色彩而言。近海而建的法國人的家屋，多是桃色，這比之意大利之為白色與黃色，比較俗一點。

火車經過了以賭博著名的蒙得卡羅，仰望山上的家屋，都是非常宏壯。三點半，車到了尼斯。我在最初投宿大西洋旅館，然而只是失望。因為這在都市之中，什麼景色都沒有。這是因為聽了那廚子的話之故，所以凡是依賴他人，都是無用的。於是便一個人走上街去，移寓到沿海的魯魯旅館。推窗一望，滿目翠浪。下面便是有名的海岸步道，纔是真的尼斯哩！

這天晚上，我搭了汽車到東邊蒙得卡羅的賭場去。也許是過了季節的緣故罷，令人覺得異常的無意義。長久沈溺於賭博的男女老人，倚着賭博的桌子，把一個一個的數字，在袖珍小冊上記着，那種外貌，只給與人以陰慘的印象。於是我便立即雇車回來了。

次日，又搭車去參觀西邊的干奴市。天正下着大雨。干奴的印象可沒有想像中那麼優美。本定這天的午後動身，因為夜來的大雨，鐵橋墜落，不得已只好延期一日。我這

樣整天的漫步尼斯街頭，到了第二天，始搭火車赴巴黎。

十月一日的早晨，我回到了久別的巴黎。把以前留下的行李整好以後，第二天午後四點四十分的火車，我動身赴倫敦。

在勃羅尼 (Boulogne) 乘船。波浪很高。以一點半鐘的時間，渡過陀佛海峽 (Strait of Dover)，上陸於福克斯東 (Folkestone)。英國的稅關照例很簡略的檢查完畢，便搭了火車於九點半鐘赴倫敦。在普魯曼式的車內，二人彼此相向而坐，前面是鋪着白布的桌子。車中掃除得很乾淨，什麼都是清清楚楚。到底不愧是英國呢！

『英國是在歐羅巴以外的。』

這是一般人所常說及的話，遊過歐洲大陸來到了英國，不禁深有此感。

我把身子深埋在巨大的安樂椅中，一邊讀着車站上買來的報紙，大抵都是政治的記事。這實在有趣得很，不禁感到英國畢竟是政治的國家。故其政論，是比世界任何

國家，都來得高。在長久以議會政治爲世界的先輩的國家，無怪其報紙上的政論是獨具一種風格的。

忽地，我迷感起來了。這便是說，到什麼旅館去，我沒有決定主意。於是我向着對面一個壯年的紳士問道：

『請問有什麼新開的旅館沒有呢？』

『到道奇斯脫去，決不會使你懊悔的。』

是這樣親切而簡單的指示。

十一點半，到了維多利亞車站，我便雇了汽車，立即到道奇斯脫去，是海德公園東邊新建的大厦。走進門，只是潔淨幽靜。我於是先到帳房間。

『沒有什麼通知並電報就這樣的來的嗎？』繼着又說，『好，來得很好！』

帳房這樣便把我領至七層樓對着公園的房間中去。

走進了房間，我覺得好極了。真的，在從來的世界旅行中，我沒有住過這樣適意的房間了。一點也沒有不合的地方。小小的房間，因為天花板不如巴黎紐約那樣的低，所以一點也不感到有什麼壓在頭上似的心境。也沒有如巴黎那樣多餘的裝飾，柏林那樣的粗俗，在這旅館中，整日夜都是清幽靜寂，一點也沒有擾人的聲音。門口有個小的 vestibule，所以要再開一道門，纔能走進房間來。

供客呼喚的下女用人，則乘着我外出的時候，來房間中給我掃地，整理一切，擦鞋子，夜間則把夜禮服整齊的放在床上。但都是什麼時來過也不知道的，把事情都做好了。

美國旅館的能率與日本寓所的家庭的照顧，合在一起，便是這個英國的旅館。英國到底不愧是老舖子呢。——這樣的想着，我不禁深為感服了。

舊邦英吉利，為其舊邦的特色的，便是上等的禮節，再加上最新式的設備，無怪要

成爲世界最優等的國家了。這種經營旅館的方法，倘若能普及於英國社會生活的全體，那末英國或者可以中興起來也未可知的。我這樣的想着。

到英國的第一日，給了我與以前七次遊英國都不相同的印象。

二 十字路上的英國

以後，我開始頹忙的倫敦生活。

幾於每日有什麼地方來約我，或者會談，或者講演。在這其間，則爲雜誌寫文。在不過三星期的倫敦生活中，我實做了十倍於柏林一月的事。這不消說是由於言語的關係，而還有一個理由，則因英國對於日本抱着很深的興味。

在今日的歐洲，日本最值得關心的國家，便是俄國與英國。其他各國，從文化上言，

固然也有關係，而就藝術、學問、或技術方面來講，則如法德意諸國，都是日本應該注意的國家，但若就政治、外交、或通商等現實問題來說，則如美英俄以外諸國，其與日本的關係，實在少得很。所以日本若單因其爲歐洲強國，而加以同樣的觀察，那是錯誤的。

日本是太平洋上的雄邦。日本以外之太平洋強國有美英俄法荷等國，雖在太平洋上，領有殖民地，但其關係亦只此而止。日本國際政策的根本是中國，而中日關係的重點，第一在美，次之是英俄二國。倘若忘記了這本末輕重之點，那末在日本的政治上，實大可塞心。

對於英國，我所欲知道的事，第一便是英國的將來是怎樣，第二是英國對日本的意見是怎樣。因此，在中歐與意大利，我是個放浪於山水之間的自由人，但在倫敦，我是個政治的觀察者了。

英國現在正立於十字路上。

直到於今，英國是未嘗有過這樣的日子。英國原是世界的雄邦；然自歐洲大戰，這成了過去永久的夢了。這次大戰，打倒了德國的霸權，但是對於美國的躍進，却什麼辦法都沒有。

因之，英國要想從來那樣維持現狀，也覺不可能了。聰明的英國的統治階級，正竭力以求脫出這個難局。可是為世界金融與通商的中心的倫敦之優越，要怎樣纔能保持呢？為大英帝國世界的領土之中心的英本國，要怎樣纔能對加拿大、澳洲、南非、印度等自治領地及殖民地，保持其指導的地位呢？

此時，英國的政策，倘若要在世界上，求以英國為中心，那就對於各自治領地不得不有所讓步，而採取把他們的意旨加以相當重視的政策。不過我們須知這等自治領地中，如加拿大及澳洲，已一天天的給美國為中心的軌道牽引去了。因此，大英帝國的政策，勢惟有求英美的接近，到了最後，成為以美國中心而運轉的盎格魯薩森民族的

衛星之一。這便是蕭伯納近作蘋果車 (Apple Car) 的諷刺所在。

但是美國中心，或許在經濟上。至若就文化的立場以言，這意義實無異屈服於亞美利加的文化，而與歐洲文化絕緣。在現實的英國人，倘若政治上不至以美國為中心，那末能夠忍受下去，也未可知。但要使其生活本身全部美國化，則在英人到底是難以忍受的。英國之與美國雖然用的同樣的英語，但是却有一點像日本與中國樣的差別。在英國，有中世封建的歷史，如威爾斯的小說禿諾彭格 (Toto-Bungry) 所描寫似的，今日的倫敦，原是英國幾千百大地主的貴族的莊園的擴大。當地的大地主，便是倫敦的王室。因此，其中世封建的文化，寧與歐洲大陸法德意西諸國的傳統為近。所以要英國一旦棄去這典雅的傳統而以完全近代生活的美國——全體平等的平面的美國為中心，那是英國所難堪的。

美國中心，還是歐洲大陸中心呢？英國現在就立在這十字路上。

世界的實力，現在正逐漸向着新開發的地域而移動。

一是美洲，一是俄國，一是亞洲。在這些地方，有未開發的無盡藏的天然資源，而現在尚未完全成爲都會人的野人的生活力，實橫溢在其人民的五體之中。

歐洲是屬於過去的了。

歐洲的世界霸權，以歐洲大戰爲一轉週期，已永久的離去這些國家了。

不過英國是領有自治領地與殖民地的國家。因此，英本國縱然衰亡，英國國民是決不衰亡的。他們渡海到了新開發的地域，儘能如野人樣把其新生活發揮出來。

支配世界的明日的實力，現在正集結於中亞的俄羅斯，北美之美國及亞洲的霸者日本這三國。

只是英國的未來如何，我們尚不得而知。英國到底往那裏去呢？是在上等的歐洲文化的傳統中，平穩地老死呢？還是更振其伊利瑟伯女王時代剛健果敢的雄心，而重

爲世界的英國呢？

世界正這樣凝視着英國的明日。

三 麥克唐納家

在英國，要想面會的，有四五人。

一是文豪蕭伯納，一是首相麥克唐納，還有是英國法西斯替領袖摩斯來與馬雷教授，此外，並文斯頓·邱吉爾。只有邱吉爾因爲害病，未曾會見。哈文洛克·愛理斯雖然也想一面，但是沒有時間了。

我的要想面會麥克唐納，是因爲在巴黎時，受到了深深的感動。這事情是這樣：醒來一看壁上的掛鐘，已八點半，立即起身，打開窗門，就有明朗的日光，流射入整

個房間之中。走出涼台，看見附近的凱旋門，照着七月間的朝日，光輝異常。看了這個凱旋門，使人不禁覺得巴黎的旅居，真是愉快，因此，我特地寄宿到這旅館來。

溫度八十度，是異樣的炎熱。濕度約六十度光景，把呼入鈴一按，就有穿了燕尾服的侍者送早餐過來。一陣濃烈的咖啡香，衝着鼻孔。我急忙理好衣裳，坐於桌前，一邊剝着果皮，隨意讀着報紙。侍者剛纔已把今天倫敦泰晤士報帶來放在桌上了。在重要記事欄的頭上，標着『首相邁歸倫敦』那樣的大字。我把手上的小刀停了下來，像神往似的看着那記事，胸中感到一種興奮。

是七月初旬，在瑞士洛桑的歐洲國際會議上，有關於戰時賠款問題的討論。這是一個稱爲凡爾賽和約之痛的大問題。凡爾賽和約因爲係由歐戰激昂的渦流中所產生。因爲當時的政治家代表了痛受戰禍的國民的悲憤，不免偏於感情的議論，因此之故，乃有課德國以極巨額的賠款之事。十年以後，經過一番冷靜的考慮，遂覺得非天下

的長策。而戰後各國對於德國的強制索取，實造成歐洲不安定的經濟現象。於是到底來了『此路不通』。當德國遇着破產的危機的時候，有胡佛暫停付債的宣言。這是去年（一九三一）的事。到了後來，歐洲各國遂只好承認。這對於法意比諸國，實是非常的打擊，因為倘若沒有這筆收入，那末財政上就要發生赤字，這是誰也不願答應的。只是美國以為歐洲各國倘若欲暫時停付戰債，那末戰勝國對於德國也當暫停其賠款的付債。但即如此，到底不能回復歐洲永久的和平，於是大家都覺得這個戰時的賠款問題，無論如何總得設法解決。因此，乃有這次洛桑會議的召集。

這次會議，結果很好，担任議長的麥克唐納正於前日歸返倫敦。當時的光景，泰晤士報上曾有詳細的記載。

他的火車一到維多利亞站，就有英國的閣員、實業家、政治家、新聞記者及多數的民衆，聚集在車站，歡迎他。他有如凱旋將軍似的，當萬衆的喝采聲中，在維多利亞站走

下車來，因為要到白金汗宮去啟奏陛下。

讀了這個劇的光景，使我不禁鮮明地記起了十三年前的情形。這是發生於同一車站的情形。是巴黎和會終結後，路德喬治凱旋倫敦時，一九一九年六月廿九日的情形。當時的路德喬治，其得人歡迎，正如奧拿破崙爭霸而一手奠定英國富強基礎的大宰相威廉畢德，不妨並稱，實在盛極一時。因為這個英雄的正式歸京，倫敦全市的人都空巷出迎。國王喬治五世也伴着太子威爾斯親王，親至車站。對於屬臣，這樣的歡迎，實是前代未聞的盛觀。

在山崩地坼那樣的喝采聲中，路德喬治受了國王陪乘的特恩，當十重二十重，洩不通般並立着的大衆之前，英姿颯爽的驅車向白金汗宮。這情形，是我雜立在羣衆之中，所親自見到的。

在他的白髮上面，初夏的日光照着，使他那種英雄的姿態，更爲動人。就如這樣，從

倫敦的大路上直駛過去。

『救國的英雄歸來了！』

這樣的感情，在倫敦的碧空與大地之上瀰漫着。

這時候，麥克唐納在那裏呢？我因為要會見他，曾經尋遍倫敦市上，却不得而見。他爲的反對歐戰，主張和平，致受了賣國賊的污名，失去了在英國政界的地位，失去了在衆議院的議席，甚至在高爾夫俱樂部中，亦遭人除名。那種轉軻落魄的光景，大如廣大的英帝國中，沒有他容身之地似的。然而他依舊昂然不屈，爲了和平，繼續奮鬥。當路德喬治凱旋之日，他正旅行往喬治亞。

十三年的日子，如水般過去了。昔日的賣國賊，現在成爲救世主，堂堂地凱旋回倫敦了。如潮樣的民衆的采聲，在他的身邊，轟然的響着。

現在，路德喬治到那裏去了呢？

他以接連的總選舉的敗北，已成為不過黨員三名的英國最小政黨的首領，在英國議會的一隅，保着殘喘了。

這是何等激烈的變化呢！

『人事雲千變，浮生夢一場！』

這樣的感覺，充滿了我的胸中了。

我所乘着的大汽車，在不晴也不陰的初秋的天空下，一直向西的走着。離開倫敦，車子過了一個名叫伊林的小城，便是英國普通的鄉間道路了。在迤邐起伏的丘陵間，到處都有農家，周圍是廣大的牧場，柔軟的牧草堅厚地像毛氈般平鋪着。這裏那裏，有獨木可以成林那樣巨大的櫟樹，峙立着。迂迴曲折的小溪，即繞着丘陵、牧場、櫟樹流着。間着有三頭四頭的牛，臥於地上而眺望遠山的馬，靜自在食着草的羊羣。车子在平坦如砥的路上，毫無聲響的走着。路旁兩側是英國特有的樹籬。

原來一國的文學，倘若沒有見到該國的都會與田園，是不能理解的。在車上，我不禁記起了迭更斯的小說與韋爾斯的作品，覺得這都是不能求之於英國田園以外的著作。

不過一小時半光景，小村的四角向左稍曲，沿着小溪有一條小路當着一個巨大的家院，不，一個野原，在這門中，兀立着我所視為對象的家屋。這便是察谷斯的英國首相的別墅。進了門，是一段碎沙路，以後便到那中世紀風的巨宅。近門，把門鈴一按，就有一個上等的中年婦人，輕靜的開着門出來。

「是約好了的嗎？」

「是的。」

「請進來。」

說着引我進了裏面，在一個天花板甚高而稍覺黑暗的廳中，我放下外衣、帽子與

手套。隨後她開了前面的大門，引我到第二間房子。這是一個差不多有三四十席大小的大會客室。

高的天花板，有窗一二。在這薄暗的房間的右側，是個巨大的火爐，火正熊熊地燒着。旁邊的沙發上，就有一个人影，霍地立了起來。是中等身材的年輕的女子。她穿了茶色的綢製晚裝，髮作栗色，一點不錯，正是伊瑟倍爾姑娘（Isobel）。

「來得好，可是此刻，只有家兄在這裏。」

是和氣藹藹的對話，接着便是，

「請罷。」

就移過旁邊的椅子來。

忽然，門開了，

「哦！」

這樣出現了馬爾柯君 (Malcolm)。他是麥克唐納首相的次子，年紀不過三十，已
是自治領部的政務次官了。他在二十七歲，當選為議員，因為太平洋會議，曾與之屢有
會見，所以現在他，招我到他家中。

「吃茶要到四點半，我們現在到庭園散步去罷。」

這樣說着，我們二人便不戴帽子，隨便的走向庭園。在廣五百英畝的園中，有高山
二三，我們攀登一個山頭。

秋風吹過那長得很高的草，都一齊的偃伏下去了。在山頂上面，以白色的層雲為
背景，有個一手拿着大的鐮刀，伸腰而立的人，正是藍綬·麥克唐納 (James Cairney
MacDonald)。

白髮蓬蓬的給風吹拂着，他隨便穿了一件短衣服，從下面仰望上去，正像托爾斯
泰的肖像畫。我們走上山，迨至與他相近：

『啊，是客人嗎？我正在這裏割草呢，我們下去罷，是吃茶的時候了。』
就聽見他這樣隨便的說着，偕着一個女郎，匆匆的下山去了。

到了山頂，馬爾柯君，就指點着一邊說：

『那邊的那個村莊，……就是號召革命的約翰·漢勃登 (John Hampden) 的故鄉。在那裏，關於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 的史蹟，非常之多。』

下山回到屋中，已有二三個客人與麥克唐納飲着茶，在閑談了。等這些人告別回去，我便就他的身旁，與他作種種的談話。在屋中，只有二位姑娘與馬爾柯君。茶水在酒精燈上沸着。秋日從高高的窗上斜射於室內。有一種似家庭的靜默空氣。我談到滿洲問題，談到裁軍，也談到日本聽了我關於滿洲的說明，麥克唐納這樣的說道：

『關於滿洲事變，我並不覺得重要。現在所難的，是因了滿洲事變致裁軍會議沒有結果呢。』

他面上現着憂思的表情。

原來以和平爲其一生的政治信條的他，裁軍是他所朝夕縈懷的事呢。以後，他在聽了我關於滿洲問題的說明以後，突然說道：

『這是我知道的，可是日本的財力能够這樣繼續下去嗎？』

在這片言隻語之間，我認取了全世界對於滿洲問題的所見。他們都以為日本的經濟能力，不能擔當滿蒙的開發經營。這是今日世界各國當局頭腦中的思想。

過了一會，首相說道：

『今晚倫敦市長的宴會席上，我因爲要演說，得去預備講演稿……』

他說着便辭我回轉書齋。

『喂，請去參觀這房子好嗎？好玩的房子哩。』

又過一會，馬爾柯君說着便立起身來，出門給我作嚮導。西北一角是他的住居，從

這房子側面的階步上去，有一個約八席大小的小房間。他指着給我說：

『這是琴格雷被禁閉的地方。』

在房間的一角，有中世紀風的高牀，側面是樸素的化粧台。此外，在這房間中，便只放衣物的一口櫥，一張小机，兩三把椅子而已。琴格雷自一五五三年底起，就在這室中被禁閉過好幾月。她因為正當繼承英國王位的次序，所以給伊麗瑟伯女王視為危險人物，加以囚禁。直到現在，那個青年美貌的公主的可悲的夢，似尙充滿於此室中。壁上，有幾封信，裝着鏡框掛着。這是琴格雷送給伊麗瑟伯女王的求命的悔過書。雖時間相距已三百年，而哀婉悱惻，猶足動人。

南邊的長廊，便是圖書室。在一邊角上，掛着巨大的克倫威爾母親肖像的油畫。

『這面貌與克倫威爾據說很像。可知他那堅強的性格，是有其由來的。』

馬爾柯君這樣的加以說明，接着又說道：

「這房子原是十六世紀初建造的，因了克倫威爾的孫女曾在這裏住過，所以遺下了各種東西，頗有很好玩的呢。」

他說着便帶着我到外面的一口玻璃櫥旁邊。依着他所指的看去，有一個頗爲生動的正面的石膏面孔。

「這便是克倫威爾的 *Life mask*。」

是他的說明，接着又道：

「關於這東西，曾經有過一則有趣的故事，原來克倫威爾生時，雖據種種的文獻，曾經製過顏面的模型。但是死後，却什麼都沒有發現。因此之故，一般人以爲那是沒有的事。或者以爲一定有什麼錯誤了，都不存什麼希望。」

「數年前，海軍大臣李勳爵買了這所房子，接手以後，因爲打算獻給政府作爲英國首相週末旅行的休養所，於是到處加以改造。此時，他忽在一道牆壁面前立了下來。」

他覺得這牆壁有點奇怪，因為比其他牆壁稍稍突出。他於是便用手敲那牆壁，聲音似乎又和普通的牆壁不同，好像當中是空的。他因為覺得異樣，便喚了工人，把牆壁打開，看那裏面究竟是什麼。牆壁打開了，裏面深處，有一間小室，當中空空洞洞的，什麼東西都沒有，只在正面掛了一個克倫威爾的 *Life Mask*。原來自克倫威爾革命以後，英國王朝重新登極，克倫威爾的遺物難免有悉被破壞之虞，所以他的黨徒，特地封藏於此壁中。這樣經過了三百年，現在始再出現於世界，說起來不是很奇怪的事嗎？」

他這樣的說着。

我記起了英雄克倫威爾的生涯。他受了燃燒般的宗教的感情的激動，舉起清教徒的義師，革新政界，創立革命政府，使英國當時得有一股新生之氣。那光景不禁歷歷的印上心頭了。說起來他原是個奇人。歷史的英雄之中，像他那樣受到奇異的待遇的實在罕見。他去世後，因了大歷史家克拉倫藤的筆誅，二百年來，始終給人譽為逆賊。迨

至加萊爾與麥臯來出世，一般人始漸認識其真相，重新把他當作英雄好漢。這個「Big Boy」便是與其本人的歷史的聲名之浮沈同樣，在三百年間，實際不爲人所知。我這樣的想着，不禁對這面孔作凝視。

爛爛的兩目，像東方人般突出的顴骨，巨大的鼻，緊閉着的兩唇，什麼都無所恐懼的剛毅態度，都可從這一切當中想像出來。這是當時英國人所要求的人傑，也是今日非常時期日本所期待的英雄呢！

走出那裏，到下面，是個廣大的食堂。馬爾柯君笑着說道：

『這個廣大的食堂是歷代首相招待各種的人共飯的地方，但是看這裏的一些小椅子。』

一面他指着那桌子周圍簡樸的五六把木頭椅子，又說道：

『這是這房子中的寶物呢。這是女王安娜式的椅子，李勳爵當把這房子獻給英

出。國政府的時候，曾附着條件，說將來若一旦遇着火災，那末第一應把這些椅子首先搬

他說着不禁笑了起來。

以後，我們回到原來的室中，在角上一個巨大的無線電箱子下面，有二隻腳露着，那個年青的姑娘，正在修理無線電機呢。這是任何國家都相同的事，未免有點滑稽。

沙發上面，伊瑟倍爾姑娘正在編織絨線。這表示着一種儉樸簡單的家庭狀況。原來無論在蘇格蘭鄉間爲學校教師的時候，或爲大英帝國首相的時候，這家庭的人人，其心境是相同的。

在我作別將行的頃刻，馬爾柯君對我說道：

『你願意和我父親說一聲嗎？』

『唔，隨便都好。』

我的意思倘能再相見，那是最好。

『那末請等一等。』

他說着便去推開鄰室的門，望了一下，又輕輕把門關上，對我說道：

『父親疲勞得很，現在已睡着了。』

他愉快的微笑着。

在這瞬間，我明日的認取了麥克唐納一家的心緒狀況了。

自夫人去世十數年間，未嘗續娶的老首相的心緒，拒却了許多人的求婚而始終獨身的伊瑟倍爾姑娘的心緒，以及到現今還是獨身的馬爾柯君的心緒，這一切的狀況，我現在都明白了。

父親因了孝心深厚的三個兒女愛情，於是忘記了孤獨寂寞的生活。兒女因了慈愛的父親，於是過着溫暖的家庭生活。父思子的慈愛與子思父的孝心，都在年青的馬

爾柯君的微笑之中浮出來了。

x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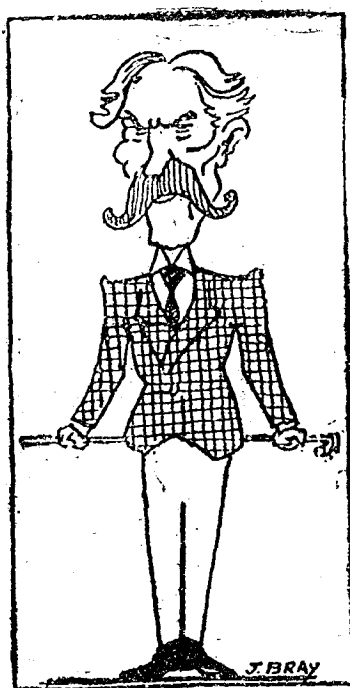
x

十月十八日午後九點十五分，麥克唐納在英國下院的首相席開始渥太華關稅協定的演說。從這天的三點四十五分起，我就在旁聽席的一角坐着，聽他們的大討論。

這天的討論，以財政大臣奈維爾·張伯倫的報告演說開始，接着是反對黨首領藍斯倍利的攻擊演說，以後是贊成與反對的議員繼續演說。其中尤以最近脫離內閣的自由黨首領薩謨爾，攻擊關稅協定最爲辛辣，痛言英國之放棄自由貿易制度，乃是陷英國的國運於危殆之境，爲首相者，實有背於選舉當時的聲明云。

當麥克唐納起立演說時，議場中擠滿了議員，幾於無立錫之地。英國的議院因爲是由教會發達而來，所以與日本法國之自戲院那樣發達來的，其構造完全不同。議員們都是很接近的坐在一起。不僅如此，且議席上亦不列名牌，所以混雜得很，加以後來

增加的議員人數，又沒有相當的議席，所以當大演說時，議員往往立於走廊上面麥克唐納就立在這黑壓壓如山般的議員中間。他開始渥太華協定的辯護演說。他身上仍



舊穿的與數日前相同的舊衣，眼上戴着黑玳瑁鏡。手上拿着一張小紙，作諄諄反覆的說明。以後，他漸漸熱烈起來，於是揮着

右手，以響朗的音吐，粉碎一切反對黨的演說。

『我們果是違反選舉的公約嗎？那未免誣之過甚了；我們正因當時有此選舉公

約，所以今天訂立這樣的協定，以挽救英國經濟的危機。」

是獅子王對沙漠之月而怒吼那樣的威容。接着一陣振動滿室的喝采聲。

這時，我不禁記起了全盛時代的格蘭斯頓。

現在，麥克唐納是國民內閣的首班，是拯救英國經濟危機的恩人，是五百有餘的議員的首領，正如往無人之境似的，可以在英國政界獨騁其馳驅。

這充滿着確信的鋼鐵似的聲音，朗朗的響澈於英國議場之中。

此時，我的眼光忽然看到反對黨議席的一角。在近入口的前列角上，坐着一個老人。如雪般的白髮、白鬚、面色血紅，肥滿的身體，懶洋洋地稍稍有點傾斜。他這樣的坐着。見鄰席的旁聽人說道：

「那不是路德喬治嗎？」

「正是哩。」

一個中年的婦人回答。

我愕然的再把這個白頭老翁看了一番。

十三年前，當他在這相同的議場，報告巴黎和平條約的時候，他不是照耀着半神的威容嗎？那時候，麥克唐納在議會中，是形影也不可得而見呢。

十三年前的日月過去了。昨日的英雄，現在成了落拓的人了。先前不遇的人，現在却如旭日之昇天，成爲當世大人傑。人生的浮沈，世路的變遷，這是何等生動的插畫啊！

但是此時，我又想到，對於這種一時的聲名，麥克唐納自己到底作何感想呢？像他那樣管盡了生的苦辛的鐵石心腸的漢子，一時的聲名原如過眼雲烟，何足重輕。無論是路德喬治，是麥克唐納，他們的出生，都各受了特殊的天分。他們只在發揮其天分的時候，社會乃以他們爲必要。

『四時之序，成功者去，』一旦盡了天職，時代便要棄去他們了。但是聲名雖去，他

們自身的價值，可並沒有毫釐之差，因為變動的不是他們自身，而是時代。時代是以飛快的脚步而前進的。

次日晨十一點，我驅車至唐寧街（Downing Street）十號，這是歷史上有名的英國首相府。按了鈴，關人出來說道：

「馬爾柯君還未歸來，請等一等罷。」

他這樣叫我等在廊下。

過了一會，馬爾柯君來了。

「喲，勞你相等，失禮得很。」

他說着便當允領導至府邸中。

原來我會託他，說在未離英國以前，無論如何，要一觀首相的府第。

「先觀我的房間罷。」

這樣的說着，便引我至他的房中。到處是日本的彩畫，其中尤多的是他與我同攝的京都的照片。因為當時，太平洋會議開會於京都，我曾經陪伴着他。

「那時所買的漆器碗，現在還在家中作喫湯用呢。」

他說着笑了。以後，他引我觀府中各處，在樓上巨大的會客室內，他立停了說道：

「請看這間廣大的會客室當家嚴組織第一次勞工黨內閣，到這裏來的時候，因為前首相夫人，太沒有趣味了，到處都釘滿了自己兒女的相片，致牆上盡是釘孔。說起來英國實是個奇怪的國度。這個首相府，二百年來，原是椅子、桌子、家用器皿，什麼都沒有，全部要任首相的人自己帶來。從前的首相，都是家私富有，可是家嚴來的時候，是第一位勞工黨首相，却没有足以與此巨大第宅相稱的家具。首相府竟是沒有家具什物的，你想好笑不好笑呢？於是決定由政府備辦，置於這房子當中。現在的一切，便是當時由財政部撥款備辦的，真是奇怪的事呢。然而這樣的不便，歷代的首相已過了二百

年了。」

他笑了。真是英國人的談話呢。

於是他指着美麗的油畫，對我說道：

『後來家嚴想了起來，英國有許多的博物館，每年要收買許多的油畫。因為數目很多，不能盡量陳列，照例高擱於庫藏之中。倘若把這些圖畫，以之陳列於首相官邸之中，那末世界各國的賓客見了，便可知道英國的美術了。他這樣就把這意思與財政部交涉。這也是一樁奇事，自此，英國的名畫乃始懸在這房子中。』

馬爾柯君一邊笑着，這樣的說。

聽了這話，使我不禁也覺得英國真是個奇異的國度。二百年間，首相府儘自讓他這樣的空，誰也不去設法改正。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英人有趣的保守性質了。可是這到底非外國所能模倣的。

下了階步，有一所小的房子在大門側邊。

「這是從前的食堂。威廉畢德就是在這房子中用膳的。他嘗給人稱爲「三瓶漢」。因爲當時的男子，大抵都有飲乾三瓶葡萄酒也不醉那樣的大量，畢德便是其中的人。在這室中，他常飲乾了三瓶之後，便酩酊醉倒，於是有人過來把他昇至床上。」

他笑了。

那對面的房子，是英國的開議室。至於食堂下面，那是聖詹姆士公園。

「愛斯葵士首相的夫人馬爾奇，對愛德華七世陛下，問道，陛下所養的孔雀，夜間啼叫，討厭得很，我用槍來打死牠怎樣？便是這個公園嗎？」

「是的，正是這公園。」

馬爾柯君說着笑了。

「現在請看這房子，這是二百年來英國開議開會的房子，我們可說英帝國的歷

史，都是在這裏決定的。但是這四周的書架，你知道是什麼呢？」

他一邊指着簡易的木架說：

「原來全部都是英國下院討論的速記，在如此重要的首相官邸，竟滿堆了速記錄，你想多奇怪呢！」

他笑着繼說道：

「自從家嚴來到這裏，因為相府之中，竟連一本文學書也沒有，未免太沒趣味了。雖然堆滿了這些速記錄，但沒有人會去讀牠。因此，當開議疲勞之時，大家寧可作雜談。所以爲了等待開會時之讀書消遣，主張放許多英國的名著在這裏。於是家嚴向開員們提議，倘有自己的著作，希望能夠簽名獻於府中，倘若沒有自己的著作，那末把自己最喜歡的，也簽了名陳列到這裏來。大家都贊成此議，於是陸續送來，請看現在房子的差不多一半以上，已積滿他們送來的書了。這便是薛特奈·韋勃 (Sidney Webb) 的

全集。」

他用手指着，

真是奇怪的國度，我不禁這樣又想了起來。在這堂皇的首相府中，像議會的速記錄那樣枯燥的東西，竟也堆置了二百年。到底是重舊習，不願加以變更的英國鈍重的國民性，纔會如此。這樣的想着，遊畢了巨大的首相府，我便告辭出來。

四 摩斯來的印象

在英國，有三大潮流。一是自由主義，一是社會主義，還有一個是國權主義。

現在代表自由主義的潮流的，便是首相麥克唐納。惟我們須知自由主義不是信條 (creed)，不是公式，也不是政綱或政策，而為一種情感與心境，具有寬容與中庸的

德操，以求個人人格的完成。

麥克唐納原是個社會主義者，但他的政治信條，雖是社會主義，却一點也無害於他的自由主義。他的信仰社會主義，主張廢止資本主義，乃是欲由個人人格的完成，而創建更好的社會。但他不是共產主義者。因此，他不主張唯物論。他是理想主義者。他相信議會政治，相信言論的自由，並相信在人類個人之中有神性存在。

與麥克唐納相對，在英國，真正代表社會主義的，是蕭伯納。像他自稱為英國的共產主義者似的，他不僅不信今日的資本主義，且如議會政治、個人自由，都覺得無關重要。我曾經會見過許多英國勞工黨的領袖，但是由此等出身工會的工人的指導者，我覺得似以蕭伯納為更能明白代表一種事物。

在英國，最能明白的代表國權主義的，是保守黨的邱吉爾，但他已是將老之年，且因隱身在既成政黨之內，到底不能激動青年的熱情。英國將來倘果有國權運動之一

日，那末年青的摩斯來爵士 (Sir Oswald Mosley) 必定要成爲世界矚目的中心。

摩斯來的相見，事在去年，那時，他不過三十五歲，他是英國屈指可數的大富豪，夫人是貴族中的貴族，寇仁侯 (Oznou) 的女兒。他曾參加歐洲大戰，爲飛行的能手。不論慕沙里尼、希德拉、摩斯來，凡是法西斯運動，都由曾經參加歐戰的兵士發動起來，這是值得注目的。



他自歸國以後，即由保守黨轉入自由黨，第二次麥克唐納內閣，曾入閣爲藍開夏尙書。後來因

了失業問題與首相的政策不合，乃聲明辭職。一時曾傳着將爲未來勞工黨首領的消息。可是不久，却與六個同志，一同脫黨，開始新黨建立運動。在麥克唐納國民內閣之總選舉中，他們是全部落選，致喪失了在議會中的勢力。但他自去年十月起，却堂堂地舉

起英國法西斯黨的招牌，謀在全國結納黨員了。

把這意思最初加以發表的，是去年十月出版的大不列顛（The Greater Britain）一書。

在序文中，他曾如下的略說：

「英國失業人數已超過了三百萬。這證明我們的經濟生活，已追過我們的政治制度，十九世紀所成就的政治制度，已不能打開這困境了。」

「在我們前面的問題，是怎樣以改正政治機構，使能適應於近代科學之革命的變化，達到個人創意與國家利益的調和。」

「法西斯替的內容有二：一是高尚的市民觀念，二是超越黨利與地方利害的權力國家的觀念。」

「這是由權力規律、秩序以達到變化與進步的渴望的結果。」

『法西斯主義的要素，便是對於新事實的適應力，這是比什麼都重要的，現實主義的信條。』

月十三日晨十一時，我以自由黨議員畢喀林君的引導，至總部訪摩斯來氏。在小的子中，有黑制服的黨員工作着。是比柏林蓋伯爾思的事務所還要小的房子。門開了。

走進去，在中間放了一把大椅子的房間中，立着一個身長六尺相近的壯漢。在普通的衣服裡面，穿了黑色的襯衣。

這便是摩斯來。

『請坐。』

他手指着椅子，自己也就坐下去了。

是個與我在電影中所見的，完全不同的人。

一點也沒有如貴公子那樣的氣派，是個霸氣橫溢的壯漢。慷慨的態度，說話的時候，具有一種動人的愛嬌。聲音朗然而有力。身體手足，甚至語聲，莫不宏大。鼻下留着黑髭，頗引人注意。

是實地的民衆運動者。

「關於法西斯運動，我是數日前，讀了大著方纔知道。」

聽了我這樣的說，他大笑着道：

「唔，關於法西斯黨，原是這本書中第一次發表呢。」

以後，我們稍稍講到滿洲問題，接着我說：

「英國的發生法西斯運動，我以寡聞，實在有點出於意外。」

他答道：

「唔，這是從各方面來的要求。我由與青年相接觸的感覺，感到今日的英國青年

們，對於歐戰後那種放縱墮落的生活態度，實抱着一種強烈的反抗意識。

『今日英國青年所要求的，是秩序，是規律，是服務於國家。

』這便是我所鼓吹的精神。』

他以強力的聲音，堅定的說着。

『今日的英國，正臨於非常的危機，恰如將就傾覆的船舶。在這時候，縱是少數，但倘能使在船中的人的重心，改變至於另一方面，那末這將就傾覆的船，是不難歸於正當的位置的。這便是我們英國法西斯黨的任務。』

是充滿着確信的聲音，他這樣的說。

『那末這工作的目標是什麼呢？』我問。

『是團體國家（Corporate State）的創造。這是國內全體協力一致的國家。因為如從前那樣分別為各種階級、黨派的國家組織，實在不能解決近代的經濟問題與社

會問題。所以除非由獻身國家這觀念而團結起來的強力的法西斯黨的力量，便什麼都無法挽救。」

「你們也有突擊隊嗎？」

「有的。至於爲什麼要有突擊隊呢？那是因爲我們的演說會，常要受到共產黨員暴力的妨害，我們組織突擊隊，便是用以鎮壓會場的騷擾的。」

「經費可是由黨員捐出的嗎？」

「是的。雖然成立以來，爲時不久，但各地的事務所，已能自己支持了。」

這是因爲一般的批評，說他以家財創立這黨，所以他的回答是這樣。

「黨員漸有增加嗎？」

「唔，我們却不希望增加。我們是精選主義。以前許多政治運動的失敗，便是不以質，而以量爲主，我們主張團結真能獻身以努力的人物。」

以後，他便如其所著書中所說般，說明其主旨。

從衰老而高等的英國之中，見到了這般痛快淋漓的漢子，開始不顧一切的運動，我感到非常的愉快。那種樂觀的、男性的氣分，縱假定沒有慕沙里尼、希德拉那樣的天分，我覺得至少足以激勵一部分青年的壯志。

英國的法西斯運動，倘若英國不是日陷於難境，是決不會發生的。所以在這時候，將有比他更具有天才，更出身貧苦的青年，抬起頭來，是未可知的。但是，單就舉烽火而唱義這一點言，他亦儘足為一個陳勝吳廣了。

五、蕭伯納會見記

最後，關於蕭伯納的會見，是由於畫家奧古士德·約翰先生的介紹，而約翰先生

的介紹，則實出大使館澤田廉三君與畫家駒井君之力。

在威德霍爾·可德四號，走下汽車的我，就走進一所棕色的巨大的公寓。門口穿了制服的男子，當我問他以蕭氏的住址時，他告我是在四樓百三十號。拿出錶來了一看，正是十一點二十五分，與所約好的時間相合，這使我安了心，乘了粗大的昇降機，走上四樓，一會，找到了門口左邊寫着百三十的房間。按了一會鈴，却沒有回音。仔細一看，原來是古式的銅扣（Knocker）。於是我把門敲着，須臾，門開處，立着一個四十五六的婦人。她身高五尺五六寸，黑髮，穿的白色而棕色花紋的樸素的衣裳。她問道：

「是約好了的嗎？」

「是的。」我回答。

「請進來。」

便把門打開，引我進去。當中是普通的門廳，正面放着長方的檜木箱，我在這上面，

脫下我的外衣，迴轉身；我看見那裡掛着一頂粗末的帽子，便把我的帽子與傘，也放在那裡了。忽然，看見一頂軟帽與一件茶褐色的雨衣，也雜亂地掛在那裡，知道蕭伯納是在家中，心頭一鬆。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而得闖到這裡來，在我，寧是一種意外之感。因為要想與蕭氏會見是一樁不容易的事。原來世界好奇的人士，每來英國，莫不以與蕭氏相見為其旅行日程之一。因此之故，蕭氏認為有妨其著作，非常厭惡，大多數的人們他都是不願相見。尤其如美國來的多數遊客，他覺得最為討厭。據某美國雜誌的記載，他嘗嚴閉其室門，並在扶梯下面布着鐵絲網，但是這次親來一看，不僅沒有鐵絲網，且完全是開放的。我不禁覺得好笑。

十三年前來到倫敦的時候，曾託他的友人寫了懇切的介紹書，然而却没有回信，因為這樣的經驗，所以這次的打算見他，着實担了一番心。但是，自從把約翰先生的介

紹信一送去，蕭氏親筆的回信就來了。打開一看，是住在距倫敦不遠的威爾林的別莊中。

刻居倫敦郊外，不知大駕留倫敦，尙有若干時日，還請見告。我當決定相見的日期也。

蕭伯納

是這樣的來信，於是我即作覆道：

若得相見，實慰渴望，請以電示知，當即趨謁。

接着，便是他的回答：

十月十六日午前十一點半鐘，當於威德霍爾四號寓中相候。

是率直而簡明的約言，這使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奇怪。

我推開左方的大門，走進鄰室，是前臨泰晤士河的三十席大小的大書室。正中一

張大桌子的旁邊，背坐着一個白髮的老人。他見了我，就霍地起立回轉身來。

這便是在相片上全世界人所熟知的蕭伯納。



他的身材，怕有五尺八九寸罷，隨便地穿了黃綠色的衣服，筆直的立起身來，微笑着。雪樣的白髮，長的鬚鬚，充滿血色的顏面，在秀長眉毛下，露着一雙好玩的綠眼睛。他笑着說道：

『來得好。Mr. Tsurumi (鶴見君)』

我便過去與他握手為禮，說道：

『早晨好，Mr. Shaw』

此時，在我心中，覺得一驚非小。大概因為我的姓是T與S開始，所以在西洋人容易記住罷。我就坐在他桌子的左邊，窗外可以看見泰晤士河。下着細雨的岸，像泰那的

圖畫樣，稍帶煙霧朦朧的景象。

『奧古士德·約翰在給你作肖像，是嗎？』

繼着立即又說：

『歐亞是地球上最大的陸地，東西兩邊都有小島。這便是日本與英吉利。這兩個島國，都攝取大陸的文化，而成爲支配大陸的強大國家。說起來真是奇怪呢。』

他微笑了。

今天他的興趣似乎很好，我心中這樣想着。

忽然，他像開玩笑似的，微笑說道：

『日本在打算與世界作戰嗎？』

『不像罷……』

我這樣一出口，他就接着道：

「唔，我知道的。因為貴國有一個重大的問題，必須養這麼多的人口。」

這一次他說時，完全是嚴正的態度。於是我就進而講發達工業以解決日本人口問題的方策，接着並講到一般外人為日本而主張所謂產兒制限，這是以減少生產率，但是隨着以死亡率的減少，人口依舊是增加的。講到這裡，他忽插着說：

「這樣，所以小兒的產生，雖是減少，也沒有用的。所以必須用戰爭以為殺戮了，哈哈！」

他笑着。於是我便繼續發表我的意見，即國際和平乃與國際正義相並行，現在擁有廣大領土而人口稀少的國家，却禁止他國的移民，用保護貿易政策以斷絕他國商品的銷路，這樣，縱高談國際和平，試問有何意義呢？對於我這議論，蕭氏便接過去說道：

「你可知道所謂 way-lead 嗎？」

「不，」我說。

「這便是要架設電線，在他人屋上，求取他人的許可。日本因爲人口過多，於是要到他國去求 *stay-leave*，可是加利福尼亞不許，澳洲不許，世界各國也都不許，日本沒有辦法，遂只好不待滿洲的許可，而自行動手了。」

「你說的不是稍近於感情的和平論嗎？」

「我是個文學者、戲劇家。原來文學者的工作便是人間性的研究。尤其是作戲曲的人，使活的人間躍動於舞台之上，是他的工作。我七十年間所研究的，便是這人間本身。所以我不作空論的。」

蕭氏這樣說着，格格地大笑了。

原來蕭之爲人，似一般天才一樣，有心緒很好的日子，也有很壞的日子。倘是在心緒不好的日子，與之相遇，便會無端地拉長面孔。但是今天恰好他的心緒很高興，所以幾乎不容我插口，便滔滔不絕地說下去了。

「例如歐洲大戰，德國便是求 *way lead* 於比利時的。到巴黎去，請你給我一條路，雖然這樣的說，可是比利時却不答應。於是比利時便與德國勢不兩立，德國之對比作戰，原是意中事。但是英國，可沒有出而援助比利時的必要的。又如英國的太子，在旅行瑞士的時候，給人殺了。英國倘若要求瑞士謝罪，而瑞士因其地方是處在意法德奧的當中，英國不能出師攻打，於是隨便的說了不理。原來在當時，空中的攻擊尚不可能，勢必要假道於他國的領土，即求 *way lead* 德國的取道比利時，不就是這樣的一回事嗎？」

接着蕭氏的話，於是我說道：

「然而日本這一次却受盡了世界和平主義者的痛斥。」

蕭氏立即說道：

「所謂和平主義者，到底是怎樣的人呢？例如薛西爾（Coit）這傢伙，不是阻礙

裁軍的人嗎？又如廢止坦克那樣的議論，不就是等於說戰爭不用坦克，那末在今日那樣機關鎗發達的時代，便可以殺死許多的人命了嗎？因為用了坦克，那末這些作戰的人便可有所憑藉了。對於今日的機關鎗而作肉彈戰，到底未免太無理由，所以用坦克以作戰，其實也是無可如何。因此，那些主張廢除坦克的，用意無非在多殺人而已。這個薛西爾，當歐戰以前，你想他是怎樣？他攻擊德國的和平提議，說這是德國的和平的攻勢，而加以阻止。這樣的人物，你想會對和平有什麼益處嗎？」

他把手上下的揮着，興奮的說。

『所以要廢止戰爭，與其提倡和平論，寧教人對近日的戰爭，不要出錢的好。還有，近來的戰爭，完全是性命的浪費，是機械的大規模的殺人。例如從前的戰爭，外交部的先生們決定戰爭之後，平民即出陣去死，然而現在飛機從後面軋軋地飛過來了，像倫敦那樣，儘可於一天晚上，燒得乾乾淨淨。所以決定戰爭的先生們，在現今也要感到危

險了，他們或者因此不至隨便作戰罷。講到戰爭的勝敗，那是以封鎖來決定的。如美國的南北戰爭，這次的歐洲大戰，都是因為封鎖，缺乏食物，於是決定勝敗。而在近來那樣貿易發達的世界，是任何國家都不能自給自足的。」

稍停，他又說道：

『但是，倘若再來一次大戰，那末定是人類的自殺。這是怎麼回事呢？說起來是因為對於今日那樣時勢的進步，所謂政治家者都是時代落伍之故。這也許就是所謂運命罷，唉！據考古學者比得利教授（Petrie）的發見，在地球上從前也曾有過像今日那樣高度的文明四五次，都是到了最後，趨於毀壞，致再歸於原來的野蠻狀態。就今日而言，真正希望和平的，似只有俄國呢。』

於是我接着說道：

『現時的世界，因為太過複雜，所以有非人間的頭腦所能理解了，可不是嗎？』

他道：

『正是，但是所謂政治，照例是最落後的。現在有希望的國家，怕只有俄國了。像意大利是爲了資本家而實行專制，只是慕沙里尼這人，能暫時有威脅資本家的勇氣，不爲資本家所屈而已。但是他的政治，非植根於真正民衆之中，所以是很危險的。』

『這樣說來，是獨裁政治比議會政治好了，可是這樣嗎？』我問。

『這是說，獨裁政治必須植根於民衆之中，我是指這而言的。原來所謂議會政治者，這不是使人民能够實行支配的制度，反之，其目的所在，乃是用以妨礙並破壞他人的工作。例如把君主的權力加以制限，將貴族的權力加以破壞，並將地主的力量也給摧毀以盡。對於一切，都是這樣以破壞爲主。於是人民的權利乃得而伸張，然而却什麼事也不能做。這是議會政治的特色。』

這是蕭氏的議論，於是我問道：

「那末，請問英國的議會政治是怎樣發達來的呢？」

「這是因為有資本家這樣的一種人物。他們有很多的金錢，他們要把這些金錢能夠隨意的化用，並且能夠增加更多的財富，他們希望有這樣的契約。可是這種社會契約的基礎是什麼呢？資本家一面要求國家保護，俾得增加其自己的財富，另一面，則出工資雇用人民，而把他所不要的人，則加以排除為失業者。但是社會上有失業者，在資本家是一種利益，因此，為救濟失業者，造出貧民救濟法。事情便如這樣。只是近來失業的人漸漸過多，資本家的錢已不能養活他們了。於是政府把我們收入的一半，都拿去以之救濟失業者。其實，這全然是浪費。可是難關來了，從幼就領到失業保險，完全沒有勞動經驗的人，日積月累的增多起來。所以英國這時候最困難的，是從父的時代便看着遊蕩起的日益增大的第二代的遊民。於是到了最後，遂不是這個資本家所造的世

界所能供養了。」

他滔滔不絕的說着，立即又說道：

『所以在資本家，各國間的外國貿易，是非常的必要。但此所謂外國貿易，那知就是誘發戰爭的原因呢！』

這裡，我插着說道：

『如日本在德川二百年的鎖國期間，內亂與國外戰爭，都不曾有過。』

他便接着說道：

『這事情是可以有的。但這是在非常簡單的社會。像我所說的外國貿易，在那裡可說是沒有用的。那時候，本國所消費的貨物，能在本國生產，那是最好。倘若造了不必要的貨品，那就得賣給外國，由競爭而訴諸戰爭了。』

他微笑着呈一種滑稽的面容，又說道：

『你可知道叫作伊甸園的事嗎？』

由他這個突然的訊問，使我不禁爲之吃了一驚。

「唔？」

「便是那聖經中的伊甸園哪。」

「哦，那是我知道的。」

「例如我所常說的，在那個伊甸園中是沒有外國貿易的。這樣說時，那時的人是文化非常低等的了。現在以這伊甸園作爲譬例，有一天，夏娃摘下了樹上的蘋果，但是卻不交給亞當，就立即賣到印度。中國復從印度買了過來。而從中國，再賣到舊金山，從舊金山再賣到紐約。以後，再輾轉的賣到英國、意大利、希臘、小亞細亞等，又賣到了原來的伊甸園。此時，蘋果的價值是每個價五十萬元，倘若亞當去買了來，那就是所謂外國貿易，所謂今日文明時代的事。但是繞地球一周而歸來的蘋果，在這時候必已腐不可食，然而經營外國貿易的人已賺了五十萬金，那也就沒有什麼了。現在外國貿易論者

的理論，不是與這相同嗎？說起來真是好笑呢。」

他說着一陣格格的大笑。

突然，他問道：

「請問你是作什麼生活的？」

「我是以寫文爲生活的，也從事政治，有時，講學於美國的大學。」

「噢，近來文人之與政治發生關係，那是好事情呢。」

於是走近了來，他很有趣的說道：

「講到我，當青年從愛爾蘭來到倫敦的時候，本打算做小說家。可是這得先加入文學者的中間，於是想去找個援助的人以爲介紹。但是奇怪，這些所謂文學家者，當其聚在一處的時候，却是只講些文學的事的。於是我經過了一番思考，覺得這是無用的，與這些人「處生活，必定不能成爲優秀的文學家。以後，我的方針，這樣便與一切文學

者不再交際。原來文學的目的在描寫人生。而這些文學者，都與世間無關，只知聚集一些同志，飲茶作文學談話，這樣要想有好的作品，當然不可能了。因此，我無論如何不願加入他們中間，而以觀察實際社會為主，所以去幹社會運動，也去作政治運動。」

他說到這裡，我攙着問道：

「幹那樣的實際運動，不致妨礙你的文學嗎？」

「不，只有好處，不會妨礙的。當然，像實際政治，我是不幹的，因此就不致耗費時間了。」

「不過我的意思，說社會運動妨礙文學，是說當大衆之前，作演說等等的事，文章怕要荒廢了。」

「不，決不會這樣。反之，還可得到好影響。因為由立於講壇上對大衆演說的經驗，那末即坐在書齋中執筆的時候，也會覺得似對大衆而說話。所以文章只有由此更爲

生動活潑起來。」

「但我却因從事大衆運動，據說文章更爲拙劣呢。」

「這是大有不同的。過着仙人似的生活者的文章，是不能激動一般大衆的，可是像穆勒的經濟學，那是又常別論。這是由於非人情的題材，所以出色，但我之意，以爲倘能用近人間的文體來寫，當然是更好。例如我寫聰明女性的社會主義的時候，便是好像對着羣衆而演說般以落筆的。這裡極人間的情境，遂成爲激動讀者的力量。」

「但是文章與演說可不同呢。演說無論怎樣，其聲音當中，大抵以音樂爲主體。……」

我這樣說着，蕭氏立即大聲接過去答道：

「不，這正是文章的骨子呢。所謂文章者，我們可說無一不是作者自己的音樂，是一種 *Musik*，足以使讀者激動的。這證據，我可以從他人的文學批評中去求得。例如韋

爾斯的小說，儘有可資批評的地方。但是也有引用其文章的必要。這便是自己的描寫感到困難的時候。不過不是中間隨便抄着韋爾斯的文章，反之，而是使之成爲自己的文章的。因爲沒有辦法，於是只好看着一字字的直抄了。經過了這樣，於是凡我的手所寫的，都成了我的 *Music*。但若不用自己加以一番筆寫而只以目看過，那是不甚會引起留意的。」

此時，我突然記起了十八世紀的學者伏爾泰。『他的著作九十卷，是他把頭腦中的思想，經過右手而流注於紙上的。』有個傳記家曾經這樣說過，但是所謂文章者，並不是空洞地存在於頭腦之中，乃是由右手而具體化起來的。我不禁這樣的想着，覺得如蕭之所言，這是右手中的音樂，在紙上活躍着的。

『你的文章大概是很費一番苦心的了，可是怎樣使文章能佳妙動人呢？』我問。這就得用力去暗誦古人有名的文章了。對於所謂佳妙的文章，我都如這樣加以

暗記的。例如聖經，英文的聖經，實是天下的名文。我曾經用功的讀過，可是我的讀者，却不覺得在我的文章中有一種如聖經的 Music。此外，我讀過莎士比亞的著作。凡此，在寫文的人，都是非常緊要的。」

這裏，我說道：

『可是所謂文章者是以時代而不同的呢。』

他接下去說道：

『所以大衆面前的演說，有其必要了。因爲這樣，乃可以明白認取當時大衆的要求。』

他這樣滔滔不盡的說着。於是我說道：

『你的精神何其好呢，康健得很哩。可有什麼秘訣嗎？』

他格格的大笑了。

『唔，這類的話，說起來太無意義了。我已是老人了。』

他這樣說着，忽然問我的年紀，我說道：

『唔，這是不好的期間，四十五十之間，便是最不行的年齡。』

他對這話表示異議：

『是這樣嗎？在我，却以為四十、五十的年紀正是富於經驗的人活動的時候哩。』

『不，這是有不同的。所謂經驗者決不能使人賢明起來。我所知道的老人有會飲酒的，飲酒是不行的事。因此之故，雖有七十年的經驗也一點不能使他賢明起來，依舊貪飲，仍是不行的。到底經驗是不能使人賢明起來的。那真能使人賢明起來的，是期待，是 Expectation。』

我覺得這是非常的名言，接着他又說道：

『在我的戲曲中曾經寫過活到三百年的人。因為人既可活到七十，那末活到三

百年也許可以的罷。可是在這其間還有二百三十年哩，因此，身體實在急須調養，於是開始種種的研究。但是，若說再活十年便有了，以爲多了是無効的，這樣，便就什麼都不希望了。不過期待將來的人，一定會努力用心的。使人類偉大的，原來便是這期待，而不是什麼經驗呢。」

他這樣笑着又繼續說：

「但是人過了六十，又會像小孩樣覺得快活的。」

他說着便是小孩般的天真的笑。

乘着他的談話，告一段落的機會，我便拿出日本的畫片來，請他鑒賞。他面上露着一種像小孩般的好奇心，一張一張的翻着。

「這是日本的茶室。日本的建築與庭園的趣味，在使周圍的一切，簡素質樸，一點

也不妨碍人間的靈的自由活動。」

他聽了這話，便立即接過去說道：

「英國從前也是任何家庭之中，都有這樣質樸的房間的。這是所以供人冥想之用。」

以後，看了富士山與瀨戶內海的畫片，他突然說道：

「日本的氣候不知是怎樣的？」

「也和英國一樣。」

我以為他是指溫度，所以這樣說。

「唔，那是不好的。英國的氣候壞極了。愛爾蘭很好，真是太好了。」

「不是和愛爾蘭一樣呢？」

我不服輸的說。

以後，看到了優伶的畫片，

『日本爲什麼男優扮女角，比女優的藝還好呢？』

『這是到處都一樣的。只是在西洋，一般人不知道罷了。例如莎翁時代也是男優扮女角的。並且，也比女優來得好。即是現在英國學校演劇，也是男孩子扮女角，比女子好呢。』

『我會經看過真奴的戲，但是，就在那戲中，也是男優扮女角來得好呢。』聽了他把數十年前所見的真奴的名字提了出來，不禁使我一驚。

我因爲想到這樣繼續不絕的談下去，未免把他的時間太浪費了，於是說道：

『你可以給我一張相片，作爲相見的紀念嗎？』

聽了這話，他立即起來打開壁旁的大桌子，當中放着許多的相片。

『因爲許多人來，總是給我照相，看這裏有這麼許多呢。你尋得那一張好呢？』

名。

他說着把許多相片都拿了出來翻着，真是數不清的多呢。

我這張那張的看着，不知道什麼好。

「一張也沒有好的呢，都是一樣的……」

他照例笑嘻嘻的說着。

我本來想要五六張，但是恐怕未便，於是說：

「那末二張罷。」

我這樣選了二張，他就回到原來的桌旁，拿起自來水筆，又抬起面孔望着我道：

『Mister Tsurumi 是你的名字嗎？』

我便告他是 Yunsuke，他就仔細的寫在相片上面，並且很簡捷的附着他自己的姓

我乘着這機會便立起身來。

『今天真多謝你了。』

這樣說着，便與他握手告別。

從門口走出廊下，我回身又把屋子打量了一番。這個爲莎翁以來的大戲劇家的老人，不知下次我再來倫敦還能健在否。他在世界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是已經確定的了。正像太陽的西沉樣，愈近於地平線的時候，便愈加偉大愈加令人覺得光芒萬丈，燦赫地在全人類的視野中照耀着。

把這一切的聲音，這長久的人生的鬥爭，好像都已忘了的，他現在是重歸於六十年前少年的心境，在英國滿腹快樂的過着生活。

所謂『達人』那樣的情緒，我這樣深感到了。

以後，過了一星期，我與茂木惣兵衛君去看魯特維希 (Emil Ludwig) 的凡爾賽，在三列的前面，發見老人也在看戲。

「蕭！」

我們於是起立與之招呼。

「哦，Mister Tsurumi，晚上好。」

他這麼好的記憶力，使我不禁覺得奇怪。以後，他又給我介紹見他的夫人。

在這大庭廣衆之中，像他那樣有名的人，恐怕有許多人要來煩擾他，於是我便回轉到自己的座位。

從後面我望着他。

「在這頭腦當中，現在不知道想的什麼呢。」

這樣的想着，我感到他的背影與戲台上的戲同樣的有興味。

與這樣的天才共坐一處，看那魯特維希的戲，這事情，真是不可思議的經驗呢。二十年以後，蕭伯納的名字，像世界文化史上的金字塔樣，給後人瞻仰不盡，到了那時，我

這一夜的看戲，當然要作爲自己一生中不可思議的特權，一再的浮上心頭的。

六 大英國與小英國

當遊畢歐洲大陸而上陸於英國的瞬間，遊客最初所感到的印像是

「恬靜的國度。」

於是由倫敦車站，乘了舊式的街車，較之紐約與巴黎，幾乎是牛車樣的速率，走到旅館，這使人更感到這國度的「悠然」。

爲了探索這悠然，我們觀察英國的生活，考較其國民性，並尋求其社會制度、思想與趣味。原來由英國的過去與現在，於是產生這悠然，使大英帝國在這煩忙的二十世紀之中，能够保着這悠然。可是他們能把這悠然的態度繼續維持至多久呢？在這悠然

之保存與喪失中，實關係着盎格羅薩森民族國家的興亡。

聽到了英吉利一詞，常使我們聯想到三件事。其一是運動遊戲 (sport)，其二是紳士，還有一種是所謂立憲政治。

所謂運動遊戲者，實流貫於英國人民的血中，連做夢也離不了的事。羅斯倍利伯 (Rosebery) 曾經說過，人生若不爲首相，便當爲達比一等馬之主人。而他自己則爲二者兼有的人。

一九二六年的總同盟罷工，英國社會差不多要給推翻了，但是罷工的工人與監視罷工的警察間，每週以一定的時間，比賽足球，羣衆則公開觀看。

英國人凡是得了殖民地，在這新開的都市中，一定先造教堂與運動場。

這種英國人的遊戲精神，恰如日本武士道的風氣，是不容輸出到國外的。

維多利亞女皇的駙馬阿爾白脫親王 (Albert) 是個由德國而來英國的人，勤勉

刻苦，嚴正聰明。因此在英國人中，批評很爲不好。他雖然是個善騎的人，但在崇拜運動的英人，却並不贊賞他的騎馬。

『這種騎術，不是遊戲。』這便是非難的原因。

在英國人，運動所以鍛煉筋肉，增進食慾，是幫助熟睡的手段。所以不必長於此道，求取名譽，取得獎品，把照片登之報章雜誌。必是這樣，纔能得運動的三昧。

這是他們的生的本能。

小鳥囀於枝頭，犬馬奔於草原，是這樣的自然。所以他們是西人中最能保有與自然相近的本能的人。他們像象養犬馬的名人，是把人作爲與生物等觀的名人。

所謂人者，在他們，不是德國人那樣耽於思索的理性人，不是法國人那樣逞其感覺的藝術家，也不是意大利人那樣情意奔放的自然兒，而爲由生物自然的本能以生存繁榮的常識人。

他們不由理念以思考，而爲由本能以直觀。他們像馬之以其本能而食而走而眠一樣，順着人間自然的本能，想出合乎肉體與精神的要求之生活，依據生物生存的法則以生於世上。

因此之故，他們的生活，在歐美人中，最與自然相近，最與動物相近，最爲健康而富於直覺力。

他們明白的眺望現實的世界，明白的認知爲生物的自己，有何等的必要。因此，他們着重於各國本能的要求，以經驗的、歸納的方法爲主，不像德國人那樣，由理性以造出的大前提而爲演繹的、觀念的態度。一言以蔽之，英國人是所謂常識的。

此種實利的、生物的辦法，實使他們成爲無比的政治動物。

政治是實際的。使各人現實的所欲，得以滿足的，是政治。因此，英國人的辦法是使他們成爲優秀的政治人。把政治與一定的理想及觀念相結，可是雖由此道以行，到底

因爲對方是生物之故，不能盡如所懷的觀念。因此，若以觀念與理想爲中心而行事，在現世常遭失敗。

反之，若以各個人之現實要求爲中心，而努力於以求其滿足爲目的之政治，那末必可成功。因此，英國人是卓越的政治人。

所以普通的英國人，其治事接物，沒有論理一貫的。這是不必要，正像犬與馬沒有一貫的論理樣，在人之生物的生活上，也毋須一貫的論理。不過一貫原來是人間的本能，是本能的要求。

爲生物的人間之研究者的英國人，在其社會組織上，表示了非常的天才。

他們並不想造成頭腦所設想那樣的理想社會，他們只努力完成能够滿足每個人的要求的社會。

他們因爲強力的意識到自身本能的要求，所以能够感到他人也有同樣的要求。

因此，在生動的社會中之生存，知道把自己的主張與他人的主張相調和。

因此，英國的社會，一方面重視社會全體的統制，同時，也尊重各個人的要求。因為此個性的認識與社會秩序的維持，是生物自己生存之第一要件。這是沒有理由的，這是實際的必要。

這種把人當作生物的研究，使英人在異民族的統治上，成爲超越世界的優等生。他們知道自己，知道本國人，同時也知道異民族。因此，一方面雖主張自己的要求，但也知道容納異民族之本能的要求。

他們把自己與他人的區別，加以精確的客觀的觀察。他們爲了自己的生，知道有使他人亦能得其生的必要。因此之故，他們的政治信條是所謂「共存共榮」。在本國內，以寬大待反對黨，在領土內，也以寬大待異民族。何以故呢？因爲他們認他人也同是人類，因爲他們知道使他人的人間的本能得以滿足，那是自己生存上最好的方法。所

以在英國，有自由主義的發生，有立憲政治的興起。在他們的言語中，有所謂『意見不一致與一致』。這便是說在意見不同的時候，可以互相諒解而得到一致。但這可不是自己的主張讓步，而為同時亦承認他人所主張的理由。這種襟懷，便是使他們成為卓越的政治家而隆盛直迄今日的由來。也以此故，在英國，沒有極端的專制政治。

由此以觀，英國人乃是欲合世界為一的妥協家。所謂妥協者，便是在不完全捨棄其自己主張的範圍以內，容納對方的要求。這是政治的要諦，外交的根本。

但是這種實際的辦法，實使他們的行動，彼此前後矛盾而不一致。往往以前之所主張，後來平氣地加以取消。外國人叫這作偽善，斥之曰不道德，無節操。

在比利時的國際會議中，法總理米勒蘭 (Millerand) 對英國首相路德喬治說道：

『這與你前次會議所說的，不是有矛盾嗎？』

但是路德喬治却淡然地答道：

『我並不矛盾，因為事情不同了。』

重視論理一貫的法國人，其言如此，是應當的，而只知實際的英國人，其言如此，則也有其理由。要之，都是彼此的觀點不同，我們不能有是非存於其間。

在英國人看來，於此矛盾的現實世界當中，求取論理的一貫，那是最可笑的事。反之，人間的生活，應當求與此矛盾的現實相適應，以遂其如生物的生。這是適合生存的論理。

但是他們知道人有肉體，同時也有精神。因此，一方面尊重肉體的要求，同樣也着重精神的要求。這種肉體與精神的調和，便是人格的統一。但這可不是由理論以為統一，而為由道念的統一。

所以他們雖不是理想的，但却是非常道德的，因此，是宗教的。

他們重視人類的生物的本能。但是本能的求有種種。倘若任那一瞬間一剎那的要求，而左右奔突，那末勢必陷於一猿六窗的悲境。這是說，猶之一頭猿在一間房子中，周圍有六個窗門，窗外都放着頂好的食物，猿當走到甲窗的時候，他就以遠離乙窗爲憂，而想走至丙窗的時候，也如這樣，以離去丁窗爲悲，因爲迷戀於這六個窗門，而徬徨室內，不知道到那裏去的好，結果於疲勞困憊之極，卒以餓死。這原是由比喻，但人若只以一時當前的本能的衝動爲主，而要想這樣去過生活，那就不免如此猿了。

因此，本能雖然應加尊重，但是不可不在什麼地方求得加以統一的中心點。英國人把這置在道德上面。他們由道德以求人格的統一。這便是在人間的一切要求與才能的調和中，求取人格的統一，而把某種道德的目標則置於此人格的根本上面。

但英人之所謂道德的，與德人之所謂理念的，彼此大有不同。在德人，由理性所思考出來的觀念是人生的中心。因此，他們以理性的一貫性爲人生最重大的事。這是與

現實相游離的客觀的觀念。

但在英人，人生是最爲實驗的現實的事物，並非由思考而出。他們實驗的結果，知道人類的要求除肉體的以外，還有精神的。因此，他們覺得人生的幸福在此肉體與精神的調和。而此種調和，由他們的直觀，即在此等要求的統一。在人間意志的力上，他們發見此亘於物心兩界的要求的統一。這是道德的人格之統一。所以他們以爲有超越人間以上爲此意志力的源泉之神。因此之故，本能的英國人，在歐洲是最優的宗教人。因爲有貴於人間內心的統一，所以這種統一的繼續保持是非常重要的事。因此，無論遇到任何事變，能不失其心之平靜者，是英國人的所謂道德。他們之所以能常保着悠然與沈靜，卽以此故。但是除了所謂達人以外，實容易流於極小乘的道德，形式的道德。這是英人比之法人德人所以缺乏想像力而偏於傳統的保守之故。

因爲對於一切人，都承認其所謂道德的人格，所以尊重個性，以各人之個性爲神

聖不可犯。因此，有所謂個人自由的思想。這便是英國立憲政治的由來。

在不認有所謂個人自由的國家，立憲政治是絕對不會發生的。

像德國那樣以觀念爲最重要的國家，爲了偉大的思想，各個人是儘不妨爲之犧牲的。在畢士麥看來，完成德意志帝國的思想，是德意志民族最關重要的事。所以爲了這個目的，不惜對社會黨加以鎮壓，並剝奪個人言論集會的自由。希德拉也如這樣，以古典的英雄的德國之復活爲其最着重之點，所以不惜對違反此種觀念的思想加以彈壓，並且燒其書，逐其人，沒收他所有的財產。

慕沙里尼也如這樣，以爲追從英雄的他以行事，那是意大利的幸福。他的目的，在使意大利民族的生命力奔騰膨脹。故凡有妨礙他的工作的，他就不惜加以逮捕、放逐、監禁，加以種種的彈壓。

但在英國人，最重要的是各個人的本能。社會的形成，原所以滿足此種本能。故英

人以此本能之統一的中心作爲道德的人格。而社會的生存，則惟在尊重個人的人格時，始有其意義。因此，乃能有如立憲政治那樣的政治制度。蓋在他們看來，若蔑視個人道德的存在，那就不能有所謂社會或國家了。

因此之故，在因襲保守的英國中，常有許多奇怪的人物。真的，奇人之多，是任何國家都不及英國。例如詩人雪萊常裸體的出現於女客之前。有人旅行到西班牙；一天晚上，在鄉間旅館中用夜飯的時候，突然聽見一陣咽喉間的聲響，有一個奇怪的東西，從桌下走了出來。看罷，他穿了寬大的 *tricot coat* 蓬頭散髮，白色的鬚髯作三角形，滿面塗着白粉。他的眼睛張開着，有茶皿那麼大，口中含糊地亂說着，他走上了桌子。

第二天早晨，這個怪人拿了槌子出去了。這便是世界有名的地質學者，當時正在那裏考查比列尼山的地質。他在夜間，常扮作吉訶德的模樣，以此爲無上的歡娛。倘若有人問起何以會對這樣感到快活，那末這個詢問的人，實未免太粗俗了。這是沒有

理由的，因為尊重個性的結果，於是產生了那任意而行的人。而此種任着己意的行事，若發為學問，則有如達爾文，迸成詩歌，有如拜倫，至在政治，則有如格蘭斯頓。

這便是因襲保守的英國，所以四百年來能握世界霸權的所在。英國是容易產生大人物的國家，是人才易於表現的國家，對於個人的奇才異能，並不加以嫉妒，而知道應該尊重，這便是英國社會健全與強固之處。

倘若英國只是個頑固保守的平凡人的國家，那末老實說，英國怕早就滅亡了。英國人因為具有強烈的尊重天才崇拜英雄的意識，所以英國乃能這樣成為世界的大國。

他們是非凡的政治動物。因之，他們知道爲了自己的生存與繁榮，最好是能充分利用本國內個人的才能。這是看了他們的歷史便可認取的。

像蔡坦伯 (Earl of Chatham) 那樣的暴徒，却以威廉畢德 (William Pitt) 的

名號出現於政界。他完全是個突然成功的人。然而他的成爲拯救英國的唯一人傑，實由當時的閥閥貴家，把這嶄然露頭角的人，當作自己的首領，最後並以之爲首相。

自此以後，有一個猶太貧民出現於英國的政界。使人厭憎的服裝，使人厭憎的演說。英國的紳士們在議會中鼓噪着想推倒他。但是十數年間，除了他以外，沒有可託以英國的天才政治家，於是最後凡一旦有事，爲英國貴族黨的保守黨，即推舉他出來，不但是他爲首領，且以他任首相。這便是狄斯累利 (Disraeli)。

同樣的情形，在一個威爾士鄉村律師名叫路德喬治的身上，也可看了出來。因爲要想在戰爭得到勝利，於是衆議都以爲非他出任爲英國的指導者不可。像他那樣蔑視貴族的，到底因了保守黨的後援而拜命爲首相。

還有更近的例子，則如麥克唐納。他是一個與貴族富豪根本不相容的社會主義者。但是一旦覺得除他以外，沒有可以拯救英國經濟危機的人傑，於是衆議僉決，一般

貴族與富豪都以脫離勞工黨的他爲首領，組織國民內閣了。

圓轉巧妙的手段，這當中具有英國統治階級的聰明。他們原是政治動物。因此，爲了社會全體的繁榮與安全，凡是一切小節小嫌，都可置之不論。所以在英國，出現了許多的人傑，使英國能保着最久長的繁榮。

但是，即在這樣的英國，到底也到了必須有巨大變化的時期了。

英國像這樣以其悠然的心境，經營上等的社會，形成有秩序的政治，而所以致此的根本原因，則由於英國是個安全的國家。因爲由英法海峽，可以防衛歐洲大陸的敵人，自威廉征服王（William the Conqueror, 1027-87）渡海入英以來，一千年間，始終未受外敵一彈的侵入。這是英國的幸福。

英國國民在自己的領土以內，未嘗有過戰爭。即在與外國相戰的時候，也是大抵只出金錢，請外國人與之相戰。所以英國只有少數的義勇兵與所必須的少數海軍，以

爲自己的防衛。國民全體是沒有嘗過戰爭的苦痛。

因了這種軍事的安全，使英國得到經濟的繁榮。尤其是在擊敗拿破崙以後，英國一直走上繁榮的路。繁榮的恩澤，並及於庶民階級。

因此，在英國，具有非常安定的庶民大眾。

一般大眾都無意識的謳歌統治階級。所以世界上的封建貴族，任何國家都沒有如英國那樣爲社會所尊崇。一般人民都對貴族與紳士表示敬崇，每次選舉，輒選此等貴族與紳士至議會，使之實行有利於己的政治。

因爲有這樣從順而安定的庶民大眾，所以統治階級也得以寬大爲懷。因之，雖然有些攻擊統治階級的東西，也儘可以盡量發揮出來。因爲說了出來，反足以爲宣洩民間不平的安全瓣。所以海德公園，卽有作偏激的演說的，多是置之不問。雖然有出版暴烈的書物的，也是讓其公然出售。

這是因為英國的中心人物，對於其自己的力量，覺得有充分的自信，足以使英國的資本主義發達成功而得民心的悅服。

但是歐洲大戰，却把這一切都變成烏有了。

英國是最初舉國以事戰爭。當其時，英國發布國民皆兵的強制徵兵制度，使一般庶民都出而從事戰爭。結果，十八世紀以來英國人民悠然平靜的心境，遂為所破壞了。

到英國作旅行，在歐洲戰後，常聞人言，英人的禮節很不好，沒有戰前那麼的自信了。要之，是國民全體因了出征，都開始覺得動搖起來了。由戰地凱旋的兵士，帶歸了那種焦躁不安的心境。目擊了暴力的橫行的青年們，回到鄉里之後，也成為暴亂之徒了。對於從前加以封建的尊敬的大地主、貴族與紳士，現在也不復放在眼目中了。歐洲大戰這樣使英國庶民大眾的心理為之一變。

但是還有比這更深刻的變化，那便是英國的經濟繁榮的喪失。

因爲資本主義的成功，於是庶民階級的生活陷於窮苦中，失業者激劇增加，卒至對於統治階級之不平與不滿，日以增高。像從前那樣，一般人是安心把政治委諸貴族與紳士的手中的，然而現在，主張改革政治機構及經濟制度平等的議論，漸在一般大衆之間，增加其信徒了。

英國的立憲政治原非由英國的資本主義而生，但英國之立憲政治實在資本主義的全盛期，達於最繁榮的地步。因之，資本主義的衰落，勢必對於立憲政治本身也發生影響。

於是到了這裡，英國昔日的二大政黨主義遂陷於不能實行之境了。

英國的二大政黨主義，原不是一種制度。不消說，也不是一種學說，而只是由實際的必要以生的事物。同是相信資本主義，且幾乎是同其政治信條的人們，然而有不同的行徑，這完全是由於感情，於是分爲二個黨派，以事政權的爭奪。只是在社會安定之

時，他們爲了要作政治專家，故作上等的政爭，施行比較有利於國民的政治。

但是因英國庶民大衆心理的變化與英國資本主義的衰亡，使此等統治階級的地位，非常脆弱。英國的統治階級原是最有良好訓練，爲任何國家所不及的。他們都有財產，不必擔心生活問題。他們把所謂政治的技術教其子弟。這樣繼續不絕者已垂三百年。如薛西爾家、格累家、馬勃羅家、命特台利家與威斯敏士脫家的子弟，卒業牛津與劍橋大學以後，在向爲父祖勢力的選舉區中，幾於與沒有競爭同樣的當了選，而繼着從事政治。除此以外階級的人們，就沒有參加政治的機會。只是有時，也把狄斯累利、畢德、愛斯葵士等，拉入自己的階級中而加以使用。

他們擁着財富，具有門第，懷抱着經驗，且得了一般人民的歸附。

他們這樣分爲二組，彼此相爭，依次輪執政權。

但在歐戰的暴風雨中，此種安定的社會情狀，根本受了動搖。像從前那樣，統治階

級要分成二組而輪流執政權，現在是不可能了。敵人已迫近到門前了。要求改正資本主義本身的社會主義黨，標榜着勞工黨的旗幟，已攻襲到了門前了。

於是他們以國民內閣的名義，分裂勞工黨爲二，把自由主義的人們都拉至自己的陣營以內，而成爲幾乎是一國一黨的形式。所謂自由黨者，這樣遂消滅於政界。他們爲了要與共同的敵人作戰，已加入同一陣營中去了。

在國內政局上，他們這樣得到了暫時的安定，但是在經濟上，要怎樣纔能使英國再反於繁榮，而恢復庶民的信任呢？

現在，他們正立在一大歧路當中。

這便是說，英國要維持其世界的優越性，單以英本國之力，已不可能了。煤的輸出，以美國煤油的競爭而大減，棉織事業則須受日本的威脅。其他製鐵造船等一切工業，也正漸爲世界各國所超過。因此，要維持英國，遂不得不有賴於自治領地及殖民地。但

這必須付以代價，那便是歐洲中心主義的捨棄。

拋棄歐洲文化而與美國文化合流，必須如此，始克保全大英帝國之世界的地位。因爲自治領地的中心，現正漸漸離去英本國而移向美國，這已是不可諱言的一般的趨勢了。

這是十八世紀英國的捨棄，

上等的、典雅的英國生活與英國的情調的捨棄。

在此種情勢中，到底怎樣來維持大英帝國的優越性呢？這便是英國最大的困難所在。

爲了維持經濟的政治的優越，轉向爲美國中心的大英帝國主義，還是依舊與文化中心的歐洲各國，保其連繫，而自安於小英國主義呢？

這是英國今後必須以極大決心來加處理的大問題。

爲了要轉向於新政策，飛躍於新天地，頭腦像重大的石頭樣，使英國的行動不能自由的是所謂英國紳士。

英國的紳士，像日本的武士樣是盛開於中世紀文化的花園中的一朵名花。其品質、德操、才能，實不愧爲十八世紀歐洲文化的精華。自古希臘亡後，最與雅典高雅的自由市民相肖似的，便是高尚典雅的英國紳士了。

但是他們與雅典的文化人一樣，不是策悍馬而馳驅於風雪之中的人，也不是全身油垢而勞作於工廠中的人，他們是『悠然見南山』那樣的紳士。

爲政治動物的英國人，是善於利用他人之力的名人。他們只是統治，但是自己可不勞動。他們雖是優秀上等而聰明，且也並不缺乏勇氣。但在本質上，他們都是『寄生者』。

英國紳士悠然的生活與像曳車的馬樣的德人及勤勉的美國人不同，他們有一

種深及骨髓的怠惰性。因了精確的本能與常識之判斷而支配世界的他們，即能再恢復其支配世界的地位，這種長久以來的怠惰性，到底還是一種巨大障礙。

躍進至世界的英國，還是依舊保存英國的紳士風呢，抑不然呢？

英國現正立於歧路，疑目而望。

樊仲雲編譯書目

鷓見祐輔：蘇俄訪問記（外三篇）	新生命八角	雲仲：國際政治之基礎知識（四版）	新生命五角
房格涅甫：烟（小說）（二版）	商務一元	雲仲：最近國際政治初編（六版）	新生命一元
房格涅甫：畸零人日記（小說）	開明六角	雲仲：最近國際政治續編（四版）	新生命一元二角
房川白村：文藝思潮論（二版）	商務三角	雲仲：一九三二年國際政治經濟（二版）	新生命一元二角
梅里美：嘉爾曼（小說）	商務五角	雲仲：一九三三年國際政治經濟	新生命（印刷中）
韋爾斯：簡明世界史	商務一元	雲仲：國際問題	中華五角
卡本脫：戀愛論	開明六角	雲仲：東西學者之中國革命論（三版）	新生命五角
托洛斯基：托洛斯基之脫逃（絕版）	遠東五角	雲仲：婦女解放史（三版）	新生命二角
科爾：最近歐洲政治經濟教本（譯述中）		雲仲：新興文藝論	新生命六角
伊科維茲：唯物史觀的文學論	新生命一元	合譯各國經濟史	新生命三元四角
		合譯馬克斯經濟學說的發展	新生命二元

世界新文藝名著叢譯

一九〇二年級 實價二角四

格萊塞著 黃源譯

描寫大戰時的德國情況，其鋒利深刻不遜於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

士敏土 實價二元

革拉特考夫著 董紹明等譯

是新的紀念碑的成功作品，描寫大革命的創痛和再建精神。

飢餓及其他 實價一元

賽米諾夫等著 傅東華譯

蒐集五位有名作家的短篇而成，可說是代表了新俄文學的全體。

將軍死在床上 實價六角

哈里遜著 黃源譯

這是一個美國精進作家的傑作，以親自經歷來描寫大戰的真實。

唯物史觀的文學論 實價一元 伊科維諾著 樊仲雲譯

以唯物論的觀點解析文學，本書實推為最完善的本子了。

新興文藝論 實價六角 樊仲雲編著

本書除著者之文藝論文外，尚兼收西洋及日本作家之文藝論文數篇，實為究研文學者所必備。

二十世紀的歐洲文學 實價一元 弗理契著 樓建南譯

偉大的藝術理論家弗理契，對於西歐文學更有不朽的貢獻，本書即其一例。

蘇俄底文學 實價八角 弗里曼著 鍾敬之譯

對於新俄文學之發展，及作家和文學團體的鬥爭現狀，加以詳細的研究，愛好新文學者，不可不讀。

上海 南京 新生命書局發行 北平 武昌

莫斯科學科印象記

胡愈之著 實價 角

(六 版 出 書)

蘇俄之在今日，恰如一個世界的謎，這樣說時，「莫斯科印象記」便是對於這個難解的謎的解答。著者胡愈之先生以其際國政治經濟的學者的素養，憑着那一技流麗清暢的文筆，描寫其親身的經歷，如五年計劃的實施、教育、產業、文化，明，都有及社會各象現的方面日的敘述，當其發表於「社會與教育」週刊時，嘗為一般人最喜愛的讀物，日本廿日會報會按期加以譯述，其價值可知。本書用桃林紙精印，並附胡先生親自攝得的照片二十餘幅，尤為難能可貴。

上海 南京 新生命書局發行 北平 武昌

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蘇俄訪問記(外三篇)

(社會與教育社叢書之十四)

實價八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作者

鶴見祐輔

翻譯者

樊仲雲

出版者

陳寶驊

發行者

新生命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寶善里

新生命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
北平琉璃廠
武昌橫街頭

新生命書局

門市部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新生命書局



1409

實價八角